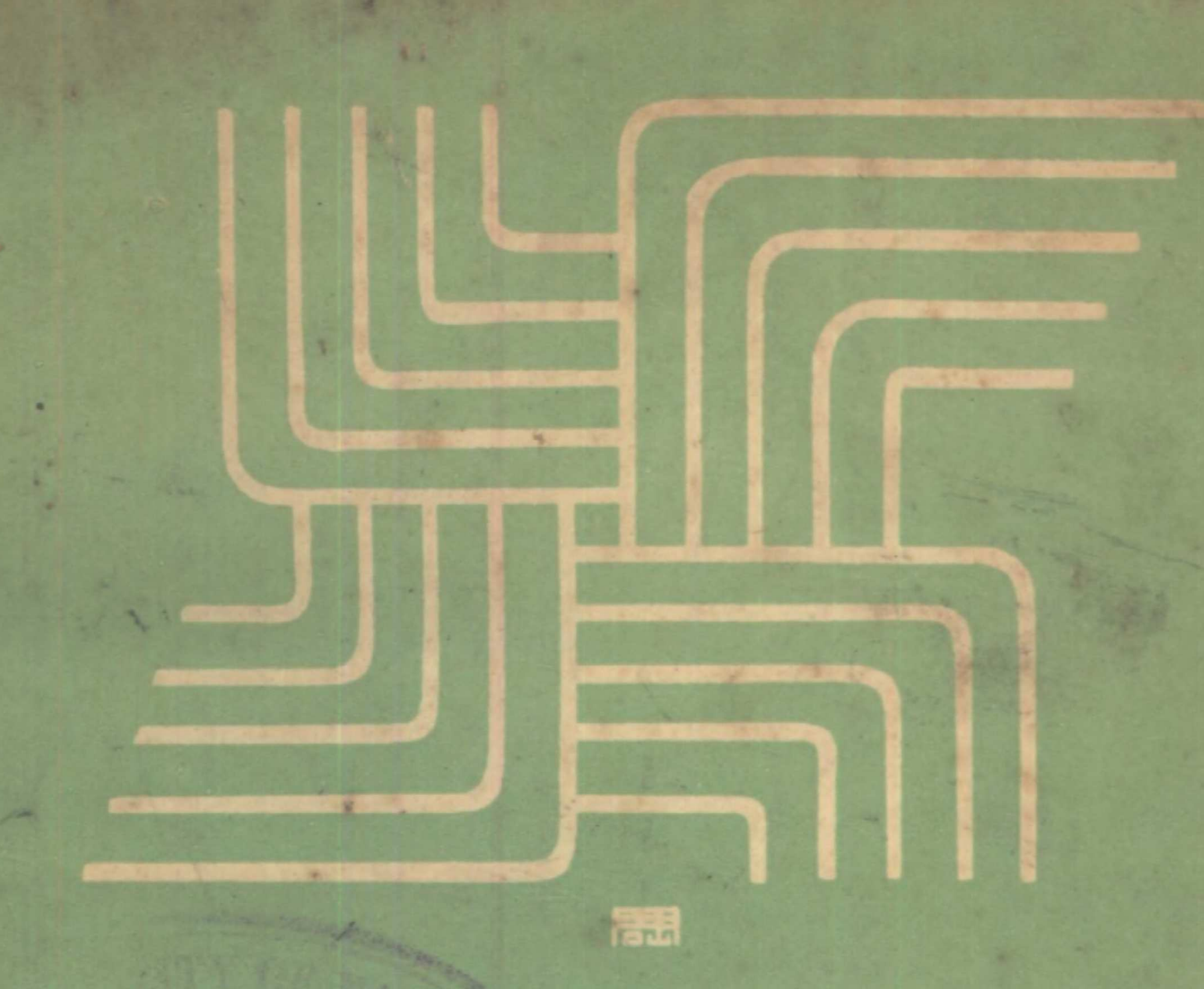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 第二十八期



民國廿六年七月十九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一日重訂

下行車

站名	下行車	1次 平瀋特快 膳臥各等	41次 普通客車 中膳各等	71次 平津客車 三等慢車	305次 平浦特快 膳臥各等	21次 快車 膳車各等	23次 平榆特快 膳車各等	5次 平津特快 膳車各等	301次 平滬特快 膳臥各等	401次 平津客貨 平瀋通車	3次 平瀋特快 膳臥各等	73次 津唐客貨 三等慢車	75次 唐榆客貨 三等慢車	43次 唐榆慢車 各等
北平前門	開	6.00	6.30	6.45	8.00	10.00	13.00	16.00	15.00	20.15	21.00			
永定門	開		6.48	7.27			13.16			21.36				
豐台	開	6.23	7.03	8.40	8.20	10.26	13.32		18.25	23.00	21.26			
黃村	開		7.26	9.45			13.50				21.45			
郎坊	開		8.16	12.10	9.20	11.25	14.39			1.35	22.33			
落垡	開		8.35	13.34			14.55				22.50			
楊村	開		9.03	14.53		12.05	15.23			3.37	23.12			
天津總站	開	8.02	9.30	16.46	10.24	12.32	15.57	17.58	20.16	4.53	23.39			
天津東站	到	8.10	9.48	17.02	10.32	12.40	16.05	18.00	20.25	5.10	23.47			
天津東站	開	8.20	10.00	停	11.05	12.55	16.20	停	20.50		24.00	7.10		
塘沽	開	9.14	11.03		開	13.53	17.28		開		1.04	10.00		
蘆台	開	10.07	12.09		往	15.06	18.34		往		2.09	12.52		
胥各莊	開		12.59		浦	15.50	19.26		上		2.57	15.17		
唐山	到	10.59	13.12		口	16.03	19.40		海		3.10	15.40		
唐山	開	11.02	13.17			16.08	19.43				3.15	停	5.30	7.30
開平	開	11.13	13.31			16.19							6.10	7.45
古冶	開	11.37	14.04			16.44	20.13				4.02		7.20	8.14
灤縣	開	12.09	14.57			17.18	20.52				4.53		9.45	9.07
昌黎	開	12.50	15.58			18.07	21.41				5.58		12.58	10.10
留守營	開		16.21			18.26					6.23		13.51	10.31
北戴河	開	13.23	16.41			18.44	22.17				6.46		14.38	10.54
秦皇島	開	13.42	17.08			19.07	22.33				7.16		15.48	11.23
山海關	到	14.00	17.30			19.25	22.56				7.40		16.25	11.45
山海關	開	14.35									8.20			
瀋陽(南滿站)	到	21.40									15.35			

上行車

站名	上行車	22次 快車 膳臥各等	6次 津平特快 膳車各等	302次 滬平特快 膳臥各等	72次 津平客車 三等慢車	42次 普通客車 中膳各等	4次 瀋平特快 膳臥各等	24次 榆平特快 膳車各等	300次 浦平特快 膳臥各等	2次 瀋平特快 膳臥各等	402次 津平客貨 瀋平通車	74次 唐津客車 三等慢車	76次 榆唐客貨 三等慢車	44次 榆唐慢車 各等
北平前門	到	9.50	11.20	13.55	16.40	17.30	18.30	21.50	23.00	23.20	2.40			
永定門	開	9.35			16.13	17.13	18.15				2.13			
豐台	開	9.22		13.31	15.35	17.00	18.00	21.25	22.35	22.58	1.35			
黃村	開	9.03			13.51	16.33	17.41							
郎坊	開	8.16			10.40	15.41	17.06	20.24	21.36		22.40			
落垡	開	8.01			9.36	15.21	16.43							
楊村	開	7.39			8.10	14.53	16.21	19.52			20.04			
天津總站	開	7.12	9.38	11.40	6.15	14.20	15.50	19.25	20.39	21.15	18.10			
天津東站	開	7.00	9.30	11.30	5.40	14.05	15.45	19.13	20.30	21.05	17.10	停		
天津東站	到	6.45		11.00		13.55	15.30	19.00	20.00	20.55		12.12		
塘沽	開	5.44		自		12.52	14.30	18.06	自	20.04		10.35		
蘆台	開	4.41		上		11.42	13.41	17.08	浦	19.09		7.55		
胥各莊	開	3.45		海		10.18	12.57	16.21	口			6.05		
唐山	開	3.30		開		10.30	12.43	16.07	開	18.15		5.00	停	停
唐山	到	3.25		來		10.25	12.38	16.05	來	18.12			22.35	20.50
開平	開					10.12	12.27	15.55		18.02			22.13	20.37
古冶	開	2.49				9.45	12.07	15.38		17.45			21.18	20.11
灤縣	開	1.52				8.45	11.20	14.58		17.04			18.22	19.18
昌黎	開	0.51				7.40	10.30	14.17		16.23			14.51	18.16
留守營	開	0.21				7.12	10.05						13.39	17.4
北戴河	開	0.02				6.54	9.50	13.43		15.53			12.57	17.31
秦皇島	開	23.29				6.25	9.23	13.20		15.30			11.30	17.02
山海關	開	23.00				6.00	9.00	13.00		15.10			10.25	16.35
山海關	到						8.15			14.30				
瀋陽(南滿站)	開						23.10			7.20				

北戴河海濱支線

85次	87次	89次	91次	93次	95次	97次	99次	下行	站名	上行	86次	88次	90次	92次	94次	96次	98次	100次
7.00	9.50	11.00	13.50	16.00	18.50	22.25	0.05	開	北戴河	到	6.35	9.30	10.45	13.10	15.35	18.35	22.00	23.40
7.20	10.10	11.20	14.10	16.20	19.10	22.45	0.25	到	北戴河海濱	開	6.15	9.10	10.25	12.50	15.15	18.15	21.40	23.20

通縣支線

51次 客車	501次 經油車	503次 經油車	81次 客貨車	505次 經油車	507次 經油車	53次 客車	509次 經油車	55次 客車	511次 經油車	513次 經油車	83次 客貨車	下行	站名	上行	52次 客車	502次 經油車	504次 經油車	82次 客貨車	506次 經油車	508次 經油車	54次 客車	510次 經油車	56次 客車	512次 經油車	514次 經油車	84次 客貨車
6.15	7.30	8.30	9.30	10.45	11.15	12.50	14.00	15.30	16.30	17.50	18.40	開	北平前門	到	8.19	9.15	10.25	12.10	12.40	13.40	14.48	15.29	17.20	18.37	20.05	21.25
6.21	7.35	8.35	9.38	10.50	11.20	12.56	14.05	15.38	16.35	17.55	18.48	到	東便門	開	8.12	9.10	10.20	12.02	12.35	13.35	14.42	15.24	17.14	18.32	20.00	21.17
6.22	7.36	8.36	9.40	10.51	11.21	12.57	14.06	15.39	16.36	17.56	18.50	開	東便門	到	8.10	9.09	10.18	12.00	12.34	13.33	14.40	15.23	17.12	18.30	19.56	21.15
6.39	7.52	8.52	9.59	11.07	11.37	13.14	14.22	15.56	16.53	18.12	19.09	到	雙橋	開	7.53	8.53	10.02	11.41	12.15	13.17	14.23	15.07	16.55	18.13	19.42	20.59
6.40	7.53	8.53	10.02	11.08	11.40	13.17	14.23	15.57	16.55	18.13	19.11	開	雙橋	到	7.57	8.51	10.01	11.39	12.13	13.10	14.20	15.06	16.54	18.11	19.41	20.54
6.52	8.03	9.03	10.16	11.18	11.50	13.30	14.33	16.09	17.05	18.23	19.25	到	通縣南	開	7.30	8.41	9.51	11.25	12.06	13.06	14.07	14.56	16.42	18.01	19.31	20.40
6.54	8.05	9.05	10.23	11.20	11.52	13.32	14.35	16.10	17.07	18.25	19.33	開	通縣南	到	7.38	8.40	9.50	11.17	12.05	13.05	14.06	14.55	16.41	18.00	19.30	20.32
7.00	8.10	9.10	10.30	11.25	11.57	13.38	14.40	16.16	17.12	18.30	19.40	到	通縣東	開	7.30	8.35	9.45	11.10	12.00	13.00	14.00	14.50	16.35	17.55	19.25	20.25


固本香皂
固本药皂
各處五洲葯房及百貨店均售
KOO PUN
固本藥皂
五洲固本
上海五洲大藥房發行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第二十八期目錄
民國廿六年七月十九日出版

插圖

一週簡評

外論介紹

論評選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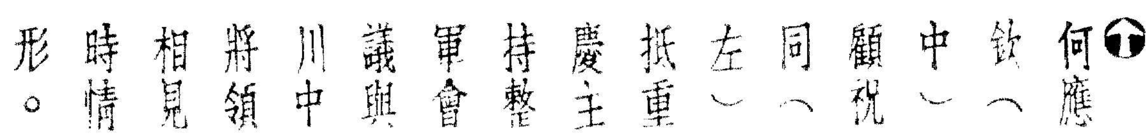
文藝



美麗牌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My Dear
CIGARETTES
HWA CHING TOBACCO CO. LTD
My Dear
CIGARETTES
華成煙公司出品

國內時事




何應欽（中）顧祝同（左）抵重慶主持整軍會議與川中將領相見時情形。

川康整軍會議散會後，劉湘何應欽等立庭中閒話。左起爲賀國光，劉湘，何應欽與顧祝同。




廬山傳習學舍（1）圖書館及學舍


歡迎宋子文抵桂情形，左起李宗仁，白崇禧，宋氏。

（2）大禮堂之外景





國外時事

新嘉坡六月十二日新落成之民用航空港。該建築爲前督金文泰氏所策劃。



畢教授（左）與人觀望氣球着火情形。

比國畢嘉德教授近又擬乘氣球作同溫層的飛昇，不幸氣球於裝氣時着火。

荷蘭女儲君夫婦參加選舉投票。

蘇俄肅軍案的犧牲者

雅基爾

杜嘉契夫斯基

烏波萊維治

浦特那

柯爾克



蘆溝橋事件

本週北方發生蘆溝橋中日衝突事件，比去年九一八的豐台事件，還要嚴重得多。事情起因於日軍夜間演習，聲稱走失一兵，硬要進城搜索，我軍拒之，彼遂開砲攻城，而雙方衝突以起。九日一度妥協停戰，我軍已[redacted]本城，（即蘆溝橋）依日方要求，交由石友三之保安隊[redacted]乃日軍不顧成約，仍留二百餘人不退，致與我軍復相[redacted]，而二次衝突又起。此際日本已自關外調關東軍入援，[redacted]勢漸漸擴大。至十一日又復妥協，據傳夜間確有成議，然衝突則仍未停，而日本國內更於是日閣議決定出兵兩師來華，情態益見緊張。據日方聲稱係得報告，中國政府將派大軍北援，彼始準備應付，實則中國用意，但期戒備非常，當然不願事態擴大。觀察情形，如果日方不再進逼，二十九軍停戰之約，順利做到，則局勢尚有轉機希望，否則前途演變，正未可測。

川康整軍會議

川康整軍會議自六日開始，九日晚閉幕，共歷四日，計開大會三次，所有整理辦法，均經議決。何部長於十日由蓉飛京，據稱整軍期限，決自開會之日起至八月十五日止，一律整編完畢，其應撥交中央直接辦理之學校機關部隊亦決定一律交接，各部隊經費亦經從新分配云云，看來此次會議，可謂結果圓滿也。

中美貨幣合作

前年中國幣制改革，英國助力最多，其後復得美國幫忙，金銀易購，使中國幣制在國際上信用加厚。此次孔副院長赴美，與該國當軸一再交換意見，又決定了中美幣制合作的辦法，使中國在外正貨，準備格外充實，這是孔氏渡美的一大收穫。

滬紗交操縱案

上海紗布交易所操縱投機案九日續經滬第一區法院開庭偵查。吳啓鼎盛升頤兩人受訊後交現金保候傳。茲案因既已交由法院辦理，所有行政機關之調查工作，自應停止，是以實業部查辦業告結束，今後此萬目睽睽的一大案件，能否發

見真實，執法無縱，全要看司法官的能力了。（一記者）

監察西亂的爭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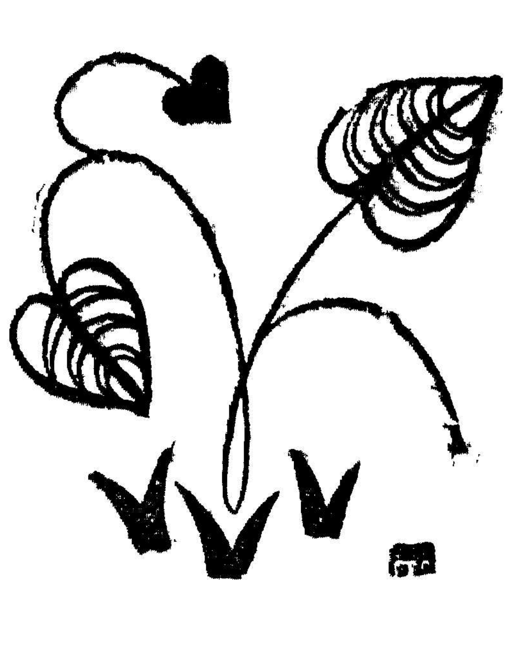
到本月十八日，西亂發生，恰正一週年。這事件現已成爲了一個慢性之癌，迄今不但無解決之望，而且節外生枝，糾結不解。這一個潰爛的瘡口，倘使一旦有外方毒素侵入，影響到全體的血液，恐將不可救藥。所以現在英國外交當局，在艱難的情勢下，努力折衝，用心很苦，也是很可敬佩的。

本週西局的談判，較上週愈見僵化。新發生的事實，如：西國民軍方面致牒各國，要求被承認爲交戰團體，同時對於在港口監察的計劃，力持異議，此其一。其次，法國對承認雙方爲交戰團體，竭力反對，而堅持須撤退志願兵，英法意見顯呈歧異。法國更於十三日起，實施停止監察法西邊境的辦法，引起了德義強烈的反感，此其二。因此種種，西局的解決，愈見棘手。所幸九日不干涉會全體會議已委託英國，出任調解之責。英外長艾頓已將折衷方案，加緊草成，於十三日分致俄法德義四國大使，以備十六日調整會開會時提出討論，所以西局的折衝，雖仍在僵持，卻未嘗無打開之望。惟須以關係方面的誠意爲斷，而英國斡旋的手腕，是尤其可以注意的。

中歐危機

在西局杌隉的當中，本週中歐也發生了一樁充滿着危險性的事件，就是德國向奧，提出了一個四項要求的最後通牒。奧方堅持不允。幸德方鑒於環境的惡劣，未作進一步的壓迫，否則又將掀起一軒然大波。不過這中歐火藥庫的存在，是終難保不再發生危險的。英首相張伯倫公開表示，願與德外長紐拉特一談，但德方迄未慨允，由此，更可見兩國間的空氣，有亟待澄清的必要。

英工黨首領藍斯伯雷本週冒暑訪墨索里尼，談商和平問題，這也是一件引人注意的事。藍氏雖爲在野黨人，此行不含有任何正式意味，但是墨氏對他的表示，也很值研究。最近義方對巴勒士坦問題，已應允不從中煽構，可見英義關係，現時頗有好轉的跡象。英義妥協，倘使果能實現，不僅是歐局之幸，也是一般愛好和平人士的福音。（素）



遠東危局之展開

鑄成

蘆溝橋的砲聲，把一年多以來中日關係調整的空氣全部摧毀了！日本帝國主義猙獰的面目，又赤裸裸的呈現在我們的目前！川越大使這次返任的談話，希望中國對日本再認識；事實上，日本這次强暴無信的舉動，的確給我們一個再認識的機會，原來日本還是這樣一副面目，一切親善調整的名詞，祇是準備未充足前的一種欺騙罷了！

日本對華進一步的侵略，其準備已非一日；就其國內的形勢來說，日本軍人苦心孤詣的是法西斯政治的完成，近來內閣機構的改造，大預算的製成，準戰時體制的着着進行，電力國營和義敎年限延長等等籌備，使革新勢力控制全國的形勢差不多已完成，所餘的祇是如何毀棄憲政的渣滓，把既成政黨，議會，和元老重臣的殘餘勢力一舉肅清。但近年一般國民的感情，顯然對革新勢力有所疑懼，從這次總選的結果可以窺知一二。聰明的日本軍人，一面抬出一個公侯爵而負人望的近衛文麿，以便高唱舉國一致的響號；一面再用對外發展的故技，以爲對內的號召。每一次對華軍事發動以後，其國內政治，不就有一次突變嗎？革新勢力不就抬頭一次嗎？其次，就其對外的原因來說，從綏遠戰事失利，百靈廟大廟子被我收復，其包圍蘇俄的大計劃遇一打擊，大陸政策一時受挫；年來國內對華再認識的呼聲日高，尤爲軍部所不耐；因此不惜發動這次的戰事，以謀一掃其心目中的障礙；同時也爲正在進行的英日談話下一先着。我們更從這次事件發動以後的情形觀察，日方一面努力說誑，一面步步前進，軍隊之調集推動，有條不紊，顯然可以看出是一個有長期準備的預定計劃。

這次事件的如何推進，現在還難於逆料，但在我國之將全國一致奮鬪衛國是必然的；二十九軍士卒的忠勇和近年的忍辱含垢，是國人所共喻的；中央的「不怕事」的方針，早經決定，在國家命運遭受重大危機時，勢必以全國國力一拚，成敗利鈍，非所逆睹；好在國內早經統一，可以毫無牽制的以全力對外。所以這次事件發生後，中央的態度始終鎭定，蔣委員長堅定沉着。全國民氣，更憤慨萬分，聞抗戰則喜，聞和平則悲，其心情已如全國動員，走向保衛祖國的最前線。所以日本要不懸崖勒馬，遠東危局將毫無疑義的展開

了！

盧溝橋開砲之一瞬

盧溝橋事件發動是這樣的：「本月七日晚十二時許，日武官松井用電話向冀察軍政當局聲稱，昨夜日軍一中隊，在盧溝橋郊外演習，忽聞槍聲，當即收隊點名，發現缺少一兵，同時認為放槍者已入宛平縣城，要求立即率隊入城搜查云云。我方當以時入深夜，日兵入城殊足引起地方不安，同時我方在盧部隊昨日竟日均未出城，該種槍聲，決非我方所放，遂婉加拒絕。但不久松井又來電話，聲稱我方如不允許，彼方將以武力包圍前進云云。同時我方已得報告，日軍對宛平縣城，已取包圍前進形勢，於是我方再與日方商定，雙方即派人員前往調查，並防止日軍行動，日方所派為副佐寺平，顧問櫻井，我方所派為冀省第四區行政專員兼宛平縣長王冷齋，外委會專員林耕宇，暨綏靖公署交通處副長周永業。至八日晨四時許，到達宛平縣署，寺平仍堅持日軍須入城搜查，我方未允，正交涉間，忽聞東門外槍砲聲大作，我軍未予還擊，俄而西門外火砲機關槍聲又起，連續不絕，我軍仍鎮靜如故，繼因日軍砲火更烈，我軍為正當防衛，萬不得已，始加抵抗。我軍傷亡頗衆，犧牲甚大，但仍請其停止進攻，調回原防，否則責任應由彼方担負。日方答以永定河方面，尚有二十九軍騎兵，要求退去，方能再談其他。我方駐盧者均為步兵，並無砲兵，七日晚砲聲均為日兵所放。我方軍政當局均極鎮定，不願事態擴大，希望立即停止戰鬥狀態，入於外交狀態。」按盧溝橋在廣安門外西南二十里，為平西名勝之一、扼平漢交通孔道，其東豐台，又為平漢北寧兩路接軌處。四年以前，宛平縣始移治盧溝橋，縣府在橋西，城垣不甚大、但尚堅固。自去年日本在華北增兵後，迭在豐台建兵營機場，進而謀在盧溝橋作同樣設備，縣長兼專員王冷齋，周旋應付，煞費苦心，卒獲保持土地之完整，遂為日方所痛恨，此為事件之遠因。最近又以宋哲元久滯梓鄉，交涉失其對象，而國大代表選舉遵令進行，復予以多少刺激，乃欲造成恐怖局面，以達壓迫當局返平之目的，此為事件之近因。邇來日軍頻頻在盧演習，且皆實彈露營，人民已司空見慣，但至七日夜間，人數忽增，至八日晨三時二十分左右，忽散開成為散兵線，以宛平縣城為目標，向西急進。至距離約百米時，竟發砲鳴槍，衝鋒前進，於是事件之衝突，遂開始矣。當日軍向我進攻時，我方初猶疑係日軍演習，及其愈迫愈近，有意挑釁，始知係欲搶奪縣城；當即起而應付，為正當防衛計，予以還擊，因縣城甚小，苟不抵抗，即將不保也。日方見我抵抗，更以小鋼砲小過山砲轟擊，其目標在奪取盧溝石橋，進取縣城。自八日晨三時半起，至八日晨七時五十分，槍砲聲不停，我方死者約六七十人，附近大井村一農民，且無辜被日軍斬首，日軍方面據傳死准尉一人，一少尉負傷。自八時以至十一時，為雙方接洽調停之時間，十一時我方以日方所提先撤兵條件不能接受，日方乃又開始攻擊，至十二時始復停止，直至下午六時雙方尚在對峙中。此

關於日軍向我軍挑釁之經過也。至於我當局態度，固希望和平解決，但決不能接受日方先撤兵之條件，故交涉無結果。惟民衆憤慨，士氣旺盛。守軍咸抱與縣城共存亡之決心，北平市內人心亦極鎮靜，雖八日晚八時即宣告戒嚴，但道路行人絕無張皇驚慌之色，蓋平津民衆已習於此等生活矣。

大批日軍開入關內

戰事發動後，雙方曾三度爲停戰之口頭約定，但均爲日方所破壞，蓋日方對於和平根本沒有誠意，談商祗是一種延宕辦法。第一次和解在九日，下午四時石友三之保安隊百六十餘名，由中隊長賈毅率領，開入宛平縣城內。先是晨六時保安隊向前開動時，日軍曾發生誤會，開槍射擊，當擊斃保安隊兵一人，傷二人，我方未予還擊。當由交涉人員向日方解釋後，旋即停止。但日軍並未撤退。據十日路透電云：經過整二十四小時安靜後，今晚日本軍隊復在宛平出現，開始將城包圍，中日軍隊已發生劇戰，因之華北局勢突又緊張。此種出乎意料之變化，已使中國當局重將北平各門關閉。事前宛平區曾有半小時之激戰，砲聲在北平城內亦可聞見。據云，日軍開往宛平者爲駐紮豐台之軍隊六百名，及坦克車四輛，野砲二十七尊，並有冀東僞自治區一分隊云。北平城內各險要地點，現皆安置沙袋及其他障礙物，並於晚八時停止交通，僅滿載華兵之載重汽車紛紛出城而已，中日雙方方在河北保安司令張允榮宅內舉行和平會議，但戰事既已復作，此會遂中止。平津鐵路交通，現已中同斷聞藍鋼車不擬南下，時關東軍六列車聞已由瀋陽抵山海關，日軍已在該處下車，但客車現仍生火以待，長城一帶各要地，聞皆駐有大批日軍，而援軍猶源源而來。第二十九軍兩團駐於永定門，控制通至宛平之大路，並已拆毀路軌，以阻敵軍前來。傳說日軍亦在豐台拆路，以阻華軍行動。今夜官場聲稱，日軍欲以宛平爲其軍事集中點，華軍決力拒之，不許日軍佔據該城，華軍雖已依照昨日議定辦法，從事撤退，以免衝突，但並未放棄其駐守該城之權云。第二次在十日晚，亦因日軍食言而破壞。第三次在十一日，日方與我交涉結果，本允將大井村至盧溝橋附近各地日軍撤至豐台，但其後日軍並未實踐諾言，除十一日晚十二日晨一再猛攻我軍陣地外，十二日上午起仍在原陣地佈置工事，自劉家口至大井村一帶民房，被佔領多處，或利用田禾爲掩護物，或將田禾割去，趕築壕溝，由大井村至五里店，日軍警戒尤嚴密，反客爲主，檢查行人，大瓦窰及鐵路涵洞，放置大砲及軍馬甚多，僅于十二日下午一時許，將部隊百餘人撤至距豐台一里許之窪地。另一方面則迭向平津增兵，駐平日軍此次並未參加盧溝橋之役，但十二日晨仍有百六十餘名運平，由水關下車，入日本兵營。謂係從前方復員之兵。山海關兵車十二日已有五列西上，已運到津之日機有二十餘架。(一說五十餘架)十二日下午三時並有關東軍五百餘名，携有小鋼砲多尊，分乘大汽車，由承德開古北口，分駐石匣等處，其第二批一百五十餘人，亦于十二日下午四時開到，駐在密雲城內。據某觀察家談，日閣議已議決向華北增兵，關東軍及朝鮮軍正紛紛調動，足見欲以强力壓迫華北，以遂行其政策，和平解決及事態不擴大等名詞，僅其準備未完成時，一種外交辭令，惟我方已有堅決之意志，即日方苟不踐其諾言，對我挑釁，亦惟有奮起與之周旋云。

我方應付愼審沉着

蘆溝橋事件發生後，外部於九日提出抗議，十一日又派亞洲司第一科長董道甯赴日大使館，訪參事官日高再提出口頭抗議，要求立即制止駐屯軍此種違法背信之軍事行動。同時我方並保留一切合法要求，日高允轉電制止。董十一日晨始返外部。又日高十一日下午四時五分赴外部，謁外次陳介，日高對蘆溝橋再度時發事件，日軍違法背信各點，强詞奪理，經陳以嚴正態度請其轉飭駐屯軍勿一誤再誤，恐非遠東大局前途之福，談至四時二十分，日高默然辭出。同時外部並電駐日代辦楊雲竹，對日方提出抗議。外部發言人十一日發表聲明云：「據所得報告，日軍不遵照雙方約定之停止軍事行動辦法，拒絕全部撤至指定地點，首則遺留部隊二百餘名於蘆溝橋東北之五里店，繼則調動大部軍隊千餘人集結於蘆溝橋東北三里許大瓦窰，於十日下午六時起，陸續向我蘆溝橋駐軍猛烈進攻；同時並調集日本國內外大軍，絡繹向平津進發，意圖作大規模之軍事行動，而貫徹其最初目的；至是蘆溝橋事件遂又邀於嚴重，其責任自應由日方負之。查此次事件發動於七日深夜，日軍在蘆溝橋非法演習時，聲言演習兵士一名失蹤，要求入城搜查，經我方拒絕，彼遂發砲攻城，致起衝突，其爲日方有計畫有作用之行動，至爲顯然。而蘆溝橋原非條約所許外人可駐軍演習之地，其行爲之不合法，尤無疑義。我方除由蘆溝橋駐軍守土自衛奮勇抵抗外，一面由外交部向日本使館提出嚴重抗議，要求立即制止日軍之軍事行動，並聲明保留一切合法要求；一方面由地方當局與日軍代表折衝，期事件之早日和平解決，我方維護和平苦心，可謂舉世共見。差幸八日晚雙方議定辦法：(一)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二)雙方出動部隊各回原防，(三)蘆溝橋仍由我軍駐守，方謂事件於此可告一段落，初不料所謂撤兵辦法，竟係日方緩兵之計，毫無和平解決之誠意。中國國策，對外在於維護和平，對內在於生產建設，舉凡中日間一切懸案，均願本平等互惠之精神，以外交之方式，謀和平之解決；深盼日本立即制止軍事行動，遵照前約，即日撤兵，並爲避免將來衝突起見，切實制止非法之駐軍與演習，庶使事態好轉，收拾較易，否則一誤再誤，日方固無以自解其重責，遠東之安寧，或將不免益邀於危險，恐尤非大局之福也。」又十二日上午九時外部舉行總理紀念週，外次陳介報告中日外交情勢。略謂七日晚蘆溝橋事件發生後，八日晚已停戰，不意十日雙方復起衝突，昨日又約停止，但據確息，迄今晨止，仍有槍聲，足見尚未實行停戰。第一次衝突解決辦法，係由雙方撤兵，衝突地帶由保安隊接防，但不知何故，停戰以後忽又衝突；目前戰事範圍不大，然從近日日方軍事行動觀察，似爲有計畫之大規模策動。東京方面情勢緊張，近衛公爵十一日赴葉山謁見日皇，陸軍海軍外務三省及參謀本部，澈夜辦公，華北駐屯軍司令田代有病已命香月替代，關東軍仍源源策動，朝鮮總督府亦有聲明國內之第五師團已開拔來華，第十師團亦待命出發，更觀日本當局對內對外之聲明，顯有擴大事態之勢。現中央對此極爲注意，軍事方面行動，吾人不知，外交方面，除屢次抗議外，並已有節略送致日本大使館，同時電令駐日大使館楊參事，向外務省嚴重抗議。本部昨已派員赴平津實地調查，以爲將來交涉之準備。昨日日本大使館日高參事來見，探聽中國軍隊移動情形，外人不得而知，中國軍隊決無向任何國家挑戰之意，但如任何國

圖侵略中國領土主權，則有應戰之決心，現日本積極向平津增兵，實與日本國內外當局不願事態擴大之聲言完全相反。日本如有心維護東亞和平，應即停止軍事行動。日高亦以為然。然日方之所以一面增兵，一面進行談判，不能不令人認為遷延時日，藉謀大舉云云。茲再錄事件發生前夕，津地友人通信所述北方的「特殊情形」，以作本文的結束。

事件發生前之醞釀

冀察自河北事件爆發後，黨部與中央軍相繼撤退，屈指至今，洽滿二年。二年來的冀察局面，始終在風雨飄搖之中。溯自九一八變起非常，東北四省先後淪陷，長城一役，締結了後患無窮的塘沽協定，平津兩市在嚴重威脅下，遂呈極度不安的狀態。大連會議以後，又把權利斷送了不少，冀察乃成國防的最前線，這就是日本人和一般人所謂的「特殊情形」。在「特殊情形」下，醜劇怪劇不斷演出，直到今日，依然瘡痍滿目！回首前塵，不覺憫然！

△走私問題　華北走私，現已成為舉世注目的重大問題。但其演進是由漸而入，慢慢的猖獗日甚，直到今日，才演成極難收拾的局面。日韓浪人販運私貨，雖然有所仗恃，但最初我們不能防微杜漸，以致主權喪失，取締困難，實也是最堪痛心的一件事。

浪人走私，遠在塘沽協定以前，那時可稱為「練習時期」，其方式是挾藏攜帶，偷過關卡，數量並不甚多。塘沽協定以後，才有大批私貨，裝船由海面運來。冀東偽組織成立，偽財廳設檢驗所按正稅四分之一徵收偽稅，關政始被破壞。近三年來，海關受走私損失達數千萬元，在冀察始終沒有可認為防止走私的完善而有效的辦法！

私貨來源，最初如上述只是私藏挾帶，物品以日本嗶嘰及人造絲為最多，北寧鐵路線因冀東偽組織之成立而遭切斷後，私貨才得明目張胆由大連轉運秦皇島北戴河南大寺等處，沿鐵路運入。貨品種類，也逐漸增加，除人造絲以外，砂糖，布疋，煤油，汽油，雜貨玩具，凡二十二種，無不走私。海關方面，為查緝來源費盡心思，東總兩車站設有分卡，結果東站不能入站檢查，分卡便也形同虛設。站外檢查，困難更多。北寧路不肯協助，因為緝私失敗主因之一，但海關方面力量薄弱，兼且不能發揮權能也不無關係。本年春季因檢查過嚴，日韓浪人窮凶極惡，竟施以刦奪！海關倉庫曾被浪人闖入，毆辱關員搶去運私汽車；東車站也曾發生浪人數百名毆擊關員搶走私貨事件。在這種情形下，無法清其來源，便只有在「去路」上想辦法。

津市雖為通商口岸，但私貨源源不絕而來，銷在當地者，為數實並不甚多。最先私貨的出路，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各有銷場。山東周村人造絲織工廠萃集，私貨蔴絲銷售尤多。廿五年夏，大批私糖蔴絲，强裝津浦車不給運費南運者，最遠曾到徐州，西安各處！自財政部防止路運走私稽查總處成立，平漢，津浦，隴海，膠濟各線，逐步封鎖，至廿五年冬，魯豫邊境，已無私貨踪跡。浪人因路運不便，乃改用長途汽車。當時日租界專代轉運私貨之日鮮浪人，稱曰××洋行者，凡二十餘家，備有大汽車十餘輛以至數十輛，不分晝夜，沿津保津滄等公路，往來運輸，經高陽滄縣以深入內地各縣。津海關便自那時起，開始佈置緝私網，在市境周圍，遍設分卡。一方面請得冀察當局的協助，得在內地各處會同軍警施行武裝緝私，所以在滄縣有截獲私貨，浪人開槍警隊還擊之事，這就是冀察當局協助緝私的結果。

廢歷端陽，中秋，年關三節，為農村購買力最盛時期，也就是私貨外運最猖獗時期。今年五月十二日（端陽節前）浪人因關卡堵截嚴密，遂竟悍然不顧一切，武裝强佔小西門分卡，一連三夜，私貨流出不少。私商在津有大規模倉庫，貨棧，可以在日本銀行作抵押。日本官方始曰「密輸」，繼則諱言「密輸」而曰「特殊貿易」，其視「走私」，殆成一種特殊方式之營業，浪人則曰已在「冀東」納稅而愈無忌憚。經營私貨的商家，或為日鮮浪人獨資，或與不肖的中國人合資，或中國人資本而借用日鮮人招牌，在日租界者總計三百餘家。（傳八百餘家非是）現在的情形，因端節已過，正在短期休止。

冀察當局去年秋天設立「稽查處」一事，當時曾予海關打擊不輕。動機是北寧路警察署長王錫三，慫恿宋哲元，在滄縣祁口設立滄鹽稽查處對私貨按正稅八分之一徵收檢驗費。表面好像可以擾亂冀東偽組織的走私政策，其實不啻給走私開方便之門。王本人則勾結一二日本浪人，居然墳發

檢驗證，允許私貨出境。事經財政部參事李青選和津海關監督幾番向宋哲元痛陳利害，幸而悔悟得早，冀察稽查處不過如曇花一現，便行結束，關政才得維持了尊嚴。從那時起，直到三中全會閉幕，冀察當局終於和中央商妥關於緝私的條件，於是開始協緝，開始辦理私貨登記。現在平津兩市私貨登記補稅，雖不無波折，但大體順利，最近日本領事館，也向海關方面表示願意幫忙的意思。私貨暫按三成補稅，七成記賬，外運則納正稅。緝方之所以這麼寬大，無非盼望私商自新，以後不再買賣而已。最近津市學生發起抵私運動，勸導各界拒用私貨，亦收相當效果。

△通航與經濟問題　日人喧嚷開發華北經濟，為時甚久。但結果除幾個紗廠是被巧取強奪，可稱成功外，所謂修築滄石路，恢復龍烟礦，塘沽築港，華北植棉等問題，擘劃雖甚積極，實際只落得一場空話，原因是資金無着。只有關內外通航，表面上好像已成事實，其實何嘗不是軍用機亂飛的變相，而且最近營業，亦十分冷落。日本新閣成立後，資金外流，將加更嚴厲的限制，將來開發經濟的困難，正不知要演到甚麼程度。

當去年十月前後，有一時期冀察當局與日方感情異常惡劣，空氣也非常緊張。豐台二十九軍與日軍衝突事件發生後，當時有一觸即發的決裂現象。於是有人重提經濟提攜之說，以為折衝之道。果然在去年十月宋哲元與田代在天津有所謂「經濟提携協定」以後，事態纔漸漸地和緩了。事後據冀察當局說，與田代所決，實以「平等互惠」為原則，經濟問題列出修路，築港，通航，植棉……等八項。並無協定文件，只是口頭允許。但日方報紙，則擴大宣傳，謂宋與田代確曾交換文件。以後不時催促我方履行諾言，冀察當局便也只得應付兌現。

開發華北經濟的主要機關為興中公司，而策動者則為軍部，按興中公司最初係關東軍岡村寧次，板垣征四郎等人所組織，內容空虛，並無充實資金。原意利用滿鐵為投資之後援；故興中公司號稱資本一千萬元。實際只有二百五十萬元，滿鐵權衡利害，自然不願輕於被人利用。當時滿鐵與興中的合作條件，興中股本二百五十萬元由滿鐵保管，滿鐵則給興中月費三萬元，倘有投資事宜，興中須自籌措，其後興中揚言將擴充資本至一萬萬元，亦祇東京方面少數有關軍人散佈空氣。到今日，冀察地方大部分經濟事業，是日財閥紗廠自行投資，興中所辦發電廠（特區電廠）亦只在建築房屋，以外則替代幾家工廠在海河下游，租地若干而已。日本駐屯軍經濟參謀池田，曾兩度回國向財閥游說，並無結果。直到東洋拓殖會社社長安川來華，纔決定了興中東拓分別投資的計劃。但此種計劃，是否毫無障礙，仍待研究。

就宋哲元與田代所談八項經濟問題而言，除植棉開鑛外，如修路築港，名為開發經濟，其實處處關係着政治軍事。從種種觀點來判斷，日人口頭上所說開發經濟，骨子裏殆無時不在實施其「大陸政策」與對俄的「軍事準備」。所以有關軍事的，無不在積極進行，其不關重要者，則設說作陪襯。主持各項經濟事宜的人，也不能絲毫沒有私心，譬如龍烟礦因有人想藉此恢復鹽業銀行，結果停頓。滄石路問題比較複雜，日人之意，擬在塘沽築港接連到天津，再若接連津石路，則可由塘沽一直長驅深入石家莊，這就是「津石路」之說的由來。中央對此，當然不能許可；冀察當局也覺得不能率然答應。修築津石路，因此就擱。但我方對於滄石路，則因計劃有年，如外人情願投資，不妨修築；於是日人又有在滄縣海口築港的企圖，這麼一樣可以由海而直驅內地。後因中央嚴令冀察當局不得貿然作越權舉動，同時想藉此博日人歡心的某路當局，也因有所顧忌，不大積極，終於暫時停頓。

關內外通航，為日人認為開發經濟成功之一事，實則通航談判，自塘沽協定簽字後，即屢有接洽。交通部方面派由天津電報局長王若僖與歐亞航空公司經理李景樅負責交涉，對方則為前日駐軍山海關特務機關長儀我誠也。交涉的結果，因日人要求太奢，有南至徐州鄭州等處，暨華北五省航空特殊便利之企望，我方認為不可，遂告決裂。其後日軍用機，乃不時在華北各地設站起飛，如太原包頭等地是。宋哲元與田代會談決定關內外通航原則後，惠通公司於去年十一月成立，未經中央核准，即將軍用機草草改裝，正式起飛。張允榮為董事長，形同傀儡。未幾張不能滿足日人的慾望而辭職，津市長張自忠代之，名為董事長，其實等於虛設。

不過，惠通公司的營業，也不能如日人理想那樣發達。已經開航的「津錦」（錦州）線，幾乎沒有乘客，「平承」（承德）「津連」（大連）各線，搭者寥寥，近因中央對此擬加干涉，遂暫停航。吃虧的是冀察政委會，在開辦時墊出資本五十萬元，而日人只把舊軍用機來抵價，所謂華北通航，實際不過如此。

北方的烽火

王芸生

北方燃起了烽火，預告東亞的大時代將要到來。

事情是這樣：本月七日之夜，日本在豐台的駐軍到盧溝橋郊外演習，在演習之後，自稱失迷一人，擬進宛平城內搜查，守軍以在深夜，無法查找，未允其入城，日軍遂開砲。時在十一時四十分。該地係二十九軍馮治安部駐守，駐軍以日軍無理挑釁，不得已予以抵抗。日軍圍攻宛平城，炸毀盧溝橋梁，我軍損失頗重。衝突延至翌晨，九時許暫停，十一時復戰，時斷時續，至九日晨二時後停戰。緣天津方面中日兩方議妥和平解決辦法，雙方軍隊各自盧溝橋一帶後撤，而以石友三部之保安隊接防宛平。我方已完全照辦，石部保安隊亦於九日午後四時接防宛平縣城。不料日軍却佯爲撤退，遺留部隊二百餘名於盧溝橋東北之五里店，繼則調動大部軍隊千餘人集結於盧溝橋東北三里許之大瓦窰，於十日下午六時起，連續向我盧溝橋駐軍猛烈進攻，同時並調關東軍進山海關，絡繹向平津進發，事態復趨嚴重，我軍不得不予抵抗。這個衝突，由十日晚綿亘到十一日午。日本旋放出不願事態擴大的空氣，北平方面復進行和平談判，日方並發表我軍已完全接受其停戰條件，並傳日軍業已開始後退。乃至夜間十時後衝突復起，且更激烈，十一時豐台通南黃土坡方面亦發生衝突。迄本文脫稿時（十二日午後），所得北方電訊，所謂妥協條件已簽字，東京方面則擺硬臉，仍是和戰夾雜，形勢閃鑠，而日本方面則活潑運兵，顯然是要利用閃鑠的空氣，以爲緩兵之計，待大軍雲集之後，再行大舉。

我近來很爲東亞大局擔憂，看近兩月來的形勢，我覺得

近衛內閣或將給東方帶來危險。我在上月寫的一篇「國家的煩悶與青年的煩悶」文章裏，對於中日問題的分析，曾說：『現在的情形很與九一八的前夕相像，日本會不會選擇這個時機再來一個「九一八」呢？我以爲很有這種可能。』我何以會有這種感覺呢！則是歷史經驗及目前局勢告訴我的，歷史的經驗，日本到了一種困難本身不能解決的時候，便向中國衝；目前的局勢，國際多事日本有可乘之機，日本本身的困難，及中國統一圖强的局面，這都是可以構成第二個九一八的條件。在那篇文章發表之後，日本與蘇俄爲爭黑龍江中的兩個小島起了衝突，蘇俄的砲艦被擊沈，結果蘇俄縮頭忍耐，撤兵而去。這件事過後，我感覺華北恐怕要出事情了。黑龍江事件是日本對蘇俄的一個試探。她選擇蘇俄紅軍正與大獄的時候去試探。這一試探她成功了。蘇俄的縮頭，使她知道一些虛實，當她移其鋒於中國時，在某一限度內，蘇俄是不會出來管閒事的。

黑龍江事件如果是日本對蘇俄的試探，則盧溝橋事件便是日本對中國的試探。她這個試探有兩層作用：第一層試探國民政府的決心，看國民政府的態度是否堅決，近幾年的軍事準備是否就敢拿出來用。如果國民政府態度堅決，各路動員援救河北，則她或者也下一個相對的決心，乘中國國防未大完成的時候，拚一下，給中國一個打擊。其次，如果國民政府態度不堅決，還是走所謂「何梅協定」及僞自治運動時的軟弱老路，則日本可以不把國民政府打在算盤以內，單純的壓迫二十九軍及冀察當局，撿些實際的便宜，使所謂「華北特殊化」較比所謂「何梅協定」及僞自治運動時更進一步。

日本這次發動盧溝橋事件的用意，我們看得很清楚。在這種情勢之下，我們應該怎樣應付呢？我以爲第一中央的態度應該堅決，採取堅決而迅速的行動，從豫魯晉綏四路動員去援救河北。同時冀察當局及二十九軍應該澈底覺悟一點，即漢奸的路絕對走不通。宋哲元如果做了殷汝耕，以後將有吃不盡的日本氣，受不盡的日本罪，最後必至身敗名裂，毀了自己，毀了二十九軍。現在惟有堅決的在政治及軍事上與中央聯繫在一起，把個人及軍隊的生命溶化入國家民族的生命裏。武力來的，便和他武力拚；口舌來的，絕不聽他的誘惑及離間。我們不怕敵人的武力，最可怕的是奸人的說詞。我想奸人現在還可以對二十九軍進說詞，他可以說：「你們

別太傻了，上南京的當。他們說抵抗，是預備犧牲二十九軍的。」這種奸詞最可怕。這兩天在砲火聲中，還不斷有和平談判甚至二十九軍已全接受日方條件的空氣，我很擔心是奸人的說詞，給日本做緩兵計。故作閃鑠的形勢，以弛緩中國的軍心，等到關東軍一切準備好了，再來做大規模的軍事壓迫。

有人或許對日本的決心大小估計不定，她是想局部試探呢？還是大舉的幹？我的看法，日本的決心可大可小，但我們不必多用心思在那種無把握的估計上，我們惟有以大的決心，做大的準備，不辭往大處幹。這樣，如果日本沒有大的決心，則我們愈堅決，事情愈好辦。惟有大幹纔可以小了。如果日本眞有大的決心，則是以大決心碰大決心，在軍機上我們可以不吃虧。假使日本已有大的決心，我們還隨着閃鑠的形勢動搖，不積極做軍事的準備，而惟希冀萬分之一的和平，那我們便要吃大虧了。甲午戰爭時，日本自始至終以極大的決心製造戰爭，李鴻章則因循動搖，不在軍事上積極準備，而惟希冀國際調停的收效，直到日本準備好了，一砲擊燬高陞輪，整個戰爭隨之爆發，中國則步步落後，以底於慘敗。一着棋後，全局皆輸。這個歷史教訓，我們不要忘記了。

我不是不願和平，我是說，惟有以應戰的決心纔能獲得和平。我寫至此處，耳邊還聽到和平的聲浪，眼中還看見日本方面傳來的和平解決的電報。我敢說，縱使這次蘆溝橋事件僥倖和平解決了，我們如果不在軍事上做大的準備，不久北方必還出事，且必更大。

北方的烽火燃起來了，預告東亞的大時代就要到來。我們若沒有充足的水，休幻想這烽火的自然熄滅。這烽火是我們的一個警告，我們應該趕快用血去澆滅它；否則，任它延燒起來，它會毀滅了我們的國家。

中華民族是酷愛和平的民族，中國國民都是酷愛和平的國民，現在却到了以戰爭決心去保衛和平的時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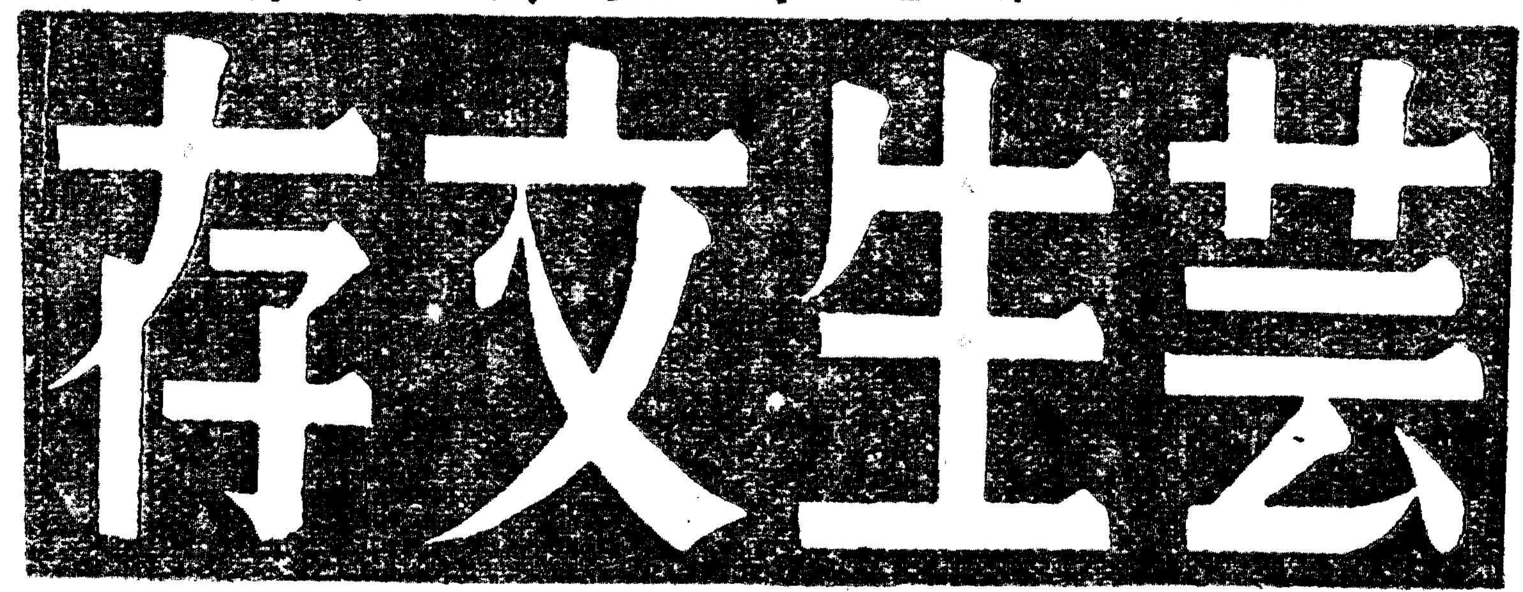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於上海。

× × × × ×

此文草竣的第三天，北方的形勢仍是時戰時停，閃鑠不定，日本方面則在大舉增兵，關東軍的兵車絡繹出山海關西進，朝鮮駐軍已在調動，同時日閣復決定自日本國內調兩萬兵來華。這樣各方並進的向平津增兵，顯然是在準備重大的舉動。在這種情勢之下，我們惟有採堅決迅速的步驟，無論如何，不能在軍事上失機。

（十四日午後補記）

大公報記者王芸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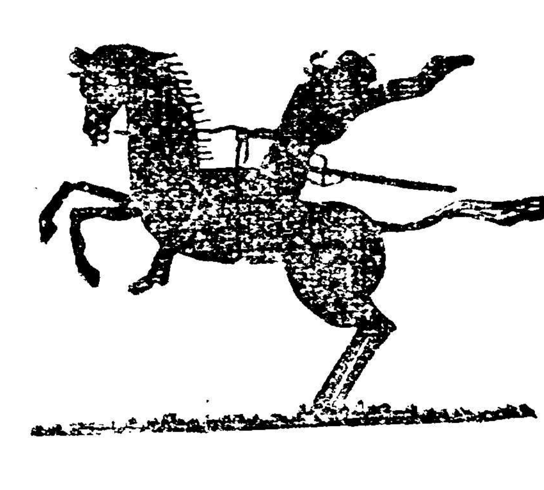


再版出書

平裝本每册實價七角　精裝本每册實價一元

△要　目▽

這是大公報記者王芸生先生的第一個文集，共約十五萬言。這些文章都是最近五年內寫的，內容大部是關於外交問題——尤其是關於中日問題的文章。作者對中日外交史曾用過一番功夫，這些文章是在九一八以來的大時代中寫作者，無論在學術上及當前的國家問題上，均有其固定的價值及特殊的意義。



論今日之留學問題

羅寶珊

一　前言

一直到近年，每逢暑假到了，從滬上各報紙，你總可以看到關於大批留學生出國的消息，煊赫一時：什麼某團體某團體招待歡送囉，什麼某機關某機關聯合公餞公讌囉。什麼某月日，第幾批留某生，多少人，乘某船，由滬放洋囉，某月日，安抵某國囉。同時，又每每可以從報紙讀到各年度留學生人數之樂觀統計。例如二十五年度半年內，我國學生赴外留學以求深造者，共計一千零三十五人，赴日本者約五百人，赴美國者約三百人，其餘散赴歐洲各國。根據以上記事，至少可以告訴我們說，一般國人對於今日之留學，仍是信任的，樂觀的，有機會是願意鼓勵與宣揚的；也正可以說是不少人認為留學的人數是愈多愈好，愈多愈有利。

奇怪得很，近年在海外，至少在歐洲，每逢留學同人間遇到機會，談到留學問題時，您却總可隨時聽到有人很痛切同時很懇摯地嘆道：「今後我們國家的放任留學政策，如果不改變，那末將來亡中國的眞病，恐怕就是國人之留學狂了！」這話說的或許有點過火，然而身親其境的人，如果肯用冷眼看一看，細心想一想，再扣着鐵算切實算一算，至少總不致否認中國今日之留學問題的嚴重。

派遣留學的辦法，在當初不能說不是國家一件不得已的辦法，也不能不說是一件很聰明的辦法，有人說起初留學就是不應該，這自是說感情話。但是留學究應如何的留？六十年留學的總成績究若何？留學到今日是否是已患了沈重的病症？我們的留學究要留到何日？是不是要永遠留下去？我們的學術技術何日才獨立？是不是不必求獨立的呢？這些問題，似乎是迫臨眼前，欲諱不得，似不能不使我們化點時間來鄭重檢討檢討。

二　開始辦理之不善

一個素號天朝，自稱上國，久習於虛然自大的中國，為什麼肯於清季俯首下心，派遣自己的子弟到外夷去留學？理由很簡單，就是晚清幾次對外戰敗，在列強礮利船堅之下，自己認輸之餘，始半識世界之大，主「中體西用」者好，主「富國强兵」者也好，而已思求尋有以補救和報復之道。知道自己不行，去學人家，在今日自是事理之當，但在當日朝野之昏憒頑固的環境中，二三大臣能堅決主張，不能說不是時代的高見。可惜，當日主辦者不得其人，不是學究，便是外行，既朦昧世界潮流之趨向，更不解教育為何物，大家主留學，就派學生留學，除以功名利祿相號召，盲然的獎勵留學外，毫無標的，更談不到有什麼政策，結果是一團糟。

初次留學，始於何年，因手邊無書參考，不能指出。據陳著中國近代史所引，一九〇五年（民元前七年）留日學生即已達到八千餘人。當時國

外留學，似仍以日本爲重心，人數最多。留日學生之一般情形如何，可由該年駐日公使楊樞密奏中窺其梗概。奏文略稱，普通學校，專爲中國學生而設，有以三個月畢業者，有以六個月畢業者，甚至學科由學生自定者。其入尚稱完備之學堂，習普通科者，以兩年半畢業，「此兩年半內，僅習日語文，猶慮不足，其他學科，往往有名無實。近並此兩年半畢業者，亦廖廖其人。其在大學及高等畢業者爲時三年，甚或國文尚未盡曉，强不知以爲知，貽害將不勝言。」其結論又說道：「所入之校屢遷，所習之業無定，爭學費則一省以一省爲例，補學額，則一府與一府爲仇，甚之姦竊之案，亦不一見，貽笑外人，莫此爲甚。」

按楊使奏報此文之日，正值該歲日本文部省整頓中國留學生教育，學生罷課，大鬧使館之後，楊使深受刺激，字裏行間，不無憤激之語；但留學生界之實際情形，當亦去此不遠，至今我們讀到該文，仍不免爲之黯然。不過我們差可强爲諒恕者，當日一切，固已非開創時代，然仍在試辦之中，指導管理，無規可循，不無困難之處。留學學生仍正當過渡時代，青黃不接之衝，亦自難免誤入亂動。再退一步講，當日留日學生的書沒讀好，是無可諱言的事實，但在清季民族之解放和救亡運動上，倒却致獻不少的動力。隨便打開民國開國革命史看看，我們就可發現多少悲歌慷慨，殺身成仁的志士，係出自留日學生的隊中！這倒是我們回算過去留學舊賬的時候，不滿意中的差强慰意的一筆。在追述前期留學史的當兒，自不能不特別提出來一敘。

三　留學成績之總清算

前期日本留學情形，既如上述，無以名之，可云失敗，不過我們知道，前期留東固然佔中國前期留學的代表地位，但就時間和地域言，尚未足以概整體。海外的留學重心似是由東而西的，由日本轉到歐美，自是經有相當的時日；但留學西洋的開始時代亦早起於清季同光間，要追諗東西兩洋的留學時代到今日究已有多麼長？溯其濫觴，想至少要有六十年。這六十年來，我們的留學派遣，有加無已，究竟是付了最低的代價，獲得最高的效果呢？是收支相抵，耗了相當的人力財力和時間，收到相當的酬報呢？還是虧了血本，得不償失的呢？這自是我們現在所要檢討的所在了。

從民初到現在，不過二十五六年，我們看到中國教育上之有進步的開端，可由民初起算，我們的留學却非民初才開始，似必須加上清末的一段。加上清末的一段，至少就有六十年。這六十年，如果照通常時間看，或可說是不算長，但要知道，這剛剛過去的六十年，不正是世界一切突飛猛進的狂飈時代嗎？還能拿過去的日價計算，還敢用過去的方式隨便打發他們過去嗎？就是先進各國，那一國不是都在極有效極珍重中渡過的呢？照我們的環境和需要，縱一日不能把她當作五日或三日的過，至少總得一日當一日的過吧？那末六十年的過去，還敢說她是短時間嗎？在此期間，每年留東留西學生的總數爲何？因無統計參考，在此亦不能確說，但按理推計，至少平均數目將近於萬人左右？如果每人給他一個二年的瓜代單位，則十年爲五萬人，二十年即是十萬，六十年就是三十萬人了！將此三十萬人和國民的總數相比，當然是不足輕重；但我們不要忘記，這些人的構成條件，及其所據的代表地位，如果說知識界是國民的代表的話，少壯的留學學生自又是代表知識界的代表了。我們前後動員了三十萬的代表人，繼續活動，不能不認爲是一個大規模的活動吧？海外留學生每人每年的用費，極不一致，統計數字，至少每人每年須用國幣兩千元。這樣計算，我們國家每年公私兩方在留學項下，至少須支出兩千萬元，六十年的總支出豈不就是十二萬萬駭人的數字嗎？

在前後動員三十萬知識界代表分子，耗款十二萬萬金額，渡過了六十年「生龍活虎」的長時間以後的今日，按情按理，至少是我們今日該有能

力能够借用人家現成的家私，借用現代的學術和技術，驅除了我們的「貧」，「病」，「愚」，而奠定了一座可以建造一個現代式的國家的礎基。然而不然，我們的「現代」在那裏？是我們的工業「現代」呢？是我們的農業「現代」呢？關此，或者可委之過去時局之不安定？但是一旦時局安定了，謀建設，那裏是我們的專家，談製造，我們的技術人材有幾人？再就籠統的學術界講一講，單指書籍一項來說，舉凡歐美學術界一般所公認的名著要籍，我們是否已作過有系統的介紹和輸入？就是人家一般人所必讀的起碼書籍，我們究已介紹了幾分之幾？不談別的，再仍就西洋歷史一科作個例，我們知道，要了解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第一步自然是先了解他的歷史，我們現在試翻開國內各大書局的書目查查，除掉少數的原本西書外，關於漢譯的歐西通史和英，法，德，美，俄，日，等列强的國別史的書籍，可有幾多？即或有之，檢其價目，又是不是不出三毛四毛錢的概略呢？錢少固然不一定就是壞書，但一般國民讀了一本三毛四毛錢的某國史，就可了解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眞是天下的奇蹟了。

事實的昭示，固然不能說是毫無進步，但如果我們派遣留學之始，指時計日，有一個概算，有一個標，有計劃，有方法的話，則今日之成就，絕不會僅爲上述的些須。話說回來，我們今日僅有上述些須之進步，則即其去完成一個起碼的標程之底地，可還有多遠呢？我們現在當然不必和歐美列强比，就拿和我們幾乎同時開步的東隣作個尺度來量一量的話，彼此所已達到的現階段之相去，又多遠呢？過去一段，當然不能說是白走，但至少是鬆懈地浪漫地亂走。我們縱然不再加上隨留學而輸入的不良習尙，以及留學生失敗者之高低不就，徬徨無歸，所給予社會之不安與騷動，只就正面著眼，仍不能不使我們承認過去是無策，是失敗？截止今日，我們不是還未走出初步的學習階段嗎？

四　我們的學術何日才能獨立

我們知道，一切學習過程的史的演進，都是由模仿而成立，而創造，決不是要永遠停滯於漫長的模仿黑夜中。我們拋開我們世代相守的古傳統的殘壘，去到外國留學，當然是生存威脅，時代迫人，我們感到了迫切的需要；當然是要模仿，要介紹；更當然是要有效的模仿，系統的介紹，要消化，要據爲我有；要在某一定的時間達到某一定的階段，經過萬千階段之後，要達到其初步的成立；然後孳乳繁衍，邁向自我創造開展之途，至少是人能我也能。決非零販碎賣，依人過活，永遠追在人家背後，永遠模仿，永遠學習，永遠留學，留學永遠，縱我們有耐性，不在乎，奈時代不肯再等我們何呢？

「全盤西化」好，「中國本位」也好，最要的是我們能够趕快的踏上所謂「現代」的歷程。這項基本工作，當然不是一蹴就可躋，我們再賣力氣，也不是一年二年就可完成。但如果我們有計劃，有方法，有步驟的話，達此目的亦決不是時間必須無限長。如果我們能够分別輕重緩急，嚴其程序，統其步趨，以五年或六年爲一個階段，分段開始，分段完成。我想一個，兩個，三個階段過去，我們所期望的堪作爲我們走上「現代」的始基的起碼的科學和技術總可成立了。如果兩個三個階段走過，也就是十年二十年又過去了，仍還不够，那我們就不敢承認了。不必遠比，再拿我們的東鄰作個例證，明治維新不到六十年，人家怎會建設起一個嶄新的「現代」，一個嶄新的帝國呢？現在人家不是又在積極設計，還要建造所謂什麼「東洋文化」的嗎？這不是日本人的聰明才力超越我們不超越我們的問題，乃是有計劃沒計劃的問題，賣力氣不賣力氣還是有計劃以後的事情。

我們不敢相信，任何一個大學畢業生都具有能到外國讀書研究的條件

，然而在現行制度下除掉少數係由正式教育機關考試派送外，所謂自費，只要家裏有錢，所謂公費，只要背後有力，是人人可得留學而研究。我們不敢相信，任何人能够一夜通六經，然而在現行制度下，是二年三年就得學成歸國的。我們不敢同意，任何科目都在留學生自由研究的範圍之內，然而紅樓夢，松花蛋，都曾是提出博士論文主題。我們不敢同意，機械工程和技術之修養和熟練全在大學課堂之內，然而機車製造，飛機飛行的學習却只到大學上課聽講。過去留學之失敗，固然留學生當負自己的責任，但過去留學派遣之隨便留學制度之不合理，和留學生派出後之無管理，無指導，恐要負其大部的責任了。不從現行留學制度上求改革，想辦法，而欲達到我們的學術技術的獨立，雖不必說他是一定不可能，但就人力財力和時間來說，至少是國家一種不經濟，不科學，浪費而又浪漫的行徑。

五　今日留學界之形色

天才的存在，當然是無庸否認的事實。天分絕高的人，縱在不合理的條件下，於短時間內，也可做出驚人的成績來，當然是有的。過去留學前輩中有先例，現在留學界亦自不無其人。但此只是極少數中的少數，不能作為通例看，一般的人，仍需要一般的條件的充分。近年因教部的整飭，出國手續的少嚴，留學生的年齡和經歷也較前提高得多了，所謂過去留學界所犯的個人生活浪漫，迷失於飲食歌舞中的隳落情形，倒很少有了。不少的人是眞正為讀書而留學的，未出國，就有自己的抱負，到海外，更認識國家民族處境之險惡，自己責任之加重，確肯埋頭苦幹，拚命鑽研，忍饑忘寒，全力以赴。然而這些人，有的是限於時間，有的是困於經濟，有的是碍於自己準備基礎之不充分，有的是苦於學位之經營和取得，總少能暢所欲為，成所欲成，結果是趕讀趕寫，二年三年過了，匆匆歸國，與其說是學成，不如說是任滿；與其說是專家，不如說是入門。此等未成熟的成就，姑不問究其能對國家對社會致獻多大的裨益，然而已是辛勤所歸，他們所付的功力之勤之大，似已是未可厚非的了。

刻苦自勵，自是留學生的本分，但積日壘月，於堅苦勞作之餘，亦總須有一點人的生活，然而一般留學生生活之單調寂苦，有多少是局外人所不能想像的。尤其是一般貧寒學生，平日寄棲於陋巷斗室之中，自炊自食，風雨晨夕，每見其從學校下課歸來，一手提着書箱，一手抱着麵包白菜，蹀躞於異國街頭，其情其境，可敬亦殊可矜！休息不够，營養不足，其影響於身心之健康者，自不待言。

以上所談，多是關於苦讀學生方面的話。為讀書而留學的人當然是佔大多數，然而為留學而留學的亦實不無其人，於是所謂活動分子者就出現了！或遙承某某系統，推廣擴大；或另立門戶，自己起家。你左我右，各張各家旗鼓，各霸各家天下，於是有些人從此忙了，正所謂，「有會必到，無手不握」操縱把持，就是學問，擁護打倒，唯一功課。革命，左傾，是何等莊嚴的名詞，却每會流作空頭的叫囂；愛國，愛鄉，乃國民人人的義務，又每每轉成某某的專利，結果是團體對立，同學操戈，當場詬罵，自是常事，傳單宣言，攻守戰略，例如巴黎倫敦等埠，過去一個時期，竟會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中國學生會於同時同地之內出現，使人於駭怪之餘，終不能不習而安之。

久而久之，「普遍」就是弱者，「同情」等於迂闊，「虛偽」代表幹練，「敷衍」就是聰明，所謂分崩離析，自是當然結果。於是三人一起，就會被人疑為組織，隨便一動，便傳不無陰謀，結果見神見鬼，留學生界之人事多矣。幾大之間，難以為人，於是膽小自好之士，更自苦了，結果是以自己的斗室為天地，過去熟透的同鄉同學為國疆，此外則老死不相往來矣。影響所及，即就一般人看，亦每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見一位中國人不如少見一位中國人。及其極也，道逢國人，視而而不一顧，同住一

家，半年不交一語。此種心理，固然是一時的病態，不快的反響，然而這病，這不快，似乎是需要及早診治的啊！

六 結論

關於過去留學的誤失情形，及其所以如彼的癥結的所在，就個人所能見到感到的地方，於前邊幾個節目內分別述及；疏畧之處，自所難免；但問題似已是愈說得明白，愈見其嚴重了。如果我們不否認留學是早已患害了沈重的病症的話，時到今日，似乎是非治不可，非澈底地診治診治不可了？但究應如何的診治，如何的澈底？自更須提出幾點具體的意見，討論討論。現在就個人思考所及，參酌朋友們平日論究時彼此同意之點，謹先提出三個簡單的綱領，作為本文的結語；敬請海內外關心此問題的明達，指正推動。並希其能略供政府當局早晚改革留學教育時，一點參考。

一，停止一切公私費普通留學，改派專家留學。

二，充實現有大學，增設研究院。

三，充實並擴大國立編譯館，開始大規模譯書工作。

所謂停止一切公私費普通留學，改派專家留學，就是立即停止一切散漫的自由地到國外還須讀普通的書，學普通的話，二年或三年即可學成歸國的普通留學，改派極少數學有根柢，準備充分，有志獻身學術的人，出國深造，培養專家。這些人以現有相當成績的大學講師助教和少壯的實業界幹員為合格。派出之先，要經嚴格的審核或考試；派出之後，優其衣食，安其生活，至少使他能在所在國中過中等人的生活，能具有作學業上必要活動的經濟能力，於必要時，不妨准其偕眷同住。學習地點，因事制宜，該進大學者進大學，該進工場者進工場，該進公司者進公司。留外時間，以六年七年八年為限，至少以五年起碼，責其在他所專究的範圍內，至少弄到通，弄到精。

所謂充實現有大學，酌設研究院，就是利用節出的留學經費，充實現有大學設備，酌設研究院。但所謂設備，不是多蓋幾座華麗的大洋樓，乃是充實現有大學教學上研究上的基本設備，至少使大學內必要的試驗室，圖書館等設備堅實化。同時提高教授待遇，慎重教授人選。如遇國人無大把握的學科，乾脆請外人講授，只要薪水高，歐美一二流的教授不是絕對請不到的。退一步講，近年為德國所驅逐的猶太籍的學者專家，狼狽無歸，豈不是我們正好利用的機會？

所謂充實並擴大編譯館，開始大規模譯書工作，就是改組現有國立編譯館，充實而擴大之，開始分批翻譯歐美和日本等國的名書要籍，以饗國人。現在中國教育推進上的一大難題，就是工具不備，書籍太少，一般學生除簡陋的課本講義外，無書可讀，尤其是大學學生和有志作進一步究研的人。大規模的譯書工作，尤為當務之急，充實並擴大編譯館，自是題內的事情。不過在充實擴大編譯工作期間，並行相輔的工作，似須儘先開辦一個外國語專門學校，專收大學畢業生成績優良外國語之有根基者，優其待遇，並施以二年或三年的英法德俄日（蒙藏文語，當然列內）等文語的專門技術訓練，除備作編譯館的編譯幹部之用外，兼可備充駐外使節幹部人員之用，因目前駐外使館內之能操說流利外語，深入各國社會層，飄忽活躍，堪作情報之幹員之缺乏，正同翻譯人材之缺乏一樣。

上述三事，固然不必說他是怎樣簡而易行，但至少不能說他是怎樣繁難的工作，問題似只在有沒有決心，能不能斷然執行？如果有了決心，能夠斷然執行，我想五年過了，十年過了，十五年再過了，我們的譯書是一批一批出版了，我們的大學是一步一步充實了，我們的專家是一批一批回國了。到那時，學生有書可讀，有學可入，有專家名師可指導；談建設，我們的專家自我，講製造，我們的技師有人；我們六十年來所求解決而未解決的問題，縱不能說是完全解決，至少是事過半矣。

於倫敦



英國新故戲劇作家巴雷

犖思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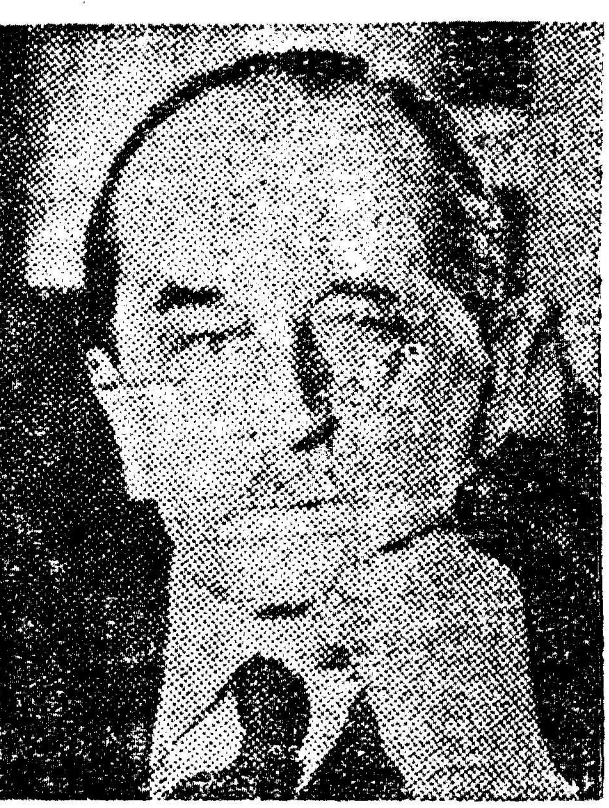
自小劇院運動起，易卜生的社會劇在英國各地上演，發生了極大影響，加以馬克思政治的探討，給思想界一個嚴重激刺，所以英國現代劇作者，有的主張將社會問題加以客觀描寫，使觀衆讀者自加評判；有的索性把劇院看作宣傳場所，以戲劇爲研究人生，分析社會問題的工具，寧可犧牲技巧，不能漠視思想見解。這派劇作家，登峯造極的人物當以高爾斯華綏，蕭伯納爲代表。但物極必反，宇宙間的變化原不停息。就在寫實主義及自然主義鼎盛時期，英國劇壇便發生了新浪漫主義。這派劇作者原以夏芝（*W. B. Yeats*），辛基（*J. M. Synge*）爲首領。夏芝的作品充滿着神秘色彩和象徵成分。辛基以爲戲劇的職能在娛樂，至於以劇本爲教誨或辯證的工具就不敢贊同了。不過，夏芝的劇本是詩歌，而辛基又因死得太早，作品不多。在這偉大的運動中，最活躍最成功的戲劇家，便是新近去世的巴雷（*Sir James Mathew Barrie*）。

巴雷在一八六〇年五月九日，誕生於蘇格蘭卓法郡（*Forfarshire*）的啓里繆耳（*Kirriemuir*）。他進敦弗理斯中學（*Dumfries Academy*）時，不過只是一個平庸學生而已。學校生活，他感覺乏味，時常不顧學業，在校外胡亂飄蕩。有人說，他簡直不常看書本；有時翻閱，也只畫些圖樣罷了。他既不好讀書，當然更談不到文學創作；有之，也只爲當地報紙寫一點板球競賽新聞，或寄些函件而已。他平日雖不喜讀書，沒有文學修養，但一高興，便給敦弗理斯中學戲劇社寫了土匪班達雷魯（*Bandelero*）一劇；劇本上演時，他還披上假髮，扮演少奶奶的角色。又一高興，他寫出一部十萬字的長篇小說，書名自然的孩童（*A Child of Nature*）。離開中學以後，巴雷升入蘇格蘭首都的愛丁堡大學。在校時，屢膺英國文學競賽榮譽。一八八二年，大學畢業，得文學碩士位。

畢業五月後，巴雷就是諾定昂（*Notingham*）地方報的頭等作者了。這時，他着手寫小說，但不幸得很，倫敦的報紙與雜誌的編輯都不賞識他的文稿。經人鼓勵，這位年輕的蘇格蘭人於一八八五年到倫敦去了。在那里，他給不列顚週報（*Brítish Weekly*），新評論（*New Review*）和聖傑姆斯公報（*St. James Gazette*）撰寫稿件。到一八八七年，他所著的毋寧死（*Better Dead*）一書問世。第二年，他著的舊曲集（*Auld Licht Idylls*）出版，因書中人物新穎，境地奇特，大受讀者歡迎。又過一年，舊曲集的續編斯拉姆斯之窗（*A Window in Thrums*）出版，巴雷的聲名因之大譟。自小牧師（*The Little Minister*. 1891）與讀者會面後，巴雷遂一躍而成第一流小說家。同時，巴雷又有三部戲劇上演：一是根據小說繁華市場（*Vanity Fair*）而改編的劇本；一係易卜生的鬼（*Ibsen's Ghost*），劇內對易卜生加以嘲諷；此外，巴雷還跟馬里奧，衛特森（*Marriott Watson*）合編李卡•賽凡治（*Richard Savage*）一劇。這些劇本，因係初作，都曇花一現，未受觀衆熱烈歡迎。一八九二年，上演倫敦步行者（*Walker, London*），獲得相當成功。但翌年，他寫出的歌舞喜劇貞瘕，安妨（*June*

Amie），上演時又遇失敗。一八九四年，上演教授的情史（*The Professor's Love Story*），頗受觀衆歡迎。二年後，瑪格蕾，奥吉薇（*Margaret Agilvy*）一書出版，此書記其母親生平，眞切動人。同年，又有長篇小說善感的陶梅（*Sentimental Tommy*）刊行。此後，又將小牧師編爲劇本，上演頗爲成功。自一九〇〇年起，巴蕾對於寫小說的興味，漸次薄弱，同時似乎又認淸楚在新世紀舞台地位的重要，所以竟肯不顧一切，而專心編造劇本了。

我們可以說，在英國現代作家中，除高爾斯華綏外，對於戲劇和小說均有發展，而且都獲極大成功的，只有巴蕾一人。但高爾斯華綏不朽的著作，還是他的小說。巴蕾的小說可隨時變色，然而他的佳劇大概能够永傳後世；而且在數量上，他的劇本遠過他的小說。



英戲劇作家巴蕾

據說，巴蕾曾寫二十二篇獨幕劇和十六篇長劇。只因他對於劇本出版，態度非常嚴肅，至今從未刊印全集。所以我們只就他最著名的劇本加以討論。

巴蕾也跟同世紀的作家一樣的不滿意現時代，懷抱自己的理想，不過他的神情沒有護道的十字軍的那股兒猛勁兒，缺乏蕭伯納宣傳道理砍殺醜劣的巨斧罷了。最讓觀衆欽佩的，是他的精妙的幽默，和夢幻的眼睛。一個劇作者能有這樣的工具，他的成就一定很可觀了。

華爾德(*A.C. Ward*)說，幽默是微笑，機智，同情，憤慨，敏感的總合。自世界大戰後，英國作家能够幽默的似乎太少了。米林（*A.A. Milne*）或者可以算一位罷，但他的幽默與巴蕾的相比，還像小巫見大巫哩。

巴蕾那雙夢幻的眼睛，眞有用處，只要他的眼睛一衡量，就能選擇出一些天眞的孩子，純潔的婦女。他將他們放進理想的境界中，使他們在那里幽默的說笑，作些奇異的行動。觀衆們也許認爲那是浪漫的，不合現實，這却完全中了自然派寫實派探求表面眞實的流毒，誤會了巴蕾表達心向和見解的外衣。

巴蕾披上了華美的外衣，便不客氣的攻擊一般男人對於女子的態度，反對戰爭，攻擊現有的階級制度了。

十二磅錢的眼色（*The Twelve-Pound Look*）和半小時（*Half an Hour*）是巴蕾討論婦女問題最重要的作品。前劇敍述一個嚴厲粗俗的男子，他自視頗高，把妻看成裝飾品，或無靈魂的玩物。妻鄙視他，不願覰人眼色過活，於是留下一封信，悄然離去。多少年後，這男子和他的新婦已有兩個男孩，此外僱有四個男僕，一個女僕，而且數日內他就要升爲爵士。慶賀函電紛至沓來；他要回覆這些，便以電話邀請打字的女人。他的前妻以打字員的資格前來，當然使他大吃一驚。在他要趕走前妻時，新婦叩門而進，追問理由，並把自己將要離去的心情講出。在半小時一劇裏面，巴蕾更明白的表示，倘若女子缺乏謀生技能，只得仰承丈夫的鼻息，作家庭的傀儡。年靑貌美的女子李蓮（*Lillian*）嫁了一個富人。富人仗着自己手裏金錢豐厚，時常玩弄她，輕視她；她一生氣，便將丈夫贈給的戒指和其他裝飾品完全卸下，連同寫好的信件，放在丈夫的抽屜裏面，隻身投奔戀愛自己的人去。愛人要和她同往埃及，那里有沙漠有駱駝，騎着駱駝在沙漠上行走，該是多麼浪漫呀！他雇汽車去了。打算一同來，便登船離開英國了。但，一會兒，醫生來報消息，說他在街上被汽車軋死。李蓮無以爲生，急忙跑回丈夫的家裏。幸虧她離家的時間短——不過半小時——，丈夫又忙着招待客人，不曾發覺她的破綻。

自世界大戰起，關於戰爭的作品日漸增多。巴蕾的劇本熟悉的口音（*A Well-Remembered Voice*）敘述一個戰鬼回家跟父母愛人會面的事；劇中將戰爭的慘酷和恐怖寫得淋漓盡緻。巴白拉的結婚（*Barbara's Wedding*）一劇，也是反戰的好作品。畢里（*Billy*）和加爾（*Karl*）本係總角之交，但因彼此所屬國籍不同，一旦戰起，便互相殘殺起來。名門大街（*Quality Street*）一劇大致亦含戰爭作祟的成分。華藍田（*Valentine*）是個天眞愉快的青年，在名門大街中，頗受一般少女傾慕。一天，他邀斐比（*Phoebe*）小姐相會。他曾親過她的頰，她以爲這次會面時，他要向她求婚了。但他親她，原爲友誼表示，所以兩人會晤時，並無求婚表示，他只說不久即赴前線，參加戰爭。九年後，戰事結束，他失掉左手，凱旋歸來。這時，他才知道原先自已所謂友誼者，乃是純眞的戀愛。不過，他見斐比年老色衰，就大失所望。斐比知道他的心意，乃化裝冒名參加舞會；化裝後的她容顏秀麗，不亞當年。華藍田見到她，便憶起故舊情人的美德，因對現在化裝冒名的斐比女士頓起敬愛之意；這時，他居然向她正式求婚，結爲夫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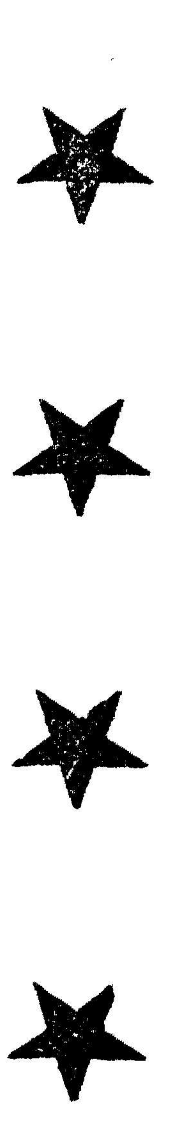
巴蕾受了近代民權思想的激盪，對於貴族階級統治的英國政治制度就表示意見了。如果政制不改，環境仍舊，空倡平等，不惟無用，而且可憐可笑。倘政制變了，達到自然合理的世界，昏庸的權貴，驕奢怠玩的公子小姐不打自倒，聰敏才幹的人自可大顯神通，居於領袖地位。羅安讀伯爵（*Lord Loam*）崇拜平等，每月將僕役請到延賓室，像待貴客般的招待他們一次。他們都有點不好意思的，但誰也不能反對他。他的女兒們諍諫他，他不惟不肯採納，反說她們中如有不好好招待僕役，對僕人失敬的，就罰她背書了。克萊登（*Crichton*）是伯爵邸中的大爺，他不反對主人的行爲，但暗示那樣對待僕役，並不眞合自然法則。他說在倫敦最自然的是貴族擺出貴族的架子，僕役帶出僕役的形像。所以在羅安讀家上下惶惑不安的當兒，惟有他記得自己是大爺和丫頭的兒子，安然自持，不稍動搖。後來，伯爵同闔家的人坐船前往南海。因船忽破，大家流離在荒島上面。荒島上的情狀和倫敦的不同，所以這些人的地位，好像萬花鏡的一轉變，都改換了原有的面目。由事實證明，克萊登確是聰明能幹的人，而且富有創造天才：他能將髮針改造爲縫衣針，使鏡罩借太陽光的映照，發出火焰。歷次證驗，他是天生的領袖。其餘的人狃於舊習，反對他的權威，但力量微細，終歸失效。他們甚至警告他，不跟他一處居住。不過，他掌管着飯鍋，知道他們飢餓時，便走回來。果然，到了晚上，克萊登吸着烟管，攪着鍋，飯熟的香味四散時，他們全默然卑怯的偷着跑到鍋旁。兩年後，克萊登在自然環境之下，變成了他們的王子。伯爵自願降爲僕役；他的女兒們都低聲下氣的侍奉克萊登王。伯爵的外甥在倫敦本來專好講些漂亮話。現在因受冷水浸頭的懲戒，也不得不幹些有用的工作了。克萊登的性格也改變了，他簡直妄自尊大，偶而接近伯爵的女兒，便擺出大王接見乞女般的威嚴。只他發言，大家都戰戰兢兢敬謹服從。但聽呀！砲聲響過，一隻船無意中靠近荒島，將這小小的社會載回文明的國度。克萊登所有的偉大都喪失了！他們的舊關係統統恢復；伯爵還是伯爵，太太小姐仍是太太小姐，伯爵的外甥要講他的俏皮話了，克萊登又降爲伯爵邸中的大爺。

環境對人的影響非常重大，在政治制度，社會機構沒有改變，人們只得素位安命，不可徒事妄想。辛達蕾羅的一吻（*A Kiss for Cinderella*）和親愛的布魯塔斯（*Dear Brutus*）便是很好的說明。前劇本事取材於英法諸國流行的一段神仙故事。在舊故事裏，辛達蕾羅是天眞溫柔的少女，因受繼母虐待，不能接觸高貴男子，深爲鬱悶，後來幸得仙女帮助，穿了一身華麗衣服，參加宮庭跳舞，而與太子成婚。但這故事到巴蕾手裏，就變換原形。他在劇中敘述的辛達蕾羅乃是一個世故練達虛榮心的少女。她刻刻希望幸福來臨，但結果卻嫁了一個警察。在親愛的布魯塔斯裏面，

嘉羅琳（*Caroline*）小姐年輕貌美，滿懷虛榮心，然在仲夏之夜，明月當空，夜鶯低吟之時，竟跟聽差暫成夫婦。

巴雷對於現在社會既不滿，乃憧憬兒童的天眞，和接近自然法則的原始社會。這意思常在兒童劇中表現出來，而尤以潘彼得（*Peter Pan*）一劇爲最瞭然劇述，達陵（*Darling*）夫婦年紀青青的，已有文黛（*Wendy*），約翰（*John*）和麥克爾（*Michael*）三個孩子了。娜娜（*Nana*）是這小孩們的保姆。奇怪的，這保姆原是一條四隻足的狗，他以牙齒轉動浴室的冷熱水管，把小孩們的睡衣放在育兒房的火爐前烘乾，更伺候他們按時吃藥。講到吃藥的事，達陵先生曾被兒童們逼迫着作個榜樣；他勇敢拿起難吃的藥品，但可憐他只裝腔作勢，眼錯不見就把藥倒在娜娜要吃的牛乳裏。孩子們發覺他的虛僞，紛起責難。不久，達陵夫婦同赴宴會去了，小孩們都睡了覺，潘彼得由窗口進來。潘彼得是個騰空飛行的小妖精。他到育兒房覓找他失去的影子，那影子不幸掩在窗格裏。仙女蓓爾（*Tinker Bell*）是他的同伴；她來時，人們看不見她的形體，只有鈴鐺般玎玲玎玲的聲響和映在牆上的閃光。玎玲的聲響驚醒文黛，她高興得要給潘彼得一吻，從此潘彼得便說「吻」是頂針，而頂針即是「吻」了。一會兒，約翰和麥克爾也醒了，潘彼得指教他們凌空飛行。但他們飛往那里去呢？最好還是到潘彼得的居處，烏何有之鄉罷！那里有的是被保姆一大意失掉而家中領不回去的孩子。於是，他們都從育兒房的窗中輕輕飛去，一直達到目的地。他們到了那里，便由空樹幹中墜至地下。跟他們在島中同伴的，有海盜和紅色印第安人。島中的男孩們因爲失掉母親，就請文黛小姐作他們的乾娘。海盜們也未嘗過母愛的滋味，所以他們便妒羨那些男孩，而決定架走文黛，使她作他們的母親。他們既要這樣，論系統，須承認潘彼得爲父親。他們都不贊成潘彼得作父親，剝人皮的紅種人，甚至仙女蓓爾也是反對的。紅種人的女酋長想要獨占他，蓓爾也頗願爲己有，誰有海盜們並不需要他。因此，海盜的首領胡克（*James Hook*）便要弄些毒藥，將潘彼得害死。幸虧蓓爾飲下毒藥，她遇救，潘彼得亦免於難。同時胡克和他的黨羽已劫獲文黛和其他兒童，由地下穿過空樹幹，而逃走了。海盜們在船上將孩子們幽禁起來，就歡歡喜喜的歌舞起來。但聽啊，那是什麼聲音？「滴嗒」，「滴嗒」，「滴嗒」的，該是胡克的死對頭鱷魚來了罷！鱷魚曾咬斷胡克的右手，此後他以駭人的大鈎作了代替。幸虧鱷魚不小心，又吞下一個時辰鐘去，每逢走動，總有「滴嗒」的響聲。現在，胡克一聽那種響聲，便驚惶得藏在船角，指揮別人圍護他。不過，來的並非鱷魚，而是潘彼得模擬的帶着時辰鐘走到了。他趕快給孩子們鬆了綑綁，大家圍攻海盜。海盜們一個個都被擲入水；胡克幾經掙扎，也喪失了性命。這場事過去了，文黛，約翰和麥克爾跟家庭分離太久了，必須回家，與父母共同居住。回到家，他們投在母親懷裏，將永遠享受快樂了。

在一九三六年英國逝世的作家有吉卜齡（*Kipling*），霍斯曼（*A.E Housman*），哲斯特敦（*G.K. Chesterton*）。今年六月中旬，巴雷又死了。他熟悉舞台技巧，尤富美妙想像，創造劇本既不模仿古人，亦不效顰今人。因此，自他死後，恐無別人能够承其衣鉢；但他的喜劇永在舞台表演，那末他的影響在將來一定是很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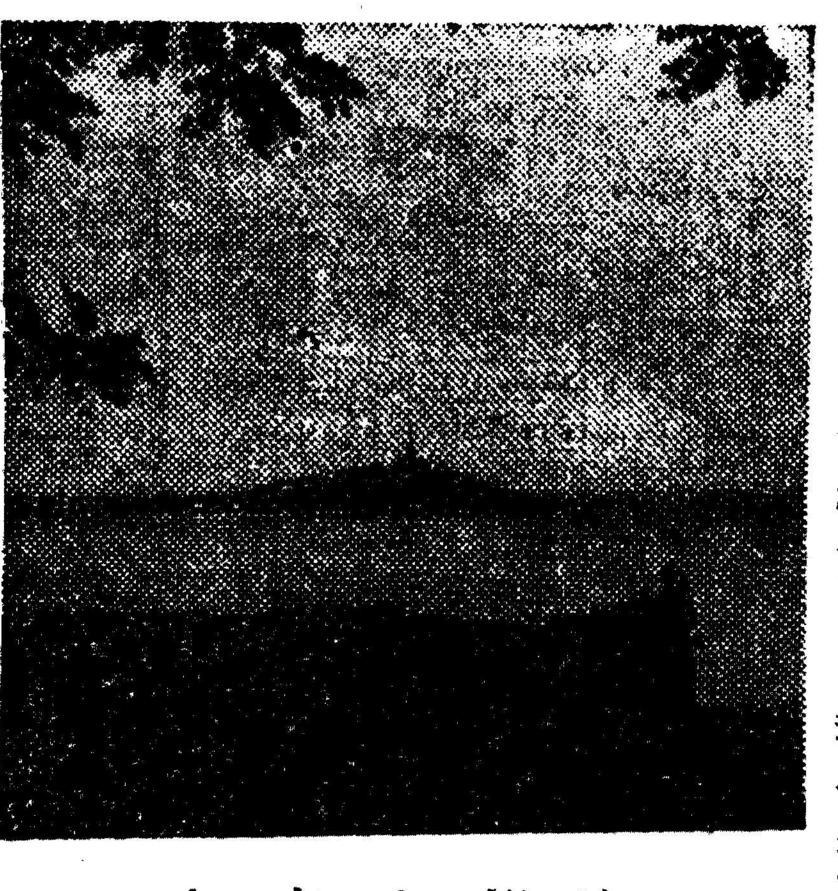


青島初夏

湯一雯

雖然住在青島已兩年之久，但平常因事務紛忙，並沒有閒時間充分玩一下。正巧鳴弟來青，於是遊興大發。

第一天早上預備帶着他逛小青島，可巧「山抹微雲」，薄霧籠罩，景物雖然是另一種境界，但霧中是不便乘舟，鳴弟臉上罩着一層失望神氣，而我也無可奈何。清晨七時吃過點心，我們決定不虛度此日，即使不能過海，也要在海邊蹓躂蹓躂。穿着雨衣，他偏不死心的帶着照相機。我們出了青年會別墅，一直走向海邊，遊人當然很少。對岸雖然看不清楚，但似有若無的情景，好像身懸雲霧之中，耳邊聽着潮擊的聲音，信口談來，慢慢蹓到棧橋，橋邊渡船的舟子問着：「到小青島去吧？」



遙望小青島

「有霧怎麽去？」我們問着。

「這霧一會兒就開！」舟子解答着。

「那么我們一會兒再去。」我順便的答着。

我們蹓到迴瀾閣伏在石欄上看着海水，後浪繼前浪的撞着石基，眞是迴瀾百轉。

我們繞閣一週，又走到棧橋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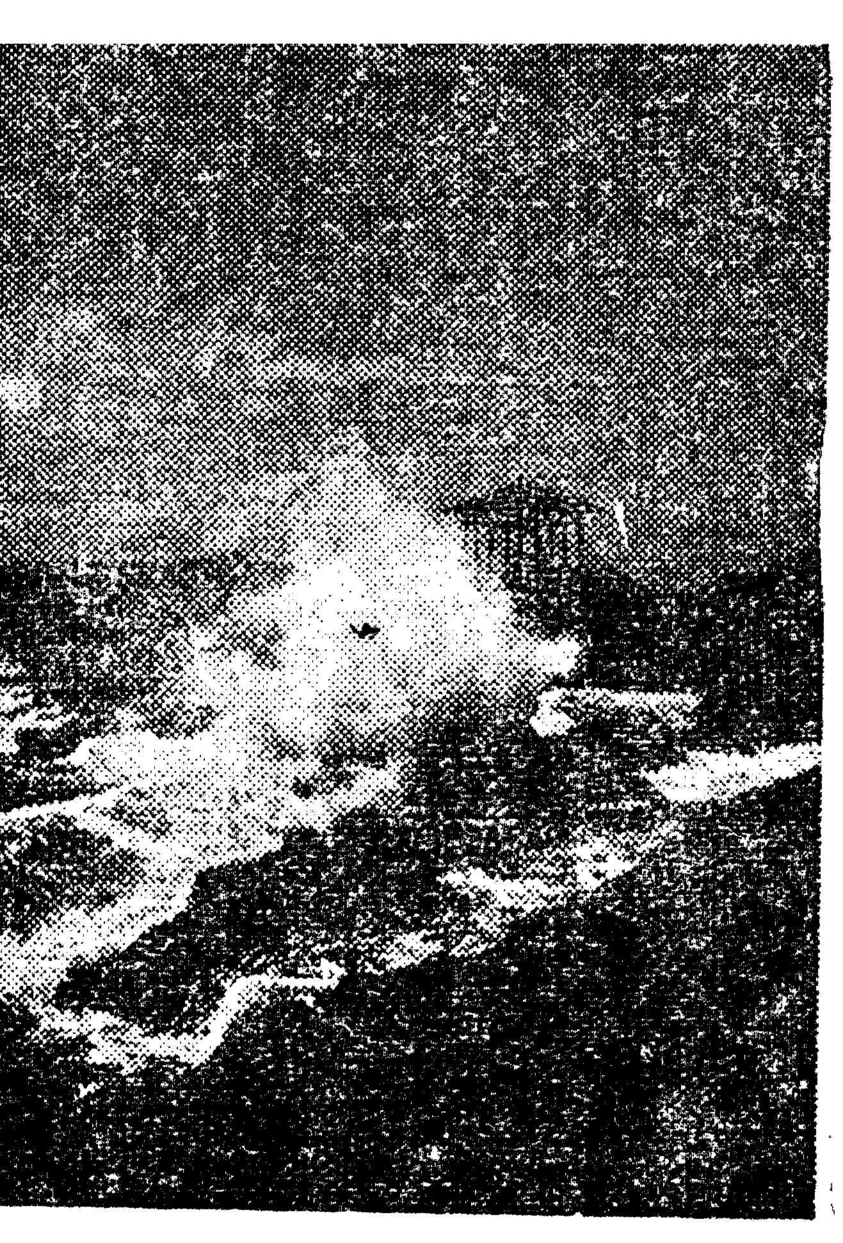
「你看霧眞沒有了吧？上小青島去吧？」舟子又對我們喊着。我們被他們提醒，回首一看，薛家島雖然還有些模糊，小青島的確在望了！經我說明那巍然立於島上的是燈塔，鳴弟更發生濃厚興趣。

「好，去吧！」想着不去鳴弟也不甘心，如是痛快的回答。

上了船，舟子解繩，放諸中流，漂蕩起來。浪花擊在船頭，漸漸作響，船一上一下，回首望望青島，漸漸遠了。我擊着槳，大唱「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鳴弟也和着，把舟子急得滿頭大汗。一會兒，「小青島公園」五字在目前了。登岸後，只見滿目青翠。踏上大路，鳴弟一直跑到燈塔圍牆的門邊，想要進去看看究竟，誰知「閒人莫入」的牌子擋回來了。懊喪的循石級下上而繞到島前，照了幾張相片，留作紀念。當他尋找妙境時，我把雨衣舖在石上躺着，仰望着天，腦中玄想，風吹着我的頭髮，裙子。日光掙扎在薄霧之中，一道道的光芒，好像非把霧晒開不可。此情此景，使我想到「海市蜃樓」。牠的形成，就是因爲日光射入薄霧，化成左堆右塊的水蒸汽及殘霧，浮在海面，猛然間一看，好像一些建築物。讓李笠翁抓着了，就譜成十種曲中之一曲蜃中樓，博了不少淚珠，賺了不少嘆息。我大眼望着海上，看着浮雲殘霧，左看右望也不像什麽樓，閣，亭，台

。倒是風吹行雲，有點意味，忽斷忽續。世界的政治風雲，不也就是忽合忽離，乍疏乍密的鈎心鬥角嗎？望着那些外國軍艦，更想到中國在這風雲中掙扎的不易！鳴弟攝影回來，打斷我的遐想。看看錶已經十一點了，不覺有些饑腸轆轆！食的問題非解決不可。如是仍乘渡回棧橋，到了青年會別墅，叫了飯，狼吞虎嚥吃着。

飯後小寐一小時，又作沿海週覽計劃。雇馬車一輛，雙馬布蓬另是一種風味。先到海濱公園，下了馬車叫他在門口候着。只見那朱漆彩畫牌坊聳立在萬綠叢中，愈顯其新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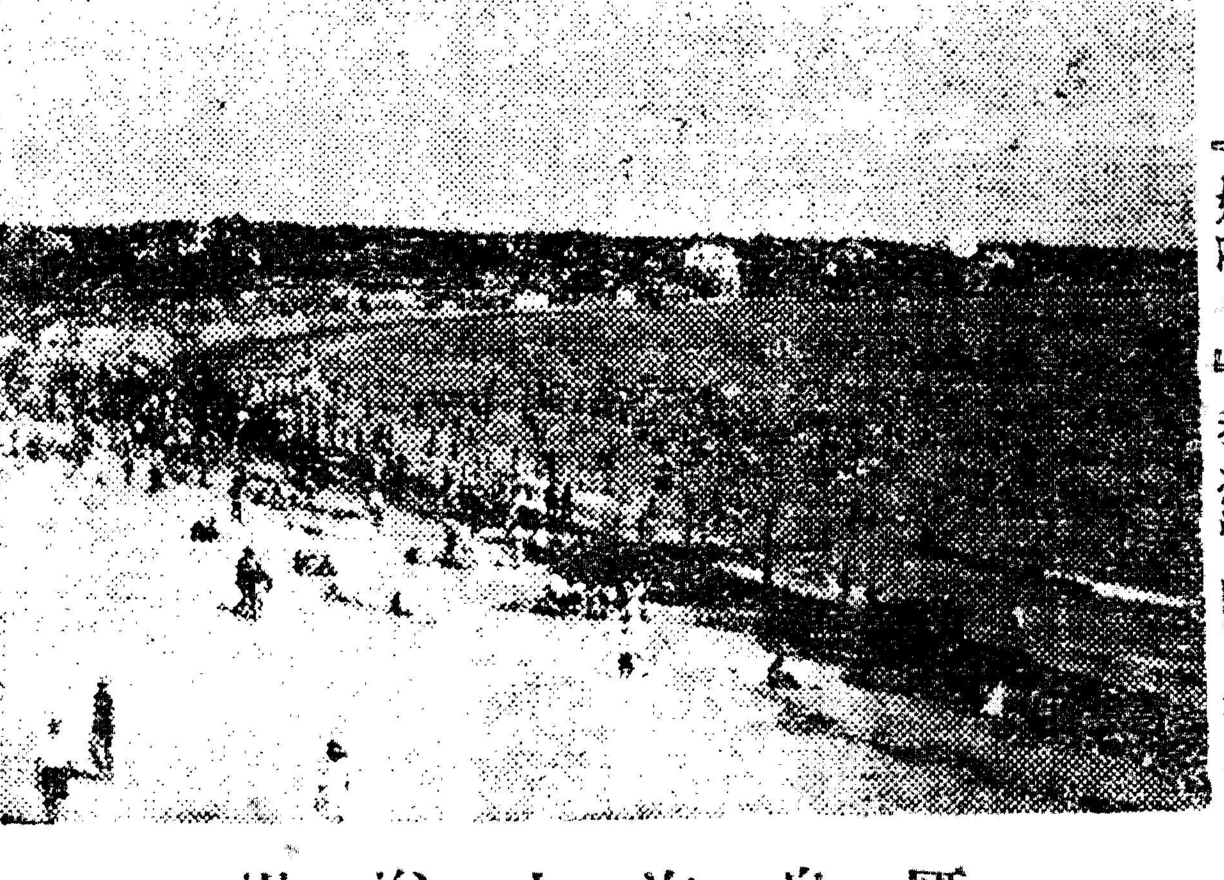


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

入門循石級而下，那負山面海的氣象，誠使人心曠神怡，加之海鷗起伏，羣帆點點，人間居然有此樂境。因為潮漲，所以海邊垂釣者，頗不乏人，攜竹簍一二，釣竿一根。有的兀然不動的坐在石上靜候着；有的赤着足，捲起褲子，站在水中，等着他上鈎。沿海走着，不覺到了水族館。買了門票，進去參觀。規模雖不宏大，但青島附近水產，亦搜羅殆盡。每種用長寬約五尺的玻璃箱子養着。裏面也仿着海底的樣子，綴些亂石，養些海草，水族在裏面游着，忽上忽下，怡然自得，又那裏知道他已脫離浩大勺箏而身入牢籠的供人賞玩呢？想到身入危境而不自知，仍庸庸碌碌混日子的人，比牠們又聰明多少呢？出了水族館，回到馬路上叫車拉過來，又登車東去。到了匯泉海水浴場，雖是初夏，勇於下海的也不少。

「明天要出大太陽，我們也下海吧？」鳴弟躍躍欲試的建議。

「好吧！」我痛快的回答。



匯泉海水浴場

再東去又向砲台灣而來，經過那摩登立體式的「東海飯店」，已到砲台的鐵柵。車入夾道，就想到當日的禁衛森嚴。約莫五分鐘的工夫，豁然開朗，前臨大海。下車後，參拜那規模宏大的砲壘殘蹟。一下車就看見一架大「升降機」，多半為運軍火而設，現在但見鐵銹重重！誰知道當年牠運了多少殺人的利器。上了數步石階，那顯出地面的砲身，羅列整齊。計有二十四生的加隆砲兩門，十五生的加隆砲三門，外面叢林交掩，不由得佩服德人的設計。在先砲口都能四週轉動，但日久經雨露霖淋，已牢生鐵銹，且砲壘中已炸燬。只有最後的一門，經一二三男子的力氣，可以勉強推動。

「進砲裏頭去看看嗎？」嚮導者歡迎似的問着。

「當然要去！」我回答着。

先到了那能轉動的砲壘中，鳴弟與鄉導者兩人挽着鋼機關，用力搖動，居然砲口慢慢環轉。使我回憶當年作戰之慘，描準了敵艦，轟然一聲，損失了多少生命。更驚嘆科學的發明，一人管理着巨砲，嚴守岬口，插翅也難飛過。看完出來，每人拿一支蠟燭，從最後的門而入，下了十幾步石級，



前海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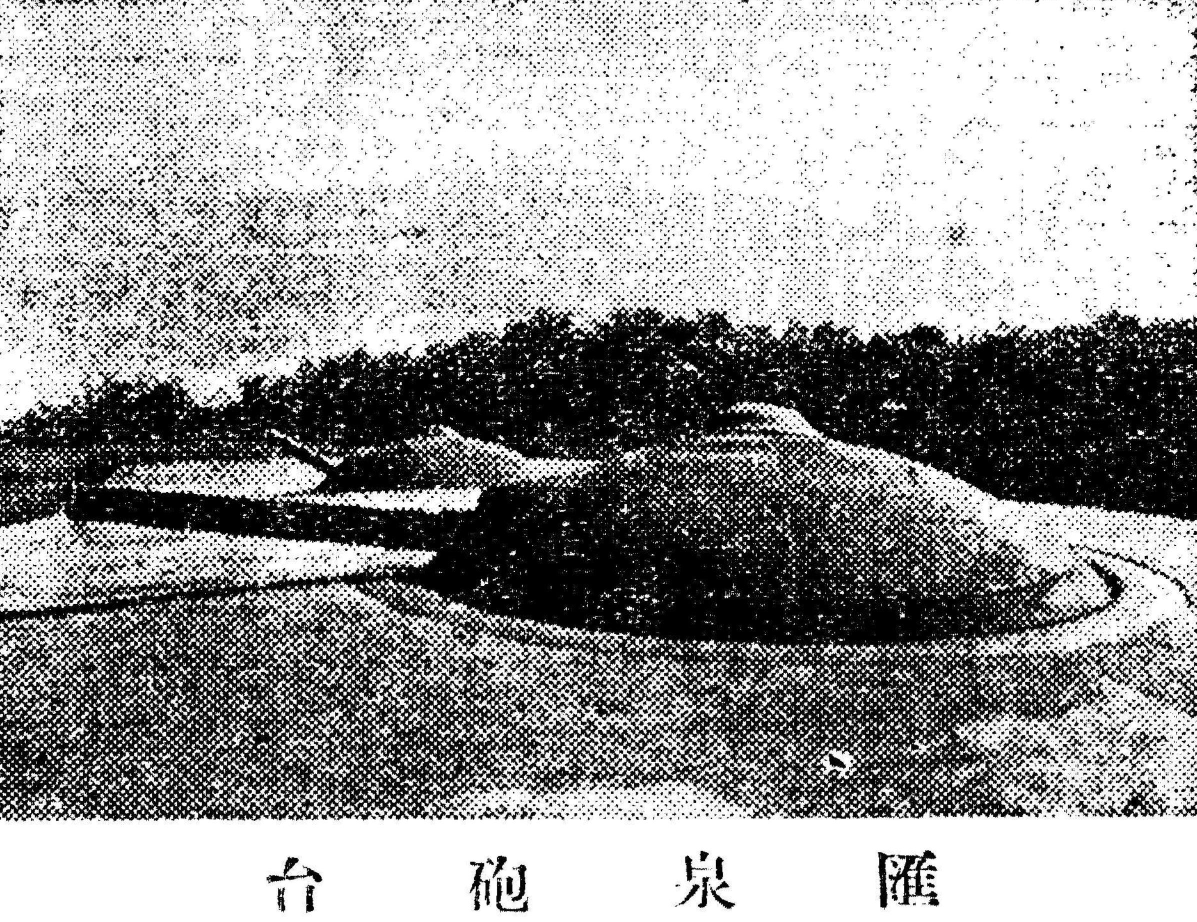
到了寬約三尺的隧道，暗中摸索，伸手不見五指。每到一間房，鄉導者講給我們聽，牠們當年的用處：這是會議室，這是貯藏室，這是臥室，這是病室，每室都是外通隧道，隧道的右邊有一尺左右寬的輕便鐵道，爲運送子彈用的。牆壁還留些殘斷的電線。想着當年日德戰爭時，是何等的緊張，電燈一定照得通亮，運彈轟轟作響，司令官發號施令，那裏想到數年後就成了遊人憑吊的殘蹟呢？這就是歷史的演進嗎？我有些茫然了！

「你看這牆上的紅血手印子，就是那時候打仗，受傷的德國兵印的。」鄉導者說。

我不禁好奇的走近牆邊，用燭照着仔細看看，那顏色鮮紅。心中不禁好笑，難道二十多年，血還是鮮紅嗎？手印還轉樣清晰嗎？看來倒有點像紅油漆印的。再走到前面，向左那灣，到了廚房，大鍋大爐。

「這裏面還有燉牛肉呢？」鄉導者指着大鍋中說。

我拿着蠟燭向裏照，什麽也沒有，但見鍋中及邊緣上倒了無數滴的燭油。再走到前面，漸漸有些光亮，一會兒就出了隧道。那大發電廠，只剩幾個水汀泥座。雖然是殘蹟，也可想見建築之堅固偉大。據說德人退出前完全炸毀，日人接



匯泉砲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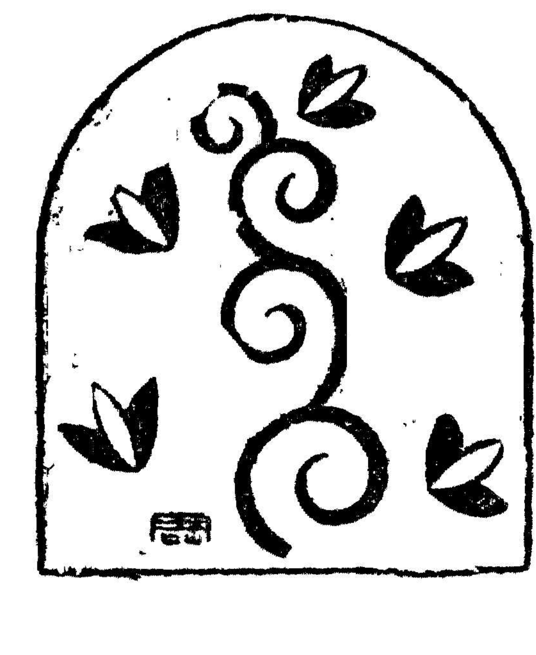
收後，查看一遍也無法恢復。出來後給了鄉導者兩角錢，上到砲壘面上，照了幾幀照片。站在上面望着入口的船隻，想到當年建築的艱難，更可見到帝國主義者經營的野心。據說當時德人築砲壘時，在附近招募華工，用布紮上眼睛，上船後在膠洲灣內繞幾個灣兒，依然運到砲台岬。工人打開眼後，以爲到了外國，到了晚上又照樣運送回去。如果傳說的不虛，也可見苦心經營之一般。雖然很她利用華工建築侵華的利器，但想起天津沽河的數百浮尸，究竟比某國人有點良心。

出了砲台，又沿海東去，入了太平角公園，風景更佳。一面依叢林；一面臨深海，岩石交錯，更顯其雄壯。正是「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看看海岸岩石上許多遊人在爬着，笑着；有的在照相。出了公園，又往湛山寺出

發。湛山寺是青島最大寺廟，有佛根的大人物到青島多卜居於此。最近朱委員長慶瀾就是此寺的貴客。快到了的時候，就聽見風吹銅鈴叮鐺之聲。走近了原來是寺左面的九級浮屠，每級每角都掛着銅鈴。我不禁拍手大笑：「聽銅鈴，擊木魚，誦佛經，空卽是色，色卽是空，好逍遙，好自在，眞是清靜快樂！」

「都這樣快樂，再有七個東北四省也亡了！」鳴弟認眞的回答。

我們一路笑着到了湛山寺的山門，石級而上，雖沒有韜光靈隱的神秘；香山碧雲的宏大，但也略具規模。前面正在大興土木，造大雄寶殿（？），橫樑直棟羅列滿地。依殿基估計，殿頗不小。再往後走，到了現在的正殿。那正是和尚上殿誦經的時候，聽了半天一個字也不懂，只覺得老是念着「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出殿繞了一週，旁殿，住屋亦頗不少！想到這些不事生產的出世人，太快樂了！但是對國家，對社會有什麽益處呢？花十幾萬造寺院拿牠來設學校，開工廠，倒可教育許多子弟；養活多少工人！使我回憶到北平的雍和宮喇嘛，終日無所事事。蒙古族自成吉思汗後總被征服，不能不歸咎於不事生產出世的喇嘛太多！出了山寺，看看錶已經是五點鐘。驅車到中山路花園飯店，吃俄國大菜，並且打電話叫珍，文，萬同來。飯後七時，回別墅拿絨毯，留聲機，五人又蹓到海邊。把毯子舖到沙灘上躺着，看那黃昏殘霞，天漸漸由昏而暗，但是那大半圓的月亮已接踵而至。唱着賓卡斯貝的再見夏威夷（*Bing Crosby: Aloha Oe*）月光水影，互相輝映，加之小青島上的燈塔；紅燈一明一暗，更有一番風味。除了缺少棕樹外，這裏也可以稱爲「東方的夏威夷」了！



書法之欣賞

鄧以蟄

文字原爲語言之符號，初不過代結繩以便於用也。其進化而成爲書法，成爲美術，世界美術恐無其例。若埃及石刻往往雜其象形文字於圖像之間，然考其當時之圖像與典籍無異，所刻故實，莫非『死典』（*Tools of Death*）。初不謂其異乎經典而爲美術品也。圖像且如此，其中文字可知也。又若阿拉伯文字嘗用之於裝飾，然必改變其字爲一種圖案花紋而後用之。且裝飾云者，裝飾器物，不能離器物而爲自由之表現如中國書法然也。吾國書法不獨爲美術之一種，而且爲純美術，爲藝術之最高境。何者，美術不外兩種：一爲工藝美術，所爲裝飾是也，一爲純粹美術。純粹美術者完全出諸性靈之自由表現之美術也，若書畫屬之矣。畫之意境猶得助於自然景物，若書法正楊雄之所謂書乃心畫，蓋毫無憑籍而純爲性靈之獨創。故古人視書法高於畫，不爲無因。自來書家多能畫，遠如晉之羲獻，近如清之劉石庵，包慎伯，何子貞輩。非其必書法勝於其畫，乃吾國士人以能書爲其存在之基本條件，而在書畫同源之理中，畫特書之餘耳。吾國書法既如此高貴，姑就其範圍，擬：書體，書法，書意，即書之表現，書風即歷代書家，四項目而逐一討論之。

一，書體

吾國書體，種類繁多。梁庾元威竟舉齊書百體，唐韋續合各種書共列爲五十六種。若取書家個人之變化，詳分縷析，各加以不同之名稱，則將有無定數之體矣，書體之多，約有三因。其一：書體本諸文字以生，文字所以達用也，用如擴張，則文字亦必日見增加，故許叔重序說文曰：『……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孳乳而侵多也。』字既增多則書之之法亦必隨之變化。然文字乃記載之言語也，言語乃社會之事，發一言必求人人能懂，書一字必期人人能識，故許氏又曰，『書者如也，如者如其事也。』故書必得人人相如。人人相如，則書體定矣。所謂正書，蓋即國家所定之統一之書體也。其第二因：即書字之人，人人有其特異之書風。加之，漢魏以降，書法成爲士人之藝術，其風日甚一日，居尊位者又多敬愛法書，則個人書家之書法有助於書體之改變者可想見也。其三：往古交通不便，政治區域推廣固易，而文化統一不得咄嗟立辦，因之，國家正書之外，往往地方性之書體不一而足，如戰國時六國之書也。有此三因，吾國書體之多，不足怪矣。然各時代有各時代之正書，此不變者也，如商周鼎彝上所鑄之文字。同時，復有其地方性或民間性之書體，如殷之甲骨文字，周末秦楚齊之石刻，權量，貨布之文字，皆與商周鼎彝之文字異體而并存也。今舉各時代之正書及體之著者凡十一種，曰古文。曰籀文。皆如說文之所見。曰大篆，即鐘鼎之銘詞款識之體。曰小篆，即世稱秦相李斯所書之泰山，嶧山，瑯琊臺諸刻石之體。曰古隸，如西漢之五鳳二年刻石，東漢之祀三公山，燉煌裴將軍諸碑。曰八分，如漢之景君，禮器，華山，乙瑛，夏承等碑，魏之受禪，勸進表等。若對古隸而言，亦即所謂今隸也，曰隸，北

魏北齊北周以及隋唐之碑，其體今誤稱為楷；楷實不成書體，東魏之大覺寺碑實今之楷書也，而本碑題為隸，又隋之大業元年舍利函銘亦楷書也。而曰趙超越隸書，可證也；蓋楷為形容詞，言書之正，可為楷式，是篆隸行草皆得為楷也。曰飛白，八分之輕者（王僧虔說），言其輕微不滿也；亦即所謂散隸。曰章草，乃草之有波磔者，字字區別而不牽連。曰行。曰草。

古人每以書體為個人所創。如唐張懷瓘十體書斷：

古文者，黃帝史倉頡所造也。………科斗者，即古文之別名也。倉頡即古文之祖也。

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史籀即大篆之祖也。

籀文者，周太史史籀所作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蓋諷宣王畋獵之所作。………史籀即籀文之祖也。

小篆者，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亦曰秦篆，畫如鐵石，字若飛動，作楷隸之祖，為不易之法………李斯即小篆之祖也。

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又蕭子良云，王次仲飾隸為八分。（足見八分之前已有隸，蓋即古隸矣。飾者整飾之意也。）………蓋其歲深，漸若八字分散。………時人用寫篇章，或寫法令，亦為之章程書，王次仲即八分之祖也。

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佐書是也。秦造隸書以赴急速，為官司刑獄用之，餘尙用小篆焉。漢亦因循。………案八分則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爾後鍾元常，王逸少各造其極焉。（案世所傳王羲之書實無隸書，足見隸書即今之楷書也。）程邈即隸書之祖也。

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案章草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為今草，上下牽連，呼史游草為章，因張伯英草而謂也。魏晉之時概呼為草，………章草即隸書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史游即章草之祖也。

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昇所作也。即正書之小譌，務從簡易，相間流行之，故謂行書。………昔鍾元常善行押書是也。爾後王羲之獻之並造其極焉。劉德昇即行書之祖也。

飛白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徑丈，字宜輕微不滿，名為飛白。飛白八分之輕者。………蕭子雲乃以篆文為之。（足見各體皆可飛白。）蔡伯喈即飛白之祖也。

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之所造也。………草書之先，因於起草。（案即打草藁。）自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實父子繼能，伯英學崔杜之法，因而變之，以成今草。轉精其妙，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其隔行。唯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世稱一筆書，起自張伯英………張伯英即草書之祖也。

字者孳乳而浸多也。其實，書體亦正孳乳而浸多，其變也，非個人之創造，乃由進化而來也，個人書格積久且多，雖有助於書體之成立，然非必一人之書格出，即截然成為新體，如懷瓘所述者然也。其進化之跡可得而言者，大概每一時代至少有兩種書體，即正書與隸書對立，如在商朝，一方面有銅器上『文字畫』之書體，他方面有甲骨上文字之書體。周代亦然；鐘鼎銘詞款識之外，有列國之書體，如後之貨布上之書體是也。秦始皇統一文字，定小篆為正書，然小篆之外，未嘗無他體，如云：隸書者秦程邈所作，又曰，秦造隸書，以赴急速，是小篆之外，尙有一隸體也。秦量秦權上之刻字，如其謂為與泰山，瑯琊臺諸刻石為一體，無甯謂為與西漢古隸如五鳳二年刻石意相通也。至東漢，八分之外，無論飛白，章草，草書，行書諸體悉備，由此可見，一時代通行之書體不止一種也。所可必者，國家所定之官體為則

正書，如殷之文字畫，周之鐘鼎銘詞文字，秦之小篆，漢前之古隸，後漢之八分，隋唐之楷書，皆正書也；地方性或民間通行之簡率之體則爲隸書，如殷之龜甲文字，周末之列國文字，秦之隸，後漢之行草，皆隸書也。隸書又曰佐書，「秦造隸書，以赴急速，爲官司刑獄用之」，蓋隸書者所以輔佐篆書也。如是，其進化之跡，蓋爲：凡爲前代之隸書必爲下一代正書所自出，如殷之甲骨文，當時之隸書也，而爲周之金文之大篆所自出；石鼓自鄭樵而後定爲秦物，已無猶疑，於是，乃列國之文字矣，而爲秦之小篆所自出；秦之隸又爲漢之古隸與八分所自出；近年在新疆，甘肅所發現之漢晉時代簡扎，其中屬於漢簡者，往往字體極近隋唐之隸，即今之所謂楷書者，是以知六朝隋唐之隸又出於漢時通行於民間之書體，此其進化之蹟，昭然若揭，何必曰某書者某某所作也。

自書體之形式而言之，篆隸行草各爲一體，不得相混；自書體之進化而言之，則八分出於篆，隸出於八分，行草出於隸，自有其一脈相通之點，孳乳而浸多也。古人解釋八分之義，有引蔡文姬之言，謂割程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之篆字二分取八分，於是爲八分書。以十分法解釋八分字義，固無不可；若用以解釋八分書體，疑者甚多，蓋如此，則篆多隸少之八分，不亦猶爲篆乎？吾亦疑之。唯有不可疑者，即用以解釋書體一般之進化，善莫加焉！蓋由篆之八分，由八分之隸，由隸之行草，其間必經過十分之八之方式，如言八分體，在其變之初，尤近於篆，時爲篆八隸二；若變之甚，則可爲隸八篆二；總有不出乎八分之點在。若變到一體之正，則獨立爲一體矣。准是以談，誠有篆之八分書，而隸亦可爲八分之八分，行草亦無不可爲隸之八分。甚矣，八分之說，誠書體變化之關鍵也！

今以八分之說，看各種書體之關係，是活看法也。同時，亦是看書法爲一活物也。何以言之？各種書體既是一脈相通，孳乳浸多，則其孳乳無或能斷也。若斷之以十體，數十體，數百體，而曰是爲行也，彼爲草也，此爲篆也，彼爲隸也，是使此體不能通於彼體矣。不能相通，則繼之之一體本爲前一體之血肉，而前體反於後一體爲骷髏，可乎？東坡論吳道子之畫曰，出新意於法度之中。法度爲前體之所具，新意爲後一體之所孳乳而浸出者也。如古人有以右軍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是王獻之之神出於其父之能也；今既得獻之之神，羲之之能遂爲不能乎？或能化爲烏有乎？是不然矣。准是以談，欲辨某一體書法之意，除先辨其意之所自出，末由也。然則，西漢之古隸含有八分篆意，豈誣也哉？故曰八分之看法是活看法也。於是則各種書體前後相包含，將無一體爲死體矣。此非活而何？

既取活看法，則斷某一體爲古文，某一體爲籀，大小篆之分，隸楷之有無，草與藁之辨，直是多事矣。活者乃物之一貫之生氣也，固得如是。若篆隸行草諸體在形質上仍有區別，不容相混。其區別又何如耶？大凡觀物，必觀其始；書之始，始於用。用者所以使物之存在不免於憑籍之謂也。書既始於用，則其始也必有所憑籍。其憑籍爲何？是則若甲骨文字之憑籍甲骨，鐘鼎欵識之憑籍鐘鼎，秦漢篆隸之憑籍碑石之類；刻之文字用刀，書之文字用筆，刀與筆皆書法之所憑籍也。是等憑籍，實於書體之區分大有關係。憑籍愈深則書體之形別愈嚴，愈微則愈泯化也。茲略舉例言之。如談篆書之形，有所謂懸針，玉筋。甲骨文或籀文收筆郤尖如懸針；金文之大篆，秦刺石之小篆，筆致圓婉如玉筋。甲骨文，籀文刻以書之，故其形不得不如懸針；金文鑄書，不得不圓如玉筋，小篆師其意，故雖刻於石而猶然。懸針玉筋，初因其所憑籍之物質，工具有以致之耳。又如漢分乃有波磔。波者言橫筆有波動起伏之意；磔者言筆之收勢，如橫筆之作捺勢，直筆之作垂勢。總之，波磔指分書之姿態不似篆勢之均勻平板之處。若究波磔之所由來，則毛筆使之然矣。毛筆是否秦蒙恬個人所造不必論，要之秦漢之間已普遍使用則無疑。至於篆隸之字體，間架，行次之整齊端莊，則又爲所謂

金石豐碑，高文大册所必至之理。藴書之所典飾者為銘功頌德，人之所用於書者，正求其整齊美觀，如秦石漢碑莫不然者，此篆隸之所以為形式美之書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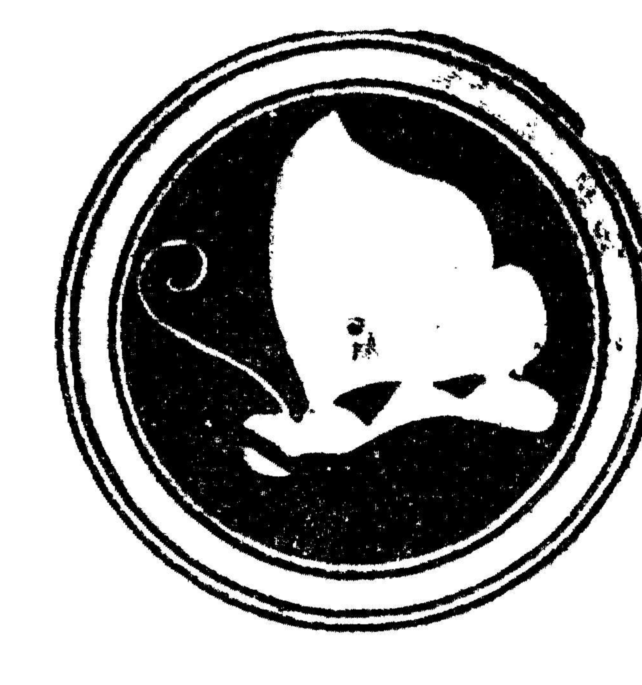
逮魏晉之際，禁止立碑。一方面，特具形式美之篆分書體漸少需要。他方面，絹紙筆墨，製造日見精工，如兔毫鼠鬚之於筆，喻麋廬山松烟之於墨，絹素之外，如晉武帝賜張華之側理紙，蜜香紙，衛夫人之魚卵箋，蘭亭序所書之蠶繭紙，皆名高一世，至此，書所憑藉之工具，無復如笨重之金石類，而為輕淡空靈之紙墨絹素，其拘束之微，得使書家運用自如。加之，一方面漢魏之交書家輩出，書法已完全進於美術之域，筆法間架，講究入神，如衛夫人之筆陣。他方面，魏晉士人浸潤於老莊思想，入虛出玄，超脫一切形質實在，於是『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之行草書體，照耀一世。歐陽集古錄跋法帖云：

> 所謂法帖者，率皆弔哀候病，敍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使人驟見驚絕；守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至於高文大册，何嘗用此。

高文大册，若書之必為篆分隸體。法帖則只為行草。行草實為意境美之書體也。

意境出自性靈，美為性靈之表現，若除却介在之憑藉，則意境美為表現之最直接者。黃山谷論書最重一韻字；又言：『士生於世，可以百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在字裏韻，在人唯去俗。俗與韻相反。今欲其書之韻，必先其人不俗而後可。劉融齋書概有言：『欲作草書，必先釋智遺形，以至於超鴻濛，混希夷，然後下筆。』擺脫一切拘束，保得天真，然後下筆；使其人俗也則其書必俗，使其人去俗已盡則其書必韻。書者如也，至此乃可謂真如。草書者，人與其表現，書家與其書法，於此何其合一之至歟！美非自我之外之成物，而為自我表現；求表現出乎純我，我之表現得我之真如，天下尚有過於行草書者乎？故行草書體又為書體進化之止境。行草書無體不包，而篆隸不能涵蓋行草。故融齋又曰：『草書之筆畫要無一可以移入他書，而他書之筆意，草書卻要無所不悟。』於是，草書又為行書之極至矣。向有書家無篆隸之聖而有草聖之說；為人可以去俗務盡而幾於聖，為書可以通篆隸而進於草。草之進，無窮矣哉！

（轉日錄教育部第二次美展會專刊）



戈登之書（六）

蕭一山

（十）

頓奉
瑤函，備承
藻飾，並蒙
惠賜十二磅開花砲兩尊，開花子八十個，暨教習兵頭一名，
頭目勇丁一名，拜領之餘，曷勝感謝！即維
鎮軍仁兄大人猷宣虎幄，
福懋霓旌，引睇臨凡，傾心竟夕。承
示砲位須派人護守，及兵頭頭目勇丁每月只須給洋六十元，
足徵念切時艱，
維持大局，眞令人傾佩無已時也！容俟少暇，再當趨謝，先
此致意，並請
升安，統希
雅照不宣。

愚弟程學啓頓首。

（十一）

握別
光儀，時深馳溯，辰維
總戎大人師干懋績，
節鉞宣猷，引領下風，傾心竟日。弟將吳江防務布置停妥，
並于南門外通平望之水陸要衝曰萬頃橋扼紮二營，橋上築砲
台，該平望之賊諒必無虞。夾浦扼紮二營，水師一營護之。
該蘇省之賊，亦無大碍，至廿日始行收隊。路過夾浦，因接
白齊文投賊之信，特假
貴輪舟往滬謁見　撫憲，商決機宜。廿二日巳刻即回唯亭，
知關錦系，敢以奉
聞。惟
麾下前聽浮言，謂所交降衆一千五百人，半為弟殺。竊弟於
奉到時點數祇壹千四百八，開新中營及後營挑去壹百，用作
長夫。弟挑精壯四百充勇，其餘九百人交該處紳士浙江候補
同知祝維幻遣散，亦無誅僇情事，弟雖不才，未必愚蠢若
是。
麾下仁厚為懷，既已網開一面，弟豈不遵

命，況陽奉陰違，一介士苟不肯然，弟辱在行間，何以取信於有衆耶？想
麾下明白大體，又
垂愛素殷，必有以相諒也。弟明日當親詣
尊處，面談一切，至海生輪舟荷蒙
飭赴敝營不勝感戴。弟元寶輪舟現亦整好，可否煩爲
函知，令其迅速到防，以資捍衛，抑或由弟飛信前往，均俟
裁奪。幷請
回玉！肅此虔叩
捷禧，惟
照不備。
諒堂鎮軍統此，恕未另。

愚弟程學啓頓首。六月二十二日。

（十二）

飛啓者：弟於本日八點鐘會同
貴副帶格克木並海生輪船前往進攻，當將沿途賊營三十餘座一律掃平，生擒捍賊八百餘名，傷斃者約有萬餘名，淹沒者更不計其數，生拴賊首多名，奪獲砲船四十隻，民船千餘隻，燒燬船隻三百餘號，直追至平望。平望之賊，亦即瓦解。惜無兵駐守，未免可惜！弟於明日當親履
麾下，再將獲勝情形，會銜稟報，先此飛佈，即請
凱安，諸希
心照。

愚弟程學啓頓首。十五日申刻。

一山按：不列顛博物院藏 Oriental 2338. 4. B.本第二第三第三十九諸號所貼存之程學啓致戈登書凡二十二通，共四十九頁，以普通報告戰狀者大略與官書奏疏同，故不全錄耳。

（未完）



粵客談咸豐七年國恥（三）

篠園

之對象。於是由英政府以首相名義，致書穆彰阿耆英辯論種種，耆未並云擬簡派大員逕赴北京面議，該書則備有兩分，時正穆相當國，耆英備位大學士也。自英倫寄至香港，已在道光三十年之春。文翰更自備致耆英公文一角，駕駛兵艦開赴上海，晤蘇松太道，先要求江督陸建瀛為之代遞。陸已允之。繼又駛赴天津，以無帶水，不能入港。即介舌人麥華陀，（英人）乘坐三板駛入。彼時五口通商，天津不在內。按約大沽海口不許外人任便出入也。守兵嚴拒之，而麥不受，幾致決裂，終准其入口。由天津鎮道（按是時天津鎮為雙銳天津道為錢炘和）派員晤之。詢其來意，仍係投文。答稱前此在上海所投之文，業經陸督代遞，穆耆亦有文致陸督，聲言各有職司，朝中大員，無與外國使臣通信之例，未便作覆，仍囑其回粵與徐督交涉。英人以闖進天津，初非約許，幾

其時有一事足稱道者，為能嚴辦漢奸。先有知府麥慶培，勾串外人，暗通消息，為廣縉奏革，發配新疆。繼又有民人麥象經，與外人通信，為之畫策，希圖進用，又為名探執而置諸大辟。此外千總應惠湧，亦因交結外人，立遭嚴譴。用懾漢奸地痞之屬，均有憚而不敢為。不若晚近之魑魅橫行，無以繩執紀綱以相裁制。是則江河日下，不勝憂憤者也。

然英人雖一時屈伏，終不甘心。而對於廣縉之漸露驕盈，尤為不滿。先是文翰於罷議入城之後，仍求來省赴署晉謁廣縉。廣縉以既不許其入城，即未便容之到署，因訂在城外十三行伍家仁信棧接見。屆時文翰不來，命領事來，廣縉又不見之，祇遣委員接待，領事悻悻而去。文翰以前任約言，及於己身，被人撕毀，有辱使命，叢謗在躬，備極憤懣。因而向其政府盡量挑撥，謂廣縉無禮，危害邦交，不當認為交涉

經辯論，亦即折回，於是年五月揚帆南返。而清廷談虎色變，已羽書絡繹，通令沿江海督撫嚴密籌防矣。

越二年。廣縉調督兩湖。名琛即陞署總督，尋且實授。其時名琛年纔三十二三，（案有清一代青年督撫，以田與恕二十四歲任貴州巡撫爲最少，但田以提督兼署，出身武人，若文吏，則名琛與辛亥革命時之粵督張鳴岐，均以三十內外任督撫者也，）志銳氣盛。既以偕廣縉拒英人入城事，邀清廷殊眷，益自負，好大言，動謂外人畏縮不足慮，其馭外驕倨之態，數倍於廣縉。先是廣縉雖不許外國使領到城內督署晤見，而本人時常紆尊至城外見之，即遠蒞虎門亦不辭，而名琛直不見。（有說名琛非不願見，但來見者必要求在督署，而名琛不許，僅聲言允在城外，亦不謀設法疏通，故彼等終亦不來，）以文書來，則於牘尾批數字答之，或竟不答。憾之者不獨英人，如法如美，同深忿恚。時太平軍正得勢，清室岌岌可危。英人既不得志於名琛，則移其目光，以注視北京政府。會法美兩約有十二年後修約之條，英約本無之，而英人即執最惠國條款之義，糾合法美，於咸豐四年（案美約定於道光二十四年七月，法約定於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均未到十二年之期，惟英約確已滿十二年矣，）連檣北上。蓋與法美偕，則利益均霑之說，有詞可藉，而聲勢益形浩大。其後抵天津者，雖僅英美兩使。法使因中途破舟遲延未到，僅遣一委員來，聲明與英美一致行動。清廷派崇綸接見，虛與委蛇，英美兩使提出修約各條，仍令回南與名琛接洽。時粵省三點會首東莞人何六等，在粵倡亂。省垣戒嚴。名琛以軍務倥傯，無暇兼顧，各國公使來文，覆從緩議。方亂之殷也，賊分水陸三路先陷佛山鎮，進逼省垣，勢張甚。屬吏有請借外兵助剿者，名琛怒斥之。沈棣華時爲肇羅道，以平賊自任。激勵各鄉民團，努力捍禦。棣華不習水，則以巨綆繫身桅上，指揮督戰，其勇敢至今爲人稱道。年餘事平。棣華錄在事官紳出力者，請獎敘。名琛病恩非己出也，卻之。棣華憤甚，疽發背而卒。軍民由是解體。名琛自以此次平賊並未假借外力，益驕肆，視外人不足當其一盼，而窮治賊黨，株連甚衆。賊之黠者，逃之香港，慫恿英人攻廣州。禍機遂隱伏於此矣。（未完）

勘誤　第二十六期本文陰面上欄第十七行「不堪折閱」句，「折」字誤作拆，特此更正。

漢隋間之地理總志

以中

中國地志，除官府圖籍及山海經禹貢等傳疑之作外，西漢以前，鮮有述作。及魏晉之世，地記之作大盛。南齊時陸澄所見，即有一百六十家之多。惟自是以後，地志始由博而約，由私著而趨於彙輯。及隋世編區宇圖志，乃集地志之大成。以是漢隋之間，其地志之發達與歸結，在吾國地志史上可劃一明顯之時代。茲先述此時代之總地志以見其沿革之涯略。至於其他各地之方志，雜記，則爲數尤多，當於另篇述之。

秦漢圖籍與所謂「二漢方志」，（見後漢書西域傳）疑爲各地方之冊籍，史記，未成一統之地志。惟朱贛之風俗記，其內容雖簡，而統述全國，且爲漢書地理志所依據。

漢書地理志：「漢承百王之末，國土改變，民人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域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州條其風俗，猶未究宣，故輯而論之，終其本末著於篇。」按此節以下，班志本文，大抵即據朱記。（參下引姚振宗隋志考證）

隋書經籍志地理類叙：「武帝時，計書既上，太史郡國地志，固亦在焉。而史遷所記，但述河渠而已。其後劉向略言地域，丞相張禹使屬條記風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

及後漢應劭續有地理風俗記之作，（水經注，後漢書郡國志注，及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俱引之。）又另著十三州記。（水經注後漢書郡國志注亦引之）

姚振宗隋志考證：「應劭十三州記　應劭地理風俗記　按應仲遠此兩書雖不傳，其體制略可想見。十三州記如班書地理志。風俗記如班氏志郡國以後繫以分野風俗。兩書當合爲一編。其續漢書所謂十一種百三十六編之一歟」。

姚氏之說甚是。班氏所據朱贛風俗記，蓋不過篇末所述分野風俗之類，而其前文所志各郡國地理之詳，當另有官府圖籍爲據。隋書經籍志所謂「班固因之作地理志」一語，其意若地理志全以朱記爲據者。實則其來源各別，初不相混。故應氏除承朱贛作地理風俗記而外，別撰十三州志，以記全國州郡地理也。至十三州志之體制，大抵與漢書以後各史之地理志，及晉太康地記，王隱地道記等相彷彿。惟漢志則並分野風俗而合記之耳。

應氏十三州記後尙有黃恭（苗恭）之十四州記與黃義仲之十二州記，二書疑爲一書。

丁國鈞（子辰補）補晉書藝文志：「十四州記。苗恭。謹按見藝文類聚。家大人曰：恭不知何時人。玉海于晉地道記下附此，蓋以爲晉人也。今据以著錄。」按黃恭十四州記黃義仲十三州記等，亦見玉海（卷十五）「漢方志」及「闞駰十三州志」條下。丁氏之假定爲晉時，其証據不可棄。

文廷式補晉書藝志：「黃恭交廣記。恭見廣州人物傳。 按藝文類聚地部引苗恭交廣記。苗，黃形近而訛。太平御覽州郡部引作黃恭，不誤。又二百六十五職官部引黃仲義交廣二州記。義仲，蓋恭字也。」又「黃義仲十三州記 水經注河水注兩引之。藝文類聚卷六引苗恭十四州記，即此書也。與水經所引詞亦略同。御覽一百五十七引黃恭十四州記三條。」按文氏以文詞略同而證爲一書，未足爲强堅之證據。因此類書籍，後書每可因前書修改而成，故文字相同，編者不必相同也。

章宗源隋書經籍考證：「十三州記，卷亡，黃義仲撰。 不著錄。 水經注河水注……。此引黃義仲十三州記。愚按藝文類聚地部苗恭交廣記建安二年交趾太守士燮表言：伏見十二州皆稱曰州，而交獨爲交趾刺史，何天恩不平乎？若普天之下，可爲十二州者，獨不可爲十三州。詔報聽許，拜南陽張津交州牧錫乃矣，與中州方伯同，自津始也。」

二記雖不能確定其是一是二，其時期則大抵當在晉世。此外尚有後魏時闞駰之十三州志。

隋書經籍志「十三州志十卷闞駰撰」舊唐書經籍志及新唐書藝文志俱作十四卷，水經注卷十六引稱「闞駰地理志」。

魏書闞駰傳：「闞駰，字玄陰，敦煌人也。……駰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群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注王朗易傳，學者藉以通經。纂十三州志行於世，蒙遜甚重之。」

宋書氐胡傳：「元嘉……十四年，茂虔奉表獻方物，幷獻周生子十卷，……十三州志十卷，……合一百五十四卷。」按此所獻十三州志，當即闞駰所著。

史通雜述篇：「地理書者，若朱贛所采，浹於九州；闞駰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

張澍十三州志輯本序：「顏師古漢地理志注多引之。其言曰：中古以來說地理者多矣。或解釋經典，或纂述方志，競爲新異，妄有穿鑿。安處附會，頗失其眞。今並不錄。獨有取於闞氏，可知其書之精審。」其後，梁英均又著有十二州記。（見宋書及南史本傳）豈即據沮渠茂虔所獻闞志而改編者歟？

三國時地志，有張晏之地理記。

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下：「張晏漢書注於地理最詳。郭璞注爾雅，引張氏地理記云云，水經注即作張晏。是張晏所著有地理記，惜不傳。晏三國時中山人，字子博。」按尚書正義鳥鼠同穴句下引張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又山海經海內南海，郭璞注，引張氏土地記，疑即張晏此書。

晉代總志甚多。西晉之初，太康，元康，永寧之時，相繼有地記之作。太康有太康三年地志。

畢沅晉太康三年地志王隱晉書地道總序：「晉太康地志不著撰人。舊唐書云，太康三年撰。新唐書十卷。其稱太康三年地志者，一見於宋書州郡志會稽郡始寧令下，一見裴松之三國志注孫皓起顯明宮下。考晉書武帝太康四年徙遼東王蕤爲東萊王，而是志於東萊尚言郡。水經注太康五年改信都曰長樂，而是志尚云信都，則書成於太康三年無疑。惟晉書地理志云罷秦州亦在三年，而是志尚列秦州。或書成後州始廢矣。晉初輿地之學最著者爲裴司空秀，繼之以京相璠摯虞。是書或成於數君之手。……今後其舊名曰太康三年地志，沈約止稱之爲地志。（按宋書州郡志敍稱「太康地志」。又本志永年下稱「太康永寧地志。」）酈道元稱爲地記。司馬貞張守節稱爲地理記，新唐書稱爲土地記，其實一也。」按黃奭之漢學堂叢書中，亦有此書輯本。通典卷五十三引太康郡國志，疑即此書。惟文廷式以爲與太康地記別爲一書。

（見文氏補晉書藝文志）

另有太康州郡縣名

舊唐書經籍志：「州郡縣名五卷太康三年撰」。新唐書藝文志：「太康州郡縣名五卷。」

此後有元康三年地記

隋書經籍志，「元康三年地記六卷。」按續漢書郡國志注及水經志引元康地道記。藝文類聚地部，文選謝靈運經竹澗詩注，及太平御覽俱引作元康地記。

又另有元康六年戶口簿記。

隋書經籍志：「元康六年戶口簿記三卷。」

宋書州郡志敘：「今以班固馬彪二志，太康元康定戶。」

按此所謂「元康」，當指元康六年戶口簿記，而非元康三年地記。由是以推，則所謂「太康」，當另有太康中之戶口簿也。

繼而永寧時又纂地志。凡此大抵因襲前志，因政治之變革而加以修改者。

宋書州郡志：「董覽吳地志云：晉分永世，太康永寧地誌並無。疑是江左立。」

宋書州郡志又有所謂晉地記者，則不知為何時所撰。

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子辰注）：「晉地記　家大人曰：凡太康地志，宋志往往稱太康地記。其稱晉地記者凡四見，蓋又是一書，非太康地志，亦非王隱晉書中地道記也。故別著於錄。」

其有著述時代太抵同時而年期又甚明析者，有皇甫謐之地書。（或郡國記）

隋書崔賾傳：（附崔廓傳）「臣按皇甫士安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坂。」按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五十三引「皇甫謐郡國記。」所謂地書與郡國記，疑即一書。又通典卷五十三引太康郡國志，如亦即此則，則皇甫氏卒於太康三年，此書當作於太康元年，至三年間。時間甚近，而有同性質之二書，又似不類。

其弟子摯虞，又纂畿服經一百七十卷，隋志稱其詳備。

隋書經籍志地理類總敘：「晉書摯虞，依禹貢周官作畿服經。其州郡及縣，分野，封略，事業，國邑，山陵，水泉，鄉亭，城郭，道里，土田，民物，風俗，先賢舊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而學者因其經歷，並有記載，然不能成一家之體。」

黃逵元補晉書藝文志：「隋志史部地理類序云，虞摯依禹貢周官作畿服經，凡一百七十卷，今亡。故部目不著錄。元案水經洛水注引虞仲洽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又續漢書郡國志注引同，作虞摯曰。又文選南都賦注引虞摯曰：南陽郡治宛，在京之南，故曰南都。此數語當即是經佚文。」

此外有荀綽之九州記，則其內容疑多歷史傳記。

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荀綽九州記。　案魏志袁渙傳注：渙子準，荀綽九州記稱準有儁才。核以羣書所引，實兗州記之文。疑晉宋時止傳兗冀二州記，餘七州絕無可徵引矣」。又：「荀綽冀州記，魏志陳思王植傳，崔琰傳注，裴潛傳注，牽招傳志，夏侯尚傳注，世說德行門注，言語門注，品藻門注，文選沈休文彈奏王源注，御覽卷二百四十七，並引此書。」（按世說賞譽篇註，亦引荀綽冀州記。）又：「荀綽兗州記。　章宗元考證曰，世說文學編注引此書云：……。（原注，「北堂書鈔設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所引並同。」）余按魏志杜畿傳注，鍾會傳注，世說品藻門注，初學記卷十二並引此書，章氏偶未檢也。」

章宗源隋志考證：「荀綽冀州記。按此書所記似非地理類。前志皆不著錄，無從考定。今姑依名編之。」按此書如係史志，則相當而於釐

官所爲方志。而樂資之九州志，殆亦與荀記相類。章宗源隋志考證：「九州記，卷亡，樂資撰，不著錄。　水經沔水注：……引樂資九州志。江水注：鄂，今武昌也，（原注「史記外戚世家集解同引。」）稱九州記。太平御覽，寰宇記，多引九州要記。」按水經注江水注，及太平御覽，寰宇記三書所引，皆不著撰人。究爲荀綽抑樂資所著，抑另爲一書，均未可斷定。文廷式，丁國鈞，秦榮光以及吳士鑑之補晉書藝文志，均列此，是皆定爲晉時之作。

更有不知撰人之九州郡縣名。

隋書經籍志「九州郡縣名九卷」。姚振宗考證：「按魏志武紀，建安十八年春正月，詔書並十四州，復爲九州。荀綽有九州記，司馬彪有九州春秋，此或從兩書鈔出者，大抵是三國時郡縣名」。

至於王隱晉書中之地道記，雖爲史中一志，而王氏適在東西晉之交，後世言東晉以前地理者，多依據之，其重要不亞於太康等地志也。

畢沅晉太康三年地志王隱晉書地道記總序：「晉書地道記，晉王隱撰，在晉書九十三卷之中，不知卷數。……準是數條，則處叔所編，足正唐人撰述之謬，非僅與太康地志相爲發明已耳。蓋二書作於晉而盛行於齊梁北魏之時。沈約撰宋書，劉昭註續漢書，魏收述魏史所徵輿地，不下數百。然約之州郡，惟準太康。昭之注郡國，收之述地形，則一本地道。他若酈道元等，又皆懸其片言，視若準的。今觀沈約之論曰：……魏收之序曰：班固考地理，馬彪志郡國，魏世三分，晉又統一，地道所載，又其次也。足知當時言地理者，自兩漢地志之外，於三國及秦始之際，則徵太康，于晉之東西，則徵地道，不以別書參之，亦信而有徵者矣。至唐而藝文類聚，史記注，文選所徵引，始覺寥寥，則是書已不顯也。宋初修太平御覽，尙述是書。故樂史寰宇記亦間引之。厥後闕如。蓋亡失可知矣。」按御覽及寰宇記所引，未必直接引原書，故不能定爲地道記尙存於北宋之證。

東晉之世，雖係偏安之局，而伏滔之地記，當尙記及中原疆土。

黃逢元補晉書藝文志：「地記，伏陷撰。　見書鈔六十，類聚百八十五，御覽一百七十七，水經洛水注引存，無撰人名。」按宋書州郡志所引晉地記，不知是否即此，或即太康地記之類。

惟宋時之元嘉六年地記，則其體制雖上繼太康元康等志，而其範圍則疑以南朝爲主體矣。

隋書經籍志：「元嘉六年地記，三卷。」姚振宗考證：「案元嘉，文帝年號。是歲三月，立皇子劭爲太子。五月，於雍州置馮翊郡，九月，於秦州置隴西宋康二郡，見本記。是記蓋猶在永初郡國志之前」。

及南齊時更有劉澄之撰前代永初山川古今記及郡國志。

隋書經籍志：「永初山川古今記二十卷，齊都官尙書劉澄之撰」。又「司州山川古今記三卷，劉澄之撰。」章宗源考證：「唐志同。初學記文部……，太平御覽地部……，並引劉澄之宋永初山川古今記。水經夏水注……文選苦熱行注……，初學記天部……，並稱宋永初山川記。（原注：「省古今字，御覽寰宇記亦多從省。又御覽州郡部黎陽國，居處部魏武殿前聽政門，稱澄之古今山川記，省永初二字。」）水經河水注……，獲水注，……汾水注，……並稱劉澄之永初記。（原注：「省山川古今字。」）又澄之，酈氏注或稱劉中書。」姚振宗考證：「案武帝受禪，改元永初之時，拓地稍廣。宋書州郡志序言所據諸書，有永初郡國，故篇中時以爲言。是時蓋總名永初郡國記。故初學記，御覽，引劉澄之揚州記，荊州記，豫州記，梁州記，廣州記，交州記，而本志亦別出司州山川古今記三卷，皆是書之篇目也。是書明著二十卷，而章氏云一卷，別以御覽諸書所引廣州記等六部分著於後，皆以爲本志不錄，何其謬歟。（原注：「章氏唯欲自詡博

贊，於本志多所竄亂，地理類尤甚焉。」）按姚氏言劉氏各州記爲郡國記之部分，甚是。唯言山川古今記爲永初郡國記之一部分，似尙未能遽下斷語。至於司州山川記，爲永初山川記之一部，則殆不成問題耳。

而陸澄撰地理書，則集山海經以來百六十家地志之大成。

隋書經籍志：「地理書一百四十九卷，錄一卷。陸澄合山海經已來一百六十家，以爲此書。澄本之外，其舊事並多零失，見存別部自行者，唯四十二家，今列之於上。」又本志地理類叙：「齊時陸澄聚百六十家之說，依其前後遠近，編而爲部，謂之地理書。」姚振宗考證注：「今案列於上者止三十九家，今惟見四十二家，則已佚其三家，今無從知之矣。」又：「案四十二家，今惟見三十九家，尙有一百二十家，其書名撰人皆在陸書，今不可見矣。又澄合百六十家之書，而編卷止於百四十有九，知其中零雜小部，不盈一卷者多矣。」南齊書陸澄傳：「澄字彥淵，吳郡吳人，當世稱爲碩學。……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史通志書篇：「是以地理爲書，陸澄集而難盡。」

舊唐書經籍志：「地理書一百五十卷，陸澄撰。」（按此一百五十卷，其中當有一卷爲目錄。）新唐書藝文志：「鄧基陸澄地理書一百五十卷」。姚振宗隋書考證：「鄧基未詳，豈與陸澄同編是書者歟？」章宗源隋志考證：「水經濟水注：……，文選赭白馬賦注，……左太沖詠史詩注，……（原注：「江文通雜體詩竟陵王行狀注同。」）曹子建贈徐幹詩注，……（原注：「子建七啓注同。」）藝文類聚水部，……北堂書鈔禮儀部，……並引地理書，不著撰名」。（原注：「任昉劉澄並有地理書鈔，此所引不著撰名，則未能定爲陸澄之書，附此存考。」）

隋書經籍志所謂「依其前後遠近，編而爲部，」知是書之編制，仿彿類書性質，而以地域分部者。其後梁任昉更增輯爲地記，較隋書尤巨。

隋書經籍志：「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梁任昉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以爲此記。其所增舊書，亦多零失，見存別部行者，惟十二家。今列之於上。」（按梁書，與南史本傳，及新舊唐書志所記書名，卷數，俱同。）姚振宗考證：「案自三輔故事，至並帖省置諸郡舊事，實有十三部十二家，當是十三家之誤。」又：「案陸任二家所合二百二十四家之書，梁書皆存焉。自江陵覆沒，悉爲煨燼，以迄於隋，僅存五十四部。（原注「今惟見五十二部」。）然有二家之書在，則所謂零失者，實未嘗失，所謂見存者亦皆是見存也。見存之本，當著錄，否則仍附注之，例如釋文載張璠周易集解之法，使後人得見其書名，豈不甚善。爾乃拘滯於隋人目錄之例，以見存別部爲斷；致其餘一百九十一家之名目，渺無可稽豈不惜哉！」

陳時顧野王又撰輿地志，其卷數數少而體制則同，亦爲纂輯諸家之書而成。

隋書經籍志：「輿地志三十卷，陳顧野王撰。」（按陳書南史本傳及新舊唐書志俱同。）又本志地理類叙：「陳時顧野王抄撰衆家之言，作輿地志。」章宗源考證：「王象之輿地碑記目曰：寶雲寺南，高甚顧野王，曾於此修輿地志，並建屋立像，曰顧侍郎祠。通志州郡門，孔安國云：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顧野王撰輿地志以爲自楚道入江，其與禹貢不同，未爲實錄。太平御覽寰宇記引輿地志甚多」。

此外則陸任二氏，又均有地理書抄，大抵爲編纂其地理書與地記時搜輯材料時之副產品，故其內容疑多鈔錄而少撰作。

隋書經籍志：「地理書鈔二十卷，陸澄撰」。章宗源考證：「太平寰

宇記江南東道……，山南東道……，並引陸澄地理書鈔」。姚振宗考證：「案梁書文學庾仲容傳：仲容鈔衆家地理書二十卷。疑即鈔陸氏之書。此或是歟？」原注：「兩唐志有雜記十二卷，似即此書。以二十爲十二，誤倒其文也」。按「雜記」，舊唐書志作「雜志記」。

隋書經籍志：「地理書鈔十卷，任昉撰」。姚振宗考證「兩唐志有雜地記五卷，似即是書之殘賸」。按「雜地記」，新唐書志作「雜地志」。

另有劉黃門地理書鈔，其著者名及時代均未詳，但疑爲陳時之書。

隋書經籍志：「地理書抄十卷，劉黃門撰」。姚振宗考證：「劉黃門，未詳」。（原注：「疑是梁劉璆，有京師寺塔記，見後」）。又：「案任陸二家所集，但依其前後遠近編而爲部，有如今之叢書，重複互見，時所恒有。後人節鈔其書，省併複重，故有上三家書鈔，而失注鈔撰者姓名耳。」（原注：「唐藝文志有地理志書鈔十卷，即此書也。」）按姚氏以陸氏等之地理書爲如今之叢書私意則不如謂爲類書較爲近似。而：「書抄」之類，則或有類叢書。惟二者恐未易明白分析。因類書性質之書，如將整部書籍編入，如明之永樂大典，則與叢書相混矣。

上述南朝地志，雖所記不限南朝，而編者大抵爲南朝學者。其在北朝，則除前述闞駰之十三州志外，尚有大魏諸州記。

隋書經籍志：「大魏諸州記二十一卷」。舊唐書經籍志：「魏諸州記二十卷」。新唐書藝文志：「後魏諸州記二十卷。」章宗源考證：「太平御覽本部……此稱大魏諸州記。寰宇記河北道，……此稱後魏諸州記。水經注多引魏土地記。（原注「史記趙世家正義，……亦引魏土地記。」）元和郡縣志，河東道……引後魏風土記。（原注「寰宇記亦引後魏風土記數事。」）太平御覽地部……，（原注「寰宇記河北道同。」）並稱後魏輿地風土記。」

及北周纂地志而與地圖合，周地圖記。

隋書經籍志：「周地圖記一百九卷。」舊唐書經籍志：「周此圖九十卷。」新唐書藝文志：「周地圖一百三十餘卷」。章宗源考證：「文選爲曹洪與魏文書注……，（原注「後漢書劉焉傳注同。）元和郡縣志山南道……，并引周地圖記。太平御覽，寰宇記尤多引之。」按地志與地圖合一不始于北周前此尚有各地圖經之屬其淵源當於另篇述之。

及隋代統一南北，而地理圖志之體制與內容亦歸統一。除所謂州郡縣簿，與前此之「州郡縣名」相類外，

隋書經籍志：「州郡縣簿七卷。」玉海卷十七。隋郡縣：「隋州郡縣簿七卷。」按唐六典亦述及「州縣定簿」。此蓋備國家行政上隨時檢查之用，故歷代多有之。前述戶口簿亦然。

蓋當時中央又編纂地志與圖經，其內容之豐富與卷帙之衆多，蓋可謂空前之巨著焉。

隋書經籍志：「隋區圖志一百二十九卷。隋諸州圖經集一百卷，郎蔚之撰。　隋諸郡土俗物產一百五十一卷。」又本志地理類敘：隋大業中，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于尚書，故隋代有諸郡物產土俗記一百三十一卷，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諸州圖經集一百卷，其餘記注甚衆。」

舊唐書經籍志：「虞茂區宇圖一百二十八卷，郎蔚之隋圖經集記一百卷。」又「諸郡土俗物產記十九卷。」（新唐書志同）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區宇圖一百二十八卷，每卷首有圖，虞茂氏撰。」姚振宗隋志考證：「案虞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隋書有傳。其名與字兩犯唐諱，故此書虞茂氏。唐志亦沿舊題，節去世字。」

太平御覽卷六百二著書下引隋大業拾遺：「大業之初，勑內史舍人竇威，趙盾舍人崔祖濬，及龍川替治侯偉等三十餘人，撰區宇圖志一部，五百餘卷，新成奏之。又著丹陽郡風俗，乃見以吳人爲夷，度越禮義，及屬辭比事，全失修撰之意。帝不悅。遣內舍人柳逵宣勑責威等云：昔漢末三方鼎立，大吳之國，以稱人物。故晉武帝云：江東之有吳會，猶江西之有汝潁。衣冠人物，千載一時。及永嘉之末，華夏衣纓，盡過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平陳之後，碩學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爾等著其風俗，乃有東夷之人，度越禮義。於爾等可乎。然於著述之體，又無次序。各賜杖一頓。即日勑追秘書學士十八人，修十郡志。內史侍郎虞世基總檢。於是世基先令學士各序一郡風俗撰奏。請體式學士著作佐郎虞綽序京兆郡風俗，學士宣尉陵敬序河南郡風俗，學士宣德郎杜寶序吳郡風俗。四人先成，以觽世基，世基曰：虞綽序京兆，文理俱贍，優博有餘，然非衆人之所能；纖陵敬論河南，雖文華才富，序事過繁，袁朗杜寶，吳蜀二序，不略不繁，文理相副；宜具狀以四序奏聞，去取聽勑。及奏，帝曰：學士修書頗得人意，各賜帛二十段，付世基擇善用之。世基乃鈔吳郡序付諸頭以爲體式。及圖志第一副本新成八百卷，奏之。帝以部帙太少，更遣子細重修，成一千二百卷。卷頭有圖，別造新樣。紙卷長二尺。叙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敍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叙城隍則卷首有公館圖。其圖上山水城邑題書字極細，並用歐陽詢書。即率更令詢之長子攻於草隸，爲時所重。」

姚振宗隋志考證：「案此言一千二百卷者，蓋合上圖志，圖經而重修之，仍名區宇圖志。其體如今之通志，合郡縣風俗山川人物土產爲一編。是所謂正御書，與通行者不同。故本志仍分載三書，止於三百八十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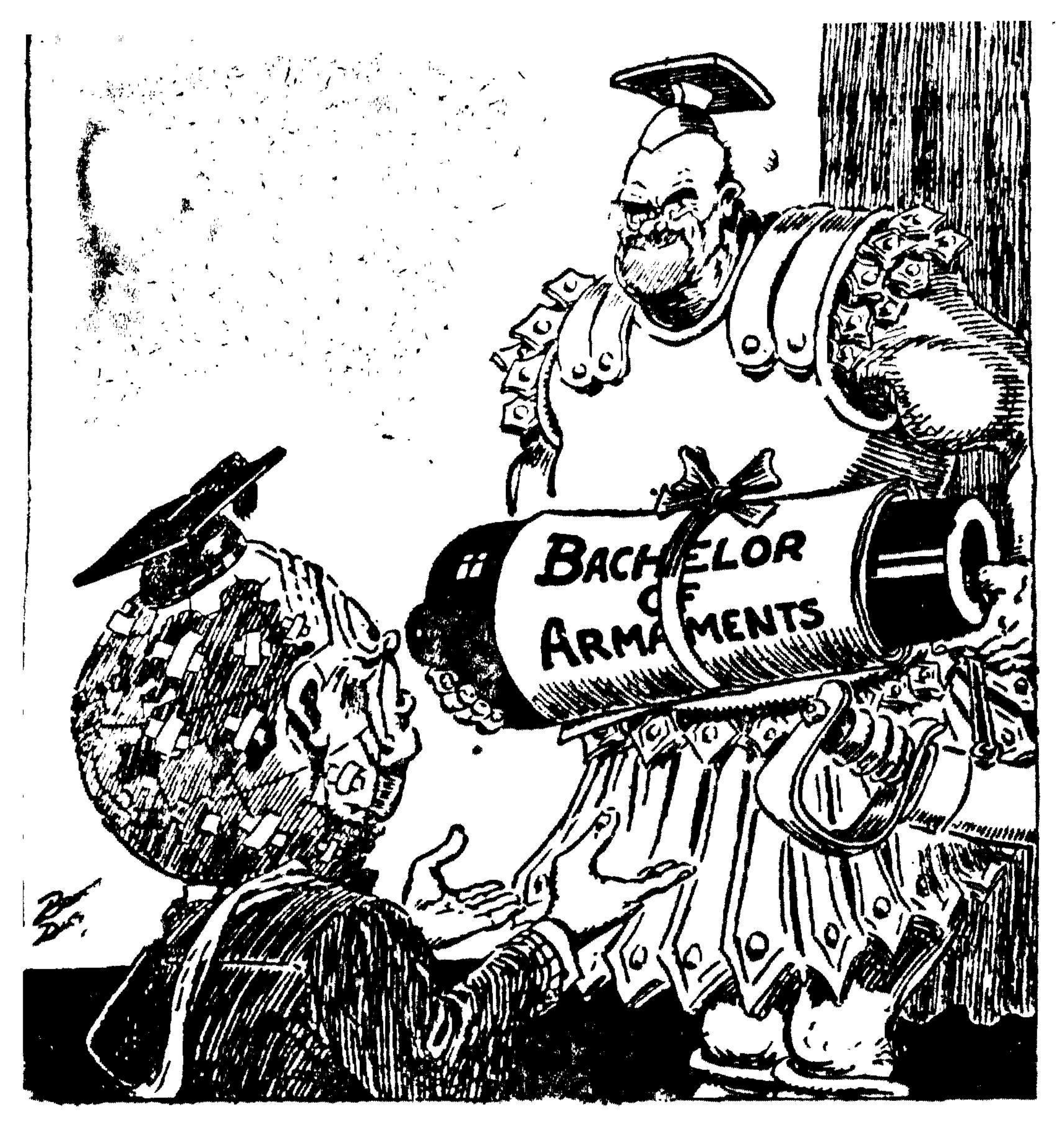
隋書郎茂傳：「郎茂，字尉之，恆山新市人也。……茂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三百段，以書付秘府。」又崔賾傳（附崔廓傳後）「大業……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許善心衍爲六百。以父憂去職。」

章宗源隋志考證：「太平寰宇記河平北道……御覽地部……並引隋區宇圖志。」又「隋諸州圖經集：　太平御覽州郡部，隋圖經集記曰：……。地部居處部多引隋圖經。（原注省集記二字）寰宇記亦引甚多，又引有舊圖經。」

此圖經集記與土俗物產記，大抵爲彙編各州郡圖經及風俗異物等雜記而成，有如地理叢書，或以地域分編之類書，而其編制則與陸任二家之地書相近似，多鈔輯而少修撰，彷彿編纂區宇圖志之長編也。至於區宇圖志，則經學者編修而成，唐以後總圖志與一統志之編纂，大抵導源於此。惟隋以前之周地圖記，雖屬半壁山河，亦可謂隋圖志之先河，且以地書與總志合而爲一者，亦濫觴於此也。至若漢魏晉宋之際，其無圖之總地志，除畿服經等一二者外，內容大抵多甚簡約，與正史中之地理志相彷彿。降及齊梁之世，始有陸任等地志彙纂之作，至隋代而更與北周圖志混一之體制相融合。漢魏以來，風起雲湧之地理圖記，至此乃告一結束焉。故有隋一代，實爲中國地圖與地志史上緊要關鍵之所在。前此地理圖記，既於隋代集其大成，而後此地志之撰述，亦於是乎中衰。延及北宋之世，圖經中興，方志始盛，則又另開元明以來地志之新局面矣。

國際諷畫

上海市府
十週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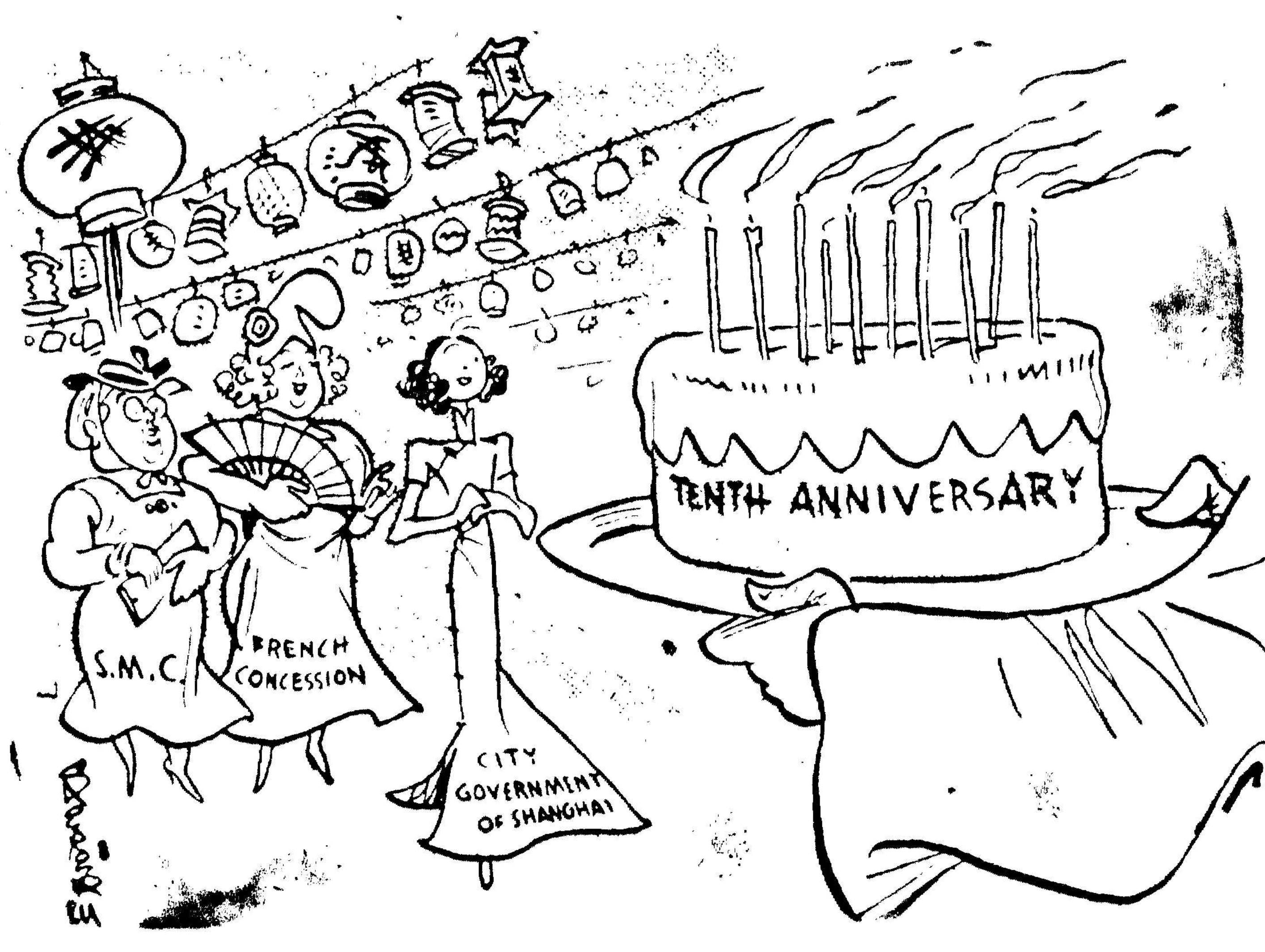


新學位的頒給

今年最流行的學位是軍備學士

Bachelor of Armaments。

The Los Angeles Times



慶祝上海市政府成立十週紀念

字林西報



歐洲型的和平之鴿

Netenkraker,

Amsterdam



棄婦

歐洲努力軍備，對主持和平的國聯，久已置之腦後。

The 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









莫測高深的理財學

（一）礦工從地裏掘出黃金。

（二）出賣給美政府。

（三）政府又把它埋到地裏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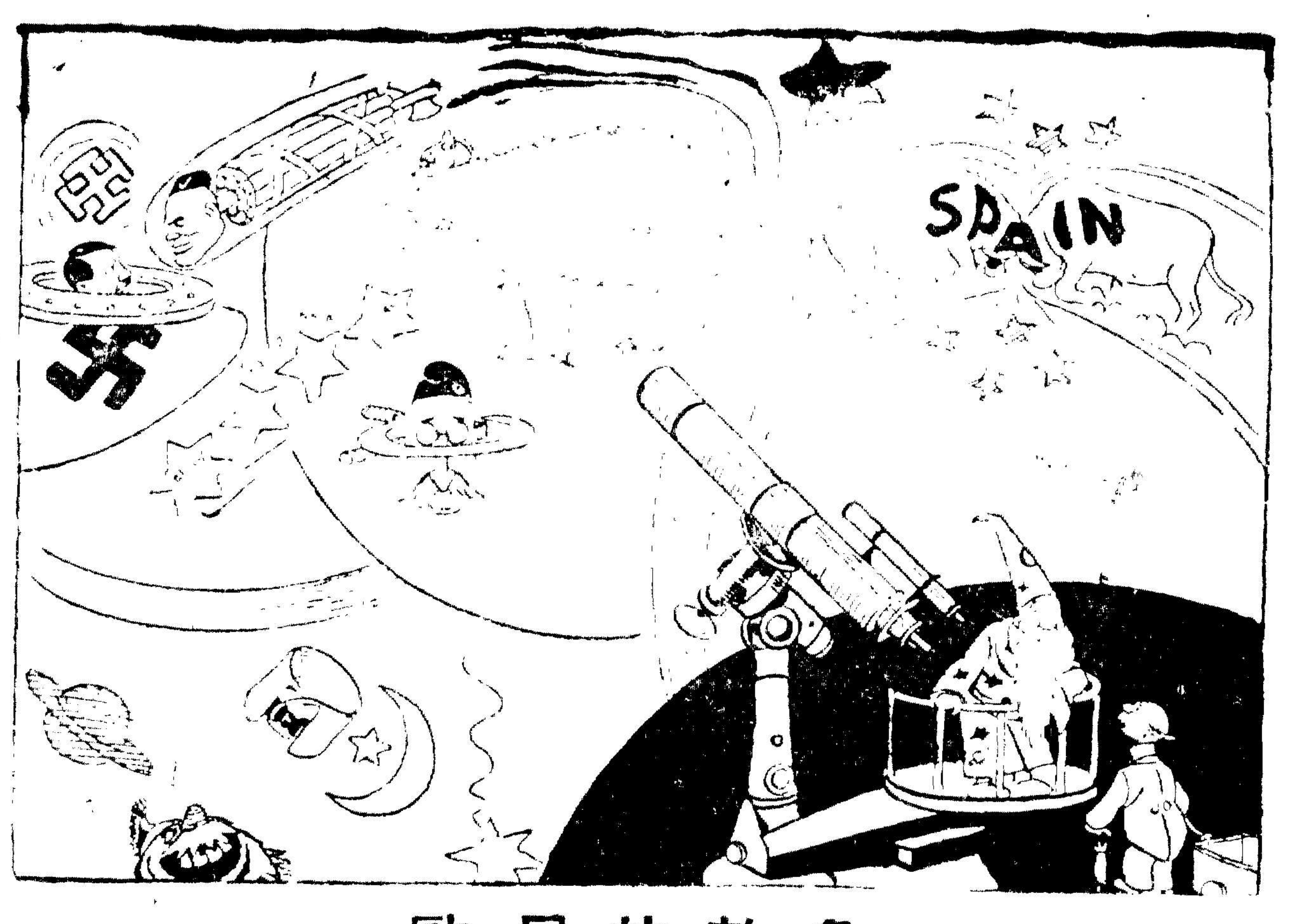
歐洲和平之期待



世界和平的威脅

共黨與法西斯的鬬爭，
燃起了西亂的火燄。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歐局的乾象

老百姓引領佇望着，要知道是否有和平的希冀。

Strube 氏繪



巴勒士丁的瓜分

Sapajou 繪



和平的關鍵

戰爭這個盜匪，對於用英法聯攜鎖
著的銀箱，果然無法打破？　紐約時報



不易走的繩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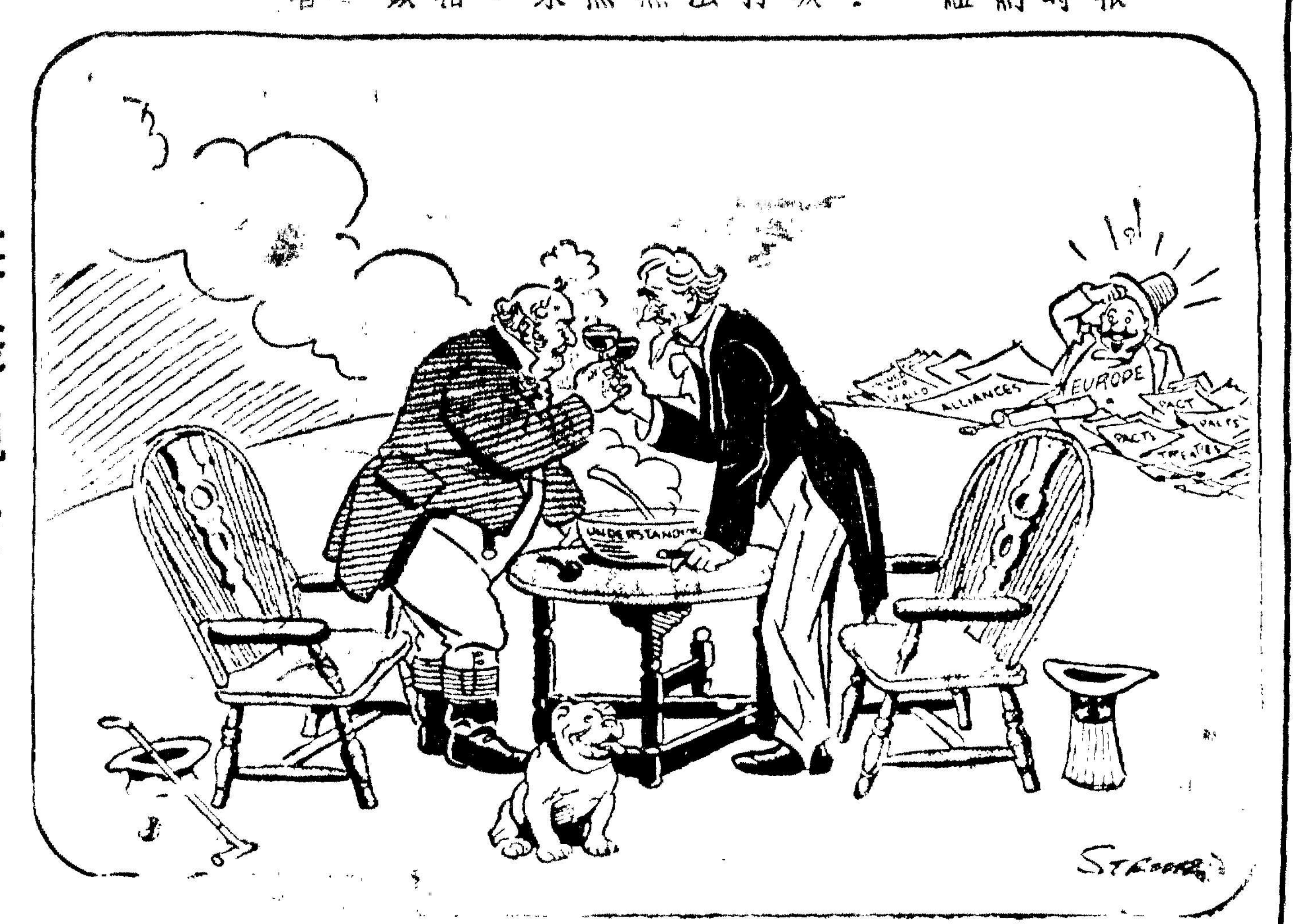
英國主持的對西不干涉政
策，煞是艱巨的工作。

The Glasgow Record



英美親交

Strube 氏繪



外論介紹

對華外交不忙論

原題「近衞內閣與對華外交」

日本「外交時報」七月一日所載

吉岡文六

最近我們切實感覺，以中日雙方現在的國情，對華外交，在政策上，無論怎樣好，結局仍是無法實行。任憑怎樣好的政策，若無實現可能性，則有何用處？最近的對華外交，便是在這種情形裏循環着。

近衞內閣所以受歡迎，是日本人對國內不一致的現象懷着恐懼的結果。是厭煩國內諸勢力無聊摩擦相尅的証據。一般期待近衞內閣能夠緩和國內諸勢力的不一致，而做到一元外交。然而它究竟能否成爲強力內閣呢？如果國內的諸情勢無變化，政府的職員們，無論怎樣堅持，亦是沒有辦法的。現在各方面對近衞內閣，固然很幇忙，但並不能算情勢的非常改變，僅可謂爲似將改變的胎動之開始罷了。照日本現在的客觀情勢，一年兩年內，大概無大變革，因此，對華外交，亦難有大進展。近衞內閣欲謀大進展，惟有以破綻而終。新大臣的抱負和漫談中，商工大臣的話，頗有含蓄，他說，「商工行政，係跟着經濟走的，不能以個人的主張，拉着國民隨我來。實際的必要，站在我們知識的前頭呢。」這種理論，可應用於現在日本政治的全面。尤其是對華外交。若欲以個人或政治家，軍人，以及外交官之一部之淺薄的認識，感情，道義感，以及信念，功名心等，牽引對華外交，決難成功。惟有按照中日兩國固定的國情，在可能範圍內，得進行平時的工作而已。日本自然不免隨時對中國有所要求，這當然是由日本的產業情態，金融資本情態，支配國民的思想，以及其他種種成分，綜合起來所冒出的欲求。也可說是一種本能的慾望。非政治家的頭腦，外交官的感情，所能左右的。爲國家的伸張發展起見，這種慾望，無論如何，總得發揮。所以對華外交，不能不順着這種實際必要而進行。實際的必要，便應視爲國家的生存權，而加以推進。但對手國亦同樣有生存權。調和的必要，即由

國际新語

匈揆達蘭義

伯潘

達蘭義（*Kalman Daranyi*）充任匈牙利總理以來，雖然爲時還不久，不能判斷他的成敗，但是他施政的旨趣，已然明瞭，并已証明他在匈牙利的動盪的政局中，業經得到穩固的地位。



無底之洞 侵略者之慾望

江牧作

達氏繼任總理的客觀環境是很獨特的，前揆貢布斯（*Julius Goembos*）很受德國國社黨革命的影響，他的國家聯合黨就是按照國社主義改造的。貢氏時常受一種神秘的理論所支配

此發生。依此意味而論今日的中日關係，則今日的現狀，不是應放在調和之上的嗎？自日本言，在此以上，暫無必要；自中國言，在此以上，則觸及中國生存權的界線，不是嗎？惟這生存權的界線，常依着彼此國力的盛衰而移動，假使日本的生產機構躍進着，而中國的國力停滯不前，則這界線即須後退。如果日本故步自封，而中國的國力增進，則日本除由現狀退却外，亦無他途。因爲如此，試比較兩國的國力，則現在的情形，大體並不能謂爲無理。欲變更現在的均衡，惟有依自國的國力一途，外交技術，等於末節。現實政治家應注意之點，即在於此。所以我們希望近衛內閣此際不要急於徒用外交技術以圖調整國交，只宜沉默自重，徐圖國力的充實。

米田博士關於中日關係，有一文登載東亞週報第八號，他的意見是：今日中日外交的要諦，爲彼此停止刺激，暫維現狀，待可能時期，樹立新關係。因爲以現時中國的國情，無論日本的工作是軟是硬，都是徒然予中國以刺激的。例如經濟合作問題，日本自謂係一單純的經濟關係樹立運動，但其結果，仍不免關聯於過去的政治關係，把中國人許多記憶，都喚了起來，徒刺激中國的國民主義，以助成國民政府的民族國家樹立之驀進而已。這是日本應予注意的事情。

現在中國政府的第一目標是甚麼呢？無非民族國家的樹立而已。他們爲貫澈此目的，利用所有事態，即犧牲他國的利益，亦所不惜。原來國家之爲物，不像個人間以道義爲重，而是站在冷酷的利害打算之上的。此事在民族國家尤露骨的表現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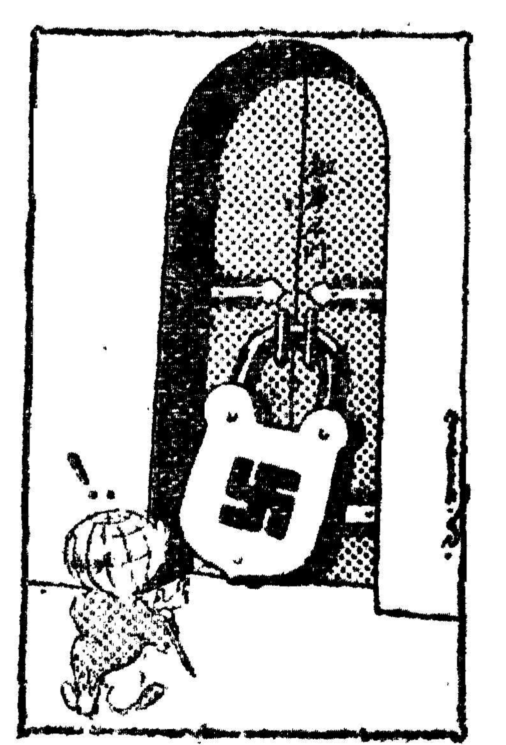
對華三原則，國交調整案，以及經濟合作的提議，在日本自身，覺得毫無不合，亦非勉強，中國當然可予接受。但這僅在日本人的概念，論理，感情，以及道義等的範圍內，是如此；一度出此範圍而接觸現實，便要意外的碰壁了。因爲自中國打算，尙有較國交調整爲要緊的，便是國家的統一強化。過去的交涉，全被利用作喚起中國民族意識的工具。除非日本提案，能夠使中國政府覺得如不聽從，即有根本動搖的危險，或是於國家的統治有必要不可缺的效果；若介乎二者之間的便說怎麼也不行。這要算一樁可悲的事情。

現在南京的對日態度，爲遂行一個目的的時候，國內所有方面，均能集中於一定的方向，這是他們現在外交的特異性。以日本一流的外交理論，精神，經驗等，是不夠和它周旋的。最近日本對華外交的不成功，固然也有策略欠缺的關係，但自中國方面看日本外交，有着罅漏，便是個最大原因。以日本現在的政治機構，社會情勢，和對於政府之國民感情之狀態，統一的戰術的外交，沒有可能。因此，在世界外交，尤其是對華外交，每每吃虧。

立憲政體不可避的現象，便是政治面的相互牽制均衡。以自由競爭的基本的資本主義下的社會，便是個人主義的分裂的。日本現在的政治機構，社會情勢，即由此而來。這種現象，除非有襲在國民全體頭上關繫國民運命的大禍發生，是不易解消的。所以，現在國民雖一致希望一元外交，希望強力內閣出現，但因上述政治機構與社會情勢的關係，這種希望還是無法實現。日本現正逢着蔣介石，史達林二大戰術外交的局面，故雖有偉大的國力，在外交方面，還只有慘的表現。

；他實際是一個外強中乾的人物，他的優柔寡斷，很機警地被堅決的姿勢所掩飾；他的大計畫時常成爲泡影；他把頑強的猜忌看做軍人的道德。這種特性馴至成功了他所領導的國家聯合黨的特性。至於達蘭義的爲人却和貢氏迥然相異。他們彼此相像的，只有愛好匈牙利事物的一點。達氏承襲了貢氏的政黨，而開始發揮他個人的懷抱。

達氏起始充任首揆時，貢氏的屬僚們對於他的才幹，是很懷疑的。這種黨內的不安，目前雖然還沒有完全消除，但是達氏在今日已經不容置辯的成功了一位領袖。


和平門上之巨鎖

江牧作

達氏能達到今日的地位，雖然不是他所能預料，但就以往而論，他所受的政治訓練，很足以使他勝任愉快。歐戰末，他的年齡僅有三十歲，即任易斯特哈齊（Easterhazy）政府中的要職。繼而又協助貝特侖（Stephen Bethlen）總理，學習了政治的技術。最後，在貢布斯的內閣裏，他充任農業部長。因爲他的資格和背景，使他成功了貢布斯的合理繼任人物。

以如上所述的兩國之國情，今日軟硬兩樣的積極工作，我覺得都是不宜。惟有靜待時機，徐圖關係的改善，才是道理。而這樣一個時機，在近衛內閣存在的時期，臨不上，也說不定。然而臨不上亦無妨，反正現在沒有迎頭趕上去的必要。勉強做去，結果或竟適得其反。不過，現在欲日本人的感情，中日關係長此放置，未免有點躭心，而第三國且乘着中日交惡的機會，收取漁翁之利，因此，對華外交，總須設法打開才好。這種看法，誠然不錯，不過，要留神的，便是欲速則不達。現在的中日外交關係，不用說，是要不得的，但兩國的經濟關係，並不見得與這種情形成一正比例而惡化，需要與供給的經濟上之原則，大體還是自若的推行着，在中國有必要，購買力無缺，而且日本能以最良的條件予以供給；則日本的商品，同樣得暢銷。反之，在與中國外交關係特別良好的國家，她和中國的經濟關係，卻不一定能夠特別好。現在英國對華活動的得手，並沒有別的，便是她於國民政府所切實需要的建設材料，生產材料等重工業品，和金融的幫忙，能夠以最好的條件相供給的原故。假使日本的產業和金融能力，能以比英國更好的條件，提供於國民政府之前；不用說，英國的地位，便很容易由日本取而代之。因為如此，中英關係，中日關係，歸根結局，仍繫於本國的產業狀態金融狀態和中國的必要等之關係而已。在日本的產業和金融實力未增大以前，無論有如何經濟提攜的約定，現實的進展，終是渺茫。

所以我們所希望於近衛內閣的，是十二分合乎現實的健實的對華外交。不要揭出不可能的理想和原則，而演單人鬥法。誠能如此，有時或不免被視為工作不力，無形式的實績表現；然在國民，亦不致徒事非難，總還應該有一種耐性。（紫壕）

近衛內閣與軍部及政黨

日本「改造」雜誌七月號

寺池淨

一般對於近衛內閣所懸之課題，是在這進攻中的法西斯政治過程上，近衛內閣將成為它的蹓步石呢？還是制動機？自齋藤內閣以來，所謂非常時的政情，把國民壓得吐不出氣來。尤其是二二六以來，法西斯政治的恐怖，再加上林內閣的解散議會，由物價騰貴所起的生活之不安，國民的感情，更鬱積起來了。國民都期待近衛內閣成立後，把胸中的積悶發舒一些。近衛內閣，在國民的心目中，應該不是法西斯政治的蹓步石，而是它的制動機。於滿洲事變後的日本國家，給與一個一定的方向和指導精神，才是道理。

然而一般於上述的期待，現在都感覺一點躊躇了。第一，便是近衛在組閣的途中，像二二六事變後廣田內閣容納軍部要求似的，即算有程度之差，然近衛實際已接受了何等的豫約。在廣田內閣任藏相的馬場鍈一，被請作內相，軍部最初推薦馬場任藏相，近衛為求其緩和計，才把內相給了他。企畫廳總裁，軍部亦要求由馬場兼任，而以在閣內代表大藏省的賀屋及商工大臣吉野的關係，才折衷的由廣田兼任。因為有這些情形，於是在內閣裏近衛能夠發揮獨自的

達氏從政具有信心和毅力，他不惜制除破壞他的計劃的一切障礙。法國作家華拉里（Paul Valery）曾經說過，「權力如果不能被濫用，就要失去它的誘惑性。」但是達氏並不濫用他的權力。對於他，權力就是責任和工作以及集中的理智與道義的努力。他為了完成他的工作，不惜採用任何手段，以達到他的目的。

他自認是一個右派，他和他的前任一樣是反對社會民主黨的。右派的政策，一向很為模稜，但是達氏的政策，卻很和平，頗能承貝特侖氏的衣缽。達氏自己抱有遠大的社會政策，現在已逐漸看明。

因為德匈具有親密的友誼，所以達蘭義是很欽佩國社主義的，但是他卻有阻止納粹主義在國內傳播的決心，因為他知道這種主義，對於匈牙利國內外都含有危險性。同時，他採取堅強的策略，壓制共黨的擾亂。達氏決意要維持他的國家，不捲入思想衝突的漩渦。他一方擴大了匈牙利的選舉制度，另一方他又增加了上議院的權力，攝政的權威，並加強俾能獲得一種均勢。

他的外交政策的特色，是他機警而且很審慎的，他想避免足以搖動匈牙利安全的各種冒險，傑出的思想家甘雅（Kalman Kanya）是他的顧問，甘氏的建議予他不少的裨益。他信守與意大利締結的協定，與奧國也維持友誼，並且和德國表示親善，他也注意不疏遠英法。達氏是位政治家，他從不忽視西歐國家的勢力。他的現實論使他能改進匈牙利與小協約國的關係，他并且能以睦鄰的誠意，增强了對南斯拉夫的團結。

達氏的政績，現在已經有可觀，今後如果再能集中人材，努力內政的團結，那末匈國的前途，格外不可以限量了。（自六月份Living Age）

見議至如何程度，便成一大疑問了。又他對於政黨的情形，固然不像林內閣的排擊，尙認政黨存在，但他亦未表現尊重政黨的態度，他邀政友民政兩黨各一人入閣，不過因爲永井中島兩氏有新黨運動的色彩，邀他們兩人入閣，據傳係有暴露政黨內情的作用存乎其間。

近衞說是爲緩和國內的摩擦對立，內閣應予以適當的領導。這大概是近衞的主要方針。而他這內閣，似乎以盡力實現基於國際正義的和平，在國內則實現基於社會正義的設施爲志願。

不過，泯除國內的對立相尅這樁事，自齋藤內閣以來，歷數代內閣，屢次以此相標榜。因此，在內閣的形式，則由政黨內閣而舉國一致內閣，政黨自身，亦捨去從來狀態，幾乎是近於盲從的追隨內閣的設施。但事實上，由一代而二代，內閣之數越多，國內的相尅對立亦越甚。難道說這是因爲內閣不知領導的原則，實爲內閣無此力量，質而言之，未具有對於如何領導的方針與方法，有以使之然耳。

試觀過去內閣的設施，最近的林內閣姑不論，而由齋藤以至岡田廣田的三代，其共通的方針，一言以蔽之曰，無爲化。他們服膺無事主義，對於強者，惟順從之，而不與衝突。以爲這就是緩和國內對立相尅的法門。同時，也是他們明哲保身的方法。殊不知，對強者愈順從，則愈增其強，弱者乃被虐遇了。由齋藤而岡田而廣田以至重臣們，自己打算，固然很好；但國家內外的事態怎麼樣呢？在國內却有永田事件，二二六事件相踵發生，政治情勢愈演愈深刻。近衞雖說希望由於利害的對立，由於情實因緣的對立，應依各人的自省，以期摩擦的緩和，但徵諸過去數代內閣的實例，以一國首揆，其眞正公爾忘私者，尙且是近於不可能的困難！

我們並非專對近衞懷疑。較之過去數代首揆，他並不見得有何私心。我們對於他，寧有着較多的期待。他要領導羣倫，我們希望他眞能盡此責任。

近衞會於致美國郝斯上校的公開信內，認爲前此的國際和平維持方法，專考究和平維持的機關，而忘却威脅和平的根源之除去。因此，他主張滿足現狀的幸福的諸國，應依相互協定，對在現狀下生存困難發展困難的民族之要求，設法使以得到何等滿足，以資各該民族達成其本身之使命。而對於此等民族中之進取的發展的民族，尤應注意，於其要求，不可無理壓制，而應予以善導，等語。

他在凡爾賽會議作西園寺隨員的時候，於凡爾賽條約，曾喝破其決非能夠眞正保障將來之和平者。他對於滿洲事變後的世界，主張富有國對貧乏國，應割愛其所有者，以改造世界現狀。他以新首相地位所述基於國際正義的眞和平，所根據的，恐怕就是這些主張。

然而近衞這種主張，如何適合現在日本所遭遇的國際情勢，以具體實行呢？凡爾賽條約，乃以英美本位的現狀維持爲目的之和平條約，富有國與貧乏國間之爭，由此條約內包的矛盾而起，這是近衞的先見，現在完全實現了。而在日本，因爲參與當時締結凡爾賽條約的西園寺，牧野等元老重臣，在政界上層所傳統的外交方針，係以凡爾賽條約爲基礎，其結果，在中日關係，亦是日本在中國的權益逐步被剝除。日本依日俄，中日兩戰役所築起的在滿洲的權益，，亦幾乎不能保住。滿洲事變，於以發生。總之，滿洲事變，便是凡爾賽條約所具有的大破綻之一。現在滿洲建國雖已完成，而日本的國際關係尙未獲調整，中日間之完全提攜，迄未達成，事變後已歷七年，事變的延長，直弄到現在還未止。

現在與滿洲事變前完全類似的情勢，且又出現於日本的面前。中國正以所有的手段，要奪取日本在華的立場。列國也做着它的背景。而在日本國內，對於大陸，尙未樹立一定的外交方針，所謂國交調整，還是以幣原外交的傳統，作了它觀念的思想的基礎。其在主張確立大陸政策之解決者，則至今日還是以滿洲事變的延長爲職志。所以現在的對華主張，一方是觀念的和平外交，另一方，則是無軌道的行動外交。

歷代內閣，從來惟知對強者從順，以爲這就是緩和國內對立相尅之道。儘量以無事爲事，遇事彌縫。近衞如欲確立一定方針而確保基於國際正義的眞和平，則於國內首須排除觀念的和平論，同時，於無軌道的行動外交，亦不容不加以抑制。而關於此事，外交當局的廣田，尤其是庇護現地實際行動的軍部方面的方針，能夠以如何程度與近衞的方針一致？近衞有無使之一致的成算呢？

國內的對立相尅，因爲對大陸的政策尙未確立而動搖着，有以使然。國內的政治刷新，即經濟方面：馬場財政的準戰時體制；結城財政的生產力擴充；政治方面：議會制度的改革等，要以軍部的指導方針爲基礎的大陸政策之遂行爲第一目標。政治向着法西斯形勢進展的原因，亦即在此。

近衞爲緩和國內的對立相尅，以爲應實現基於社會正義的設施，但社會正義是甚麽樣的呢？因爲他未加註釋，尙屬不明。吾人觀義大利與德意志的法西

斯，係由兩國立脚於自由主義的議會政治家，對大戰後的事態，無能而不克善處，有以使然；而在日本非常時的政治情勢，政黨失了對外交的關心，失了政治鬬爭的氣魄，亦正具有與義德兩國的共通原因。同時，義大利與德國國民，正喘息於法西斯的強權政治下；日本的國內情勢，亦是對非常時的重壓，渴求解救之途，此實國民所以歡迎近衛上台的主要動機。

因爲過去數代的內閣，對強者太從順了，近衛誠能改絃更張，實爲國民所不勝企望的。（楚天）

國際貿易必需維持

In the Latter-Day Drama of World Economics

The Shanghai Times, July 11. 1937

Arthur & Theodore Sopher著

目前稍爲關心一點國際事情的人，對於「自給」「國際貿易」這些名詞，大致不會感覺生疏。所謂「自給」，就是不必依靠別人。若把這個意思引用到經濟方面，那就是說一個國家的需要，可以用自己國土以內的資源來供給，而不必外求。不過現代國家的組織，日趨複雜，而她們的需要，也非自己國內所能完全供給，因此潮流所趨，不得不由「不依靠別人」而改爲「互相帮助」。在這所謂「國際貿易」，遂乃應運而生，而各國間的關係，更趨密切，相互間的糾紛，也就時有所聞了。

國際貿易，本來是以有易無，雙方皆有利益的事。但是後來日趨複雜，難免不夾入政治問題，大家互相猜忌，互相抵制，其結果遂造成國際間種種不安的現狀。南非國著名政治家史末資將軍（*Gen. J. C. Smuts*）曾經說過：「今日世界各國，不問經濟恐慌到什麽程度，都在那裏大規模的擴張軍備。這種局面，如果長此維持下去，其結果如何，實難令人想像。」照他的意見，認爲在現在的情形下，經濟和政治，是兩個不能分開的東西。要解決經濟問題，對於政治上的問題，也必須連帶顧及，才能獲得效果。就以國際貿易而言，如果政治上的路被阻塞，還可以從經濟上的路下手，兩者相輔而行，才不致有「此路不通」的困難。現在國際間的隔閡，由於貿易而起的很多，例如各國間關稅制度的壁壘森嚴，造成不少的障碍。如果各國眞能減低關稅，去除障碍，不但目前的經濟問題，可以解決，就連國際間的緊張局勢，爲政治外交所無能爲力者，也可因此而獲得改善。

美國國務卿霍爾對於這一點，也曾發表過意見，他說：那些尋求自給與不想和他人來往的國家，實不啻自趨經濟與精神的窮困。欲求改善目前各國間的現狀，其唯一途徑，非從各國放棄道德，政治，及經濟上的擴軍着手不可。他還表示美總統羅斯福，對於這一點，願先從美國自己做起，如果國際貿易能夠因此得到復與與發展，那末世界的永久和平基礎，才能有鞏固的希望。

國際勞工局局長白特勒（*H. Butler*）曾經說過，如果各國不及時努力的話，世界經濟狀況，將更趨沒落，而第二次世界大戰，說不定也會因而爆發。反過來說，如果各國能有充份和及時的準備，未來的危機，並非不能避免。世界和平的造成，必須根據於社會公道，所以白氏的結論是：所謂集體安全，並不僅是政治上的概念，同時必須要實現國家或者國際間的經濟秩序，才能算完全成功。這件事情的基礎，完全築在社會公道上面，有了社會公道，一切都可迎刃而解了。

美國銀行國外貿易聯合會會長吉伏特（*W. F. Gephart*）對於這件事的看法是這樣的：國際貿易，是人類所必需，除非文化完全破產，目前的障碍，應該努力加以去除。至於所謂「自給」，完全在於政治方面，並非經濟關係。一般獨裁及半獨裁國家，也應該以民意爲重，如果人民覺得自身的供養未能滿意時，政府就應該將加於國際貿易的種種限制，完全取消，這樣不但有利於本國，就是全世界，也要受到他的益處。目前許多國家，迷信武力，以爲「自給」之道，這不啻是自趨毀滅。這種後退的方法，如果能夠放棄，那末吾人朝夕企求的世界復與，才能眞正實現。

英國實業聯合會會長赫斯特爵士（*Lord Hirst*）曾在會裏發表演說：他說「我是一個樂觀者，在過去的幾個月中，國際緊張局勢，已見減輕。這固由於外交家努力的結果，但最大原因，還是各國認識目前世界，非互相依賴生存不可。換句話說，唯有互相瞭解和合作，才能使世界復與。一個國家，如果閉關自守，和其他各國不相往來，要想興盛，實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反之，如果全世界的人民個個都能快樂，中間沒有一點的隔閡，那末戰爭的恐懼，也就不會再存在了。（藍思）

英愛貿易戰

Ireland's Trade War

Current History June, 1937

W. B. Merriam 著

南愛爾蘭自由邦和英國的關係，近來頗爲緊張。英愛衝突的發生，固與民族，文化，宗教有關，而在經濟方面，農業的愛爾蘭所受工業的英國的剝削亦甚大。下文內容討論愛爾蘭的經濟狀況及最近英愛間的貿易戰爭，特加介紹。

經濟爭常足以破壞整個國家經濟，其損害力殊不亞於砲彈毒氣。如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年間南愛自由邦和英國的貿易戰爭，卽其一例。

愛爾蘭的地理形勢，位於西歐的邊緣，殊爲不幸。她既不能脫離英國勢力的束縛，又難與英國澈底合爲一體。愛爾蘭的面積有三萬二千方哩，中部爲平原，南北屬丘陵地帶。其土地因受氷河作用及雨量過多的影響，甚爲磽瘠，其氣候屬温帶海洋性，冬温夏凉，雨量則各地不同，東部約三十六吋，西部有在六十吋以上者。愛爾蘭的礦藏和森林也極缺乏，又無水力可供利用，故人民生活，以務農爲主。

自從克倫威爾（*Cromwell*）於一六五二年征服愛爾蘭後，英國商業勢力，卽控制愛爾蘭全境。而愛爾蘭本身因地瘠人稠，農業落後，政局常不安定。其解決辦法，不是向外移民，就是發生革命。

南愛自由邦係於一九二二年成立，而北部地方卽稱爲烏斯脫（*Ulster*）者，則至今仍忠於英國。南北愛爾蘭之最大不同，在於文化方面。據一九三四年統計，南愛有人口三百萬，其中百分之九十三信仰天主教；北愛有人口一百二十八萬，其中天主教徒僅四十二萬餘人（一九二六年統計），而新教徒則有八十三萬餘人，因此使北愛仍能忠於英國。北愛爾蘭人民亦多務農，其首邑貝爾法斯特（*Belfast*）則以紡織業及造船業著稱。

南愛國家經濟，既以農業爲主；又因氣候温濕，所以多種根生類作物（*Root-crops*）。當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間，英國本部每千人中平均僅有七十三人務農，而南愛則爲五一四人。其耕種土地，約有三百八十五萬六千英畝，佔全面積之百分二二•六。其主要根生類作物，爲蕃薯；蕪菁，及甜菜等。南愛又多牧場，幾佔可用地域三分之二以上，故畜牧極盛其牛羊肉類以英國爲主要出口市場。又南愛之製酪業也甚發達，所產乳酪，多賣給英國及歐陸各國。此外，則產豬亦多。故南愛製造工業，多與製酪及肉業有關。南愛出口貨物，幾全爲農產，其中輸入英國者約佔百分之八十三，輸入北愛者約佔百分之十一。至於入口貨物，如小麥，麵粉，糖，茶，製造品及煤等，則有百分之八十來自英國。南愛對外貿易，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間平均每年出口值二萬一千萬美元，入口值二萬九千五百萬美元，因此居於入超的不利地位。

可是自從一九三〇年以後，上述的經濟情形大起變化。一方面凡勒拉（*De Valera*）領導下的南愛政府，狂烈反對英國，提倡南愛經濟自給自足，想斷絕對英商務聯繫。其種種措置，有的固然可佩，有的却甚愚拙。因爲南愛本來的對外貿易，入口貨百分之七十來自英國和北愛，出口貨則有百分之九十五輸至上述二地，關係實在太密切了。

在另一方面，因一九三〇年左右發生世界經濟恐慌，英國對於南愛產品的購買力減退，使得南愛出口低落，農產品生產過剩，價格下跌，失業人數增加，益增其對於英國之憤怒。

一九三三年歲初，凡勒拉和南愛自由邦工商部長萊瑪斯（*Sean Lemass*）卽開始推行其「國家經濟自足計劃」。他們獎勵增加農產，添設麵粉廠及製糖廠，以求不再依賴外國小麥輸入。在衣的方面，萊瑪斯曾聲明除非全體人民的衣料和鞋襪均由本國生產，他不能認爲滿足。在住的方面，南愛政府也鼓吹抵制英國建築材料，而從事於製造國產的磚瓦木石。

南愛政府這種計劃，實行雖也頗有成績，但因本國自然資源貧乏，故困難極多。又因發動對英貿易戰爭之故，對外貿易大爲衰退，一九三三年開始時對外貿易額減少一千八百萬鎊，國內失業人數亦因而大增。凡勒拉爲平衡經濟收支起見，乃扣留欠英地價金不付，當一九三三年年底時其數已達七百五十萬鎊；於是英國爲報復起見，也對入口南愛農產品增收新稅達五百五十七萬二千鎊；這樣，南愛所獲利益，也就微乎其微了。

一九三四年南愛又曾派遣經濟使節赴華盛頓，以求促進對美貿易，但也無甚具體收穫。

在改良農村方面，凡勒拉有一個口號，就是：「增加糧食，（如小麥，大麥，燕麥，甜菜等），減少畜牧，」以資調節。工業方面，也在力圖發展。

可是經過了兩年半的苦鬬，到了一九三五年，南愛的對外貿易戰已有不能

支持之勢。她的入口貨已減少百分之五七•六，出口貨物自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也減少百分之七四•七，尤其是畜類，竟減少百分之八二•二六。因此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凡勸拉不得不準備和英國談判締結商約，結果好容易才成立一個「煤與畜類協定」，允許以南愛的家畜十五萬頭來易取英煤一百十萬噸的入口。到了一九三六年二月，英愛另一重要商約亦開始生效，其中規定增加南愛家畜的輸入英國，英國並允許減少對於南愛農產增收新稅，但以南愛政府清償一切對英欠欵為條件。從這一趨勢上，我們也就可以看出南愛對於貿易戰所受的犧牲及其可悲的失敗來了。（丹楓）

美國黃金汎濫

Uncle Sam, Unhappy Midas, is Puzzled over Gold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3,1937

Elliott V. Bell

這次孔財長在美，與美當局締結了金銀交換協定，於中美兩國的商務和經濟，咸有所裨益，不失為一可注意的事件。現在美國黃金汎濫，幾有引起財政恐慌之勢，所以向美購買黃金，正是一個絕好的機會，此舉的利益，是相互的，並不是片面的。下列一文，詳述目前美國黃金汎濫的情形，在此中美協定成立聲中，殊有參考的價值。

美國財部上週在市場又舉債美金八萬萬元。此欵主要用途之一，就是購買那不需要的黃金。這種反常的情勢，是近月來世界貨幣危機所蹈上的新階段的一部。在去年九月前的五年期中，美國大衆全怕貨幣貶值，所以均爭奪黃金。但是今日普遍的新恐懼却是怕貨幣價值太低，與黃金的重新貶值。

不久以前，各國還努力掙扎，想維持金本位，但是他們失敗了。現在却發生一種黃金汎濫的情勢，生金的出產打破了已往紀錄，私人的窖藏也紛紛吐出。這根本是一個世界問題，但由美國的矛盾現象，而發現了一個深刻的指示。

自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一日美元貶值後，在這三年餘期間內，因美財部規定了黃金每盎斯三十五元的從來未有的高價，財部已經收購了五十萬萬元以上的黃金。現在美國的貨幣金總值已超過一百二十萬萬元，此數比較一九二九繁榮年世界各國中央銀行和政府所保有的總額還多；約當一九一四年世界總額的三倍，較比美國一九二九年或一九三三年（正在美元貶值前）的總額，也多三倍。世界各國運入美國的黃金，平均每月有一萬二千五百萬元。幾年來，世界各金礦所產的黃金，全部皆賣給美國。

美政府，像「金河王」故事中的國王一般，起先禁止黃金私有，並用競爭的方法，吸收國外的金貨，因此而獲償了他想學會點金術的欲望，而報應就跟手來了。它和金河王一般，也是不開心的。黃金的汎濫，使政府遇到一個顯明的矛盾情勢。它苟不願坐視銀行充溢着資金，而引起放欵的膨脹，物價的騰昇，和生活程度的升高；就不得不「節制」sterilise 黃金的內流。它所選擇的是後一種的方法。它把銀行準備額的需要較前增加了一倍，於是放欵膨脹的權力約減少了三十萬萬元。它又用借欵購金的方法，以代替發行金券，於是黃金的輸入，自去年十二月以來，又被「節制」了八萬九千六百萬元。但是，這種方法本身也發生了問題。

按照目前的情勢，美政府在債務重大的負担之下，每月仍不得不平均舉借一萬四千萬元的債務，以購進地底掘出的黃金，而拿它再窖藏起來，並不作別用。他在購金時，對於充斥市上的日俄各國生產的或窖藏的黃金，不得不加以收買，美國購金的價格，達到了一向未有的高度，售金的人把黃金脫售後，得到了可以易取美國物品和服務的美元，而同時此舉在國內方面，足以壓低物價。在事實上，債務纍纍的美政府，用了重息去借欵，俾能培養商務，但是結果，外國的政府和私人生產家却以美國自己規定的重價，拿黃金去賣給美國，同時却可憑美國自定的廉值，購取美國的貨物。

這種奇特的情形，是種因於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當時美政府在推進復與計劃中，採取美元貶值的手段，把美元的價格重新規定為以前的百分之五九•〇六。為了使得此舉生效計，美財部奉令得以每盎斯三十五元的價格（前此法定的價格是二〇•六七元）買賣黃金。於是國外的黃金紛紛湧入。把金錢存在國外的美國人，也把存金提回，而國外的人士，更因畏懼本國的貨幣貶值和戰爭危機的日形擴大，並因美元減值，有利可圖，所以大家全拿黃金賣給美國。最初的黃金大半是從法國的國庫和其他國家的中央銀行流入的。這些國家在貶值的英鎊和美元的競爭之下，仍然極力的想保持金本位。一般人相信，倘使當時金集團的國家從事貨幣貶值，那末黃金的流入美國，或者即可停止，甚

且還會流往相反的方向。但是到去年九月金集團國家屈服的時候，這種情形，並沒有發生。黃金仍繼續運美，但是它不是從法蘭西銀行和其他國家的中央銀行直接來的，而是世界各金礦的產品和私人的窖藏，經由倫敦市場而購入的。

黃金的所以繼續流入美國，原因如下：（一）資本家仍舊想在美國的市場上能獲得安全與利潤；（二）現在金貨的運美，在生產家是把它看成做一種貨物。

以前各國政府對於黃金都有固定的購買價格，並且全很願意購進；但是現在各國的中央銀行和政府全不願購買黃金了。事實上，現在世界各國中，唯有美國一國對於黃金有規定的價格，所以結果各國賣不出的黃金全輸入了美國。各國的中央銀行，對於黃金的準備雖則封存嚴密，但是黃金的流入美國，仍然是那樣的繼續不斷，那主要的原因，就在世界黃金的生產，現在有驚人的增加，一半也是因為經濟蕭條時期私人巨量的窖藏也有吐出的傾向。

按照國際清算銀行的調查，一九二九年的全世界黃金生產量有一九，六七三，〇〇〇盎斯，到一九三六年已增加到三五，二五四，〇〇〇盎斯，其增加量為百分之七十九。至於出產的黃金的價格，已增高了三倍有餘，它由一九二九年的美金四〇六，六四〇，九一〇元（舊元）增加到一九三六年的一，二三三，八九〇，〇〇〇元（新元）。況且黃金的生產額仍在繼長增高。據一般的估計，黃金每年的產額不久將要達到四千萬萬盎斯了。因為世界貨幣貶值的結果，金價已經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但是生產的成本，并不較一九二九年為高，貨幣貶值一舉使得開金礦的人遇到了一個夢想不到的繁榮時期。

不但是歐美的金礦，發達異常，就是蘇聯，最近也成功了一個產金國。美國金礦的生產較比一九二九年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五，坎拿大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三，澳洲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八十一，日本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另二，其他的各國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四十八，據世界銀行的調查，蘇俄的生產却增加了百分之五百七十七，他現在成功了世界第二大產金國家，其地位僅亞於南非。在各產金國中，似乎只有南非採取一種保守的政策。他的金產額較比一九二九年僅增加了百分之九，這原因是由於礦主方面，利用金價的高昂，現在只開採一種原來不能賺錢的低等的礦苗，而把優良的礦苗，暫予保存。

在金礦開採發達以外，吐出窖藏的黃金的運動也十分盛旺，因為現在一般人相信，黃金的現價已近於落沒了。

× × ×

按照上述的情勢，美國要解決這問題，有下列四種主要的建議辦法：

（一）恢復黃金私人保有制，或採用流通金幣的方法，或則建立一個生金的自由市場，藉以減輕財部購金的負担。但是大多數的經濟學者感覺，這種救濟的辦法是太遲了。因為黃金價格的前途不甚穩定，所以窖藏的要求很小，而公衆已失去了使用硬幣的習慣，所以對此也不歡迎。

（二）任憑充斥的黃金自然的去影響經濟制度，俾能抬高價值與成本，結果使黃金的生產無利可圖，而自趨衰歇。但據若干人的觀察，這種辦法將干冒一般貨幣膨脹的危險，其結果將無異於放火燒屋，以便捕鼠。

（三）減低金價。這就是等於重新提高美元的價格，結果將發生貨幣的緊縮。此舉將令美國的財部蒙受嚴重的損失。金價如減低百分之十，那末現在美政府所有的一百二十萬萬元的黃金，在簿記上將蒙受十二萬萬元的損失，如減低百分之十五，那末美國財政部的平準基金就將完全無着。

況且這種辦法，有或將完全不能生效的危險。倘使英國不購進黃金，（這是意料中的事）那末倫敦的金價將要低落到和美國的新價相等；英鎊和美元的關係，仍然沒有變動，而黃金仍將與以前相同，流入美國，唯價格上能有百分之十或十五的減少而已。隨金價的低減，美國的經濟有發生嚴重紛擾的可能，各國貨幣間的安定亦將動搖，結果或將一無所獲。

（四）締結削減黃金產額的世界協定。這個建議雖然有很多的困難，但是據許多經濟學者的觀察，這却是一個真正有希望的解決辦法。此舉雖然不能制止窖藏的吐出，但是後者的數量，究竟有限。要許多產金國家同意縮減生產量，固然是很難的事，但是拿各國本身的利益去勸說他們，俾免金價慘跌的危險，或可以強迫他們就範。最大的產金國家南非，已經憂慮到這點，蘇俄最近亦表示同感。

不過金多的問題，和以前金少的問題一樣，也許只是一種臨時的現象。像德國巴西和中國，現在仍然是需要黃金的，他們或許可以設法獲取黃金，以紓黃金汎濫國家的困難。還有其他的國家像阿根廷在擴充對美貿易時，也可以吸收大量的黃金，而使得美國的金多困難，可以弛緩。但是就目前觀察，世界經濟在近期內，并沒有重大的變動，足以解決這個黃金問題。（歷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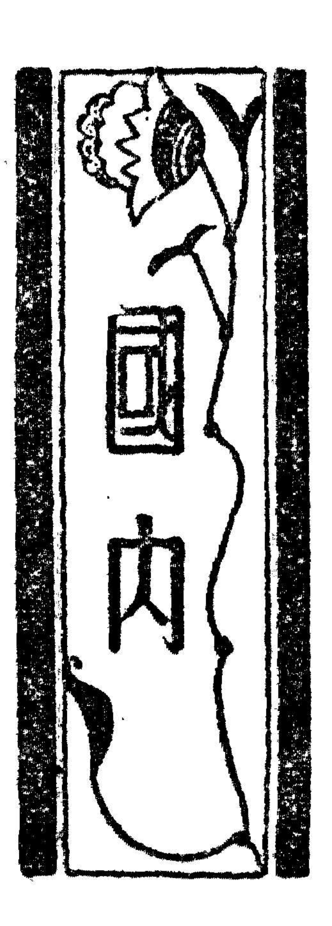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起至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止

本週全國視線，均集中於蘆溝橋事件；其經過已另誌專篇。此外在國內方面川康整軍會議已完滿閉幕。孔祥熙在美，訂立中美購銀協定，今後中美間之貨幣關係，當更密切。廬山暑訓，業已開學；行政院因北局嚴重，奉蔣院長諭，日內將遷回首都辦公。惟汪蔣邀集之廬山談話，仍照常在廬舉行。

國外方面，西海岸監察計劃，仍未有顯著發展。英雖已提出折衷案，能否得德義之同意，尚不可知。巴拉斯丁調查報告書發表，引起當地之紛擾，然事實不甚嚴重云。



川康整軍會議閉幕

川康整軍會議於六日開幕後，進行極爲順利，計開會四日，關於整軍之實施辦法，均商有結果，該會於九日閉幕，何應欽因北局緊張，中止赴黔，當日飛京主持。劉湘等亦均於翌日先後離渝，今後整軍之推進，將由顧祝同在渝主持，顧氏暫不離川，其西安行營主任職，已由蔣委員長命蔣鼎文暫代矣。

大會進行極爲順利

七日晨八時爲第一次大會，除全體整委出席外，列席者•行營•川康綏署•川省府•本市市長•警備司令•高級人員•各部參謀團營長等，約三百餘人。何部長報告假想敵國軍備現狀，極爲詳明，兼及對方經濟條件，社會文化各方面之優劣點。全場出席人員，眞是聞所未聞，咸露驚喜之色。報告至十時始完，列席者紛紛退席，旋又由何宣達中央一年來之國防政策及實施計劃，內容極精警，至十二時始畢。午後一時因天氣炎熱，改在城外范莊開會，由財政特派員行營財政整理處長關吉玉報告川省財政收支狀況，各整委對於川省財政之危機，頗爲了解。二時許散會。七日重慶市上發現傳單，均屬擁護整軍，要求徹底實現。成都耆老張瀾，尹仲錫等亦來電擁護，並呼籲將田賦改爲一年一征，並請注意整軍後之善後問題，但此電在此間各報未見刊出。又七日各界歡迎大會，臨時改期，民衆到會者，無不悵然。整軍會閉會後，川康各將領均擬飛廬謁蔣，劉湘亦擬前往，惟在最近期內，恐難成行。須俟整軍實施程序，大致實行後，方能動身。據聞當上月謠言最盛之時，劉卽欲赴京謁蔣，惟因奉蔣委員長復電，囑其不必遠離；蓋彼時情勢，劉實不能離開川境，蔣委員長亦深悉劉氏之苦衷，故在整軍後，劉氏勢須親往廬山報告經過。刻下在劉左右的人物，文如鄧漢祥•盧作孚•劉航琛•何北衡等，武如袁丞武•李根固•及其直屬軍長等，均力贊整軍，而現均在渝，隨時備劉諮詢。又晏陽初•陳筑山二人，雖辦平教事業，但曾以私人資格，嘗勸劉氏擁護整軍，現二人亦來渝，備劉顧問。故就劉氏此次隨行文武幕僚而論，劉之態度，自不難測知，然而川中各軍因二十年來縱橫捭闔種種複雜的歷史關係，當然有形形色色的心理，吾人此時亦不必推論之矣。

中美成立貨幣協定

中央社華盛頓十日電：我國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博士，自昨日與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舉行最後談話後，雙方即向報界發表共同宣言云：一九三六年五月美國財政部與中國財政部代表會談所成立之貨幣合作，對於中國新幣制之順利進行，極有貢獻；結果所屆，對於中國國內經濟及美國貿易雙方均蒙其利，吾人現能宣佈中美兩國貨幣合作，現更進一步以賡續一年前所成立之諒解。當財政部長發表宣言時，余相信中國國民政府所進行之貨幣程序，不特基於健全之路線，且爲趨向世界通貨安定目標之重要步驟。吾人爲增加達到此種目標之努力，及在幣制改革與通貨穩定程序上維持合作，並爲遵照吾人之購銀政策起見，已斷然表示願意在相互可能接受之條件下，向中國中央銀行購買大量白銀，並使中國中央銀行可在保障中美兩國利益條件下獲得美匯以固定通貨；同時中國財政部長發表宣言，深信中國政府前所採取幣制改革之新計劃及與美國所商定之辦法，足以保證中國通貨之安定，並可藉促進中國國民經濟之改善及繁榮。雙方已商定中國政府將向美國購買大量黃金，爲協助中國政府增加其黃金準備；並爲依照一九三四年美國購銀法起見，美國財政部將向中國政府續購白銀。美國財部並擬將雙方前已商定辦法之範圍，即中國中央銀行在此辦法下，得以保障中美兩國利益之條件，獲得美匯藉以安定其通貨者予以擴大。中美兩國財政部長對於兩國均有利益之結果，深感滿意，此種結果，實由於去歲兩國所成立之諒解有以致之。中美兩國且能宣佈兩國之更進一步合作，尤爲欣幸。中國幣制之改革，與通貨之穩定，已告極大之成功，隨之中國與他國，尤以佔中國國際貿易第一位之美國貿易，業已增加。中國財政部長因深願代表中國政府與人民表示感佩起見，特親至美國進步談話，目前此項談話已告結束。再則美國財政部長此次得親與中國財政部長接觸，並商談推進兩國之幸福，誠屬欣幸也云。又國民新聞社華盛頓九日電：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與中國財政部長孔祥熙談判業已結束，今日發表聯合公報稱：「中美兩國政府茲已成立協定，由中國政府向美財政部購買大批黃金。美國政府爲援助中國政府積儲黃金準備起見，亦當根據一九三四年購銀法，向中國政府續購白銀。美國政府，並當在保障兩國利益之條件下，將中國銀行所據以購買美元以穩定外匯之辦法。加以擴充。」至中國所購買之黃金仍將存儲美國，以作中國穩定金融計劃之用，摩根索並解釋此協定，認爲兩國金融關係又見密切，並謂對於英美法三國貨幣協定，亦有間接利益。孔部長則稱，中國並不缺少外匯，不過願將準備金數金額多於銀，此項準備金存於何處，無關緊要，故願將所購之黃金存於紐約。孔氏並謂中國法幣，以六成現金四成庫券爲準備，至所購黃金總數，究爲幾何，彼與摩部長均不願宣布，以免引起投機，及影響世界金價。摩孔兩氏旋復解釋去年美國向華購銀結果稱：「此事因中美兩國政府去年成立協定之故，致使兩國俱蒙其利，至堪滿意，而彼此合作，今又得更進一步，尤足快慰。抑中國改革幣制計畫及安定金融政策，推行以來，成績卓著，中美兩國貿易隨之發達，中國對外貿易更以美國佔第一位，凡此種種，均爲吾人所樂聞。」摩財長最後對於中國政府及人民派遣孔部長親自蒞美談判，致有今日之成就，深表感謝。孔氏最後對新聞記者稱，中國苟向外舉債，當屬較易，有問以中國向美所購之黃金，是否係借欵性質，孔氏答稱，此項黃金係作準備金之用，中國若欲舉債，可向別處求之也。

修正出版法全文公布

國民政府八日明令云，茲修正出版法公佈之，此令，該法修正全文如次。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法稱出版品者，謂用機械印版或化學之方法印製，而供出售或散布之文書圖畫。（第二條）出版品分左列三種。（一）新聞紙指用一定名稱，其刊期每日或隔六日以下之期間繼續發行者而言，（二）雜誌指用一定名稱，其刊期每星期或隔三月以下之期間繼續發行者而言，恒其內容以登載時事爲主要者，仍視爲新聞紙，（三）書籍及其他出版品，凡前二欵以外之一切出版品屬之，新聞紙或雜誌之號外或增刊副刊等視爲新聞紙或雜誌，（第三條）本法稱發行人者，謂主辦出版品之人，（第四條）本法稱著作人者，謂著作文書圖畫之人，筆記他人之演述，登載於出版品或令人登載之者，其筆記之人，視爲著作人，但演述人予以承諾者，應同負著作人之責任，關於著作物之編纂，其編纂人視爲著作人，但原著人予以承諾也，應同負著作人之責任，關於著作物之繙譯，其繙譯人視爲著作人，關於專用學校，公司，會所，或其他團體名義著作之出版品，其學校，公司，會所，或其他團體之代表人，視爲著作人，新聞紙所登載廣告啓事，以委託登載人爲著作人，如委託登載人不明，或無負民事責任之能力者，以發行人爲著作人，（第五條）本法

稱編輯人者，謂掌管編輯新聞紙或雜誌之人，（第六條）本法稱印刷人者，謂主管印刷事業之人，（第七條）本法稱地方主管官署者，在省爲縣政府或市政府，在直隸於行政院之市爲社會局，（第八條）出版品於發行時，應由發行人分別呈繳左列機關各一份，（一）內政部，（二）中央宣傳部，（三）地方主管官署，（四）國立圖書館及立法院，圖書館改訂增刪原有之出版品而爲發行者亦同，黨政機關之出版品，應依前二項規定，分別寄送。

第二章　新聞紙及雜誌

（第九條）爲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者，應由發行人於首次發行前塡具登記聲請書，呈由發行所所在地之地方主管官署，於十五日內轉呈省政府或直隸於行政院之市政府核准後，始得發行，省政府或直隸於行政院之市政府，接到前項登記聲請書後，除特別情形外，應於二十八日內核定之，并轉請內政部發給登記證，內政部於發給登記證後，應將登記聲請書抄送中央宣傳部登記，聲請書應載明事項如左，（一）新聞紙或雜誌名稱，（二）社務組織，（三）資本數目及經濟狀況，（四）刊期，發行新聞紙者，並應載明其版數，（五）發行所及印刷所之名稱及所在地，（六）發行人與編輯人姓名，年齡，經歷，及住所，（第十條）第九條所定應聲請登記之事項有變更者，其發行人應於變更後七日內按照登記時之程序，聲請變更登記，前項變更登記之聲請，如係變更新聞紙或雜誌之名稱，或發行人者，應付繳原領登記證，按照第九條之規定，重行登記，（第十一條）第九條及第十條之登記不收費用，（第十二條）新聞紙中專以發行通訊稿爲業者，地方主管官署於必要時得派員檢查其社務，組織及發行狀況，（第十三條）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爲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人或編輯人，（一）國內無住所者，（二）禁治產者，（三）被處徒刑或一月以上之拘役在執行中者，（四）褫奪公權者，（第十四條）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禁止其爲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人或編輯人，（一）因違反第二十一條之規定受刑事處分者，（二）因貪污或詐欺行爲受刑事處分者，（第十五條）新聞紙或雜誌廢止發行者，原發行人應按照登記時之程序，聲請註銷登記，新聞紙逾所定刊期已滿三個月，雜誌逾所定刊期已滿六個月，倘未發行者，視爲廢止發行，（第十六條）新聞紙或雜誌應記載發行人之姓名，登記證，號數，發行年月日，發行所印刷所之名稱及所在地，（第十七條）新聞紙或雜誌登載之事項，本人或直接關係人請求更正或登載辯駁書者，在日刊之新聞紙應於接到請求後三日內更正或登載辯駁書，在其他新聞紙或雜誌應於接到請求後第二次發行前爲之，但其更正或辯駁之內容顯違法令，或未記明請求人之姓名住所，或自原登載之日起逾六個月而始行請求者，不在此限，更正或辯駁書之登載，其地位應與原文所登載者相當。

第三章　書籍及其他出版品

（第十八條）書籍或其他出版品，應於其末幅記載著作人之姓名住所，發行年月日，發行所，印刷所之名稱及所在地，（第十九條）通知書，章程，營業報告，書目錄，傳單，廣告，戲單，秩序單，各種表格，證書，證券及照片，不適用第八條之規定，（第二十條）有關政治之傳單或標語，非經地方主管官署許可，不得印刷發行。

第四章　出版品所登載事項之限制

（第二十一條）出版品不得爲左列各款言論或宣傳之記載，（一）意圖破壞中國國民黨或違反三民主義者，（二）意圖顚覆國民政府或損害中華民國利益者，（三）意圖破壞公共秩序者，（第二十二條）出版品，不得爲妨害善良風俗之記載，（第二十三條）出版品不得登載禁止公開訴訟事件之辯論，（第二十四條）戰時或遇有變亂及其他特殊必要時，得依國民政府命令之所定，禁止或限制出版品關於政治，軍事，外交，或地方治安事項之登載，（第二十五條）以廣告啓事等方式登載於出版者，應受前四條所規定之限制。

第五章　行政處分

（第二十六條）不爲第九條之聲請登記，或就應登記之事項爲不實之陳述而發行新聞紙或雜誌者，得停止該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不爲第十條之聲請變更登記而發行新聞紙或雜誌者，得於其爲合法之聲請登記前停止該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第二十七條）前條所定之處分，其出版品在縣政府或市政府所在地發行者，應同時由該縣政府或市政府，呈請省政府，在省政府或直隸於行政院之市政府所在地發行者，應同時由該省政府或市政府咨請內政部核准，方得執行，省政府核准執行者，應咨內政部備案，（第二十八條）內政部認出版品載有第二十一條所列事項之一，或違背第二十四條所禁止或限制之事項者，得指明該事項，禁止出版品之出售及散布，並得於必要時扣押之，依前項規定，扣押之出版品，如經發行人之請求，得於刪除該事項之記載或禁令解除時返還之，第一項所定，其情節輕微者，得由地方主管官署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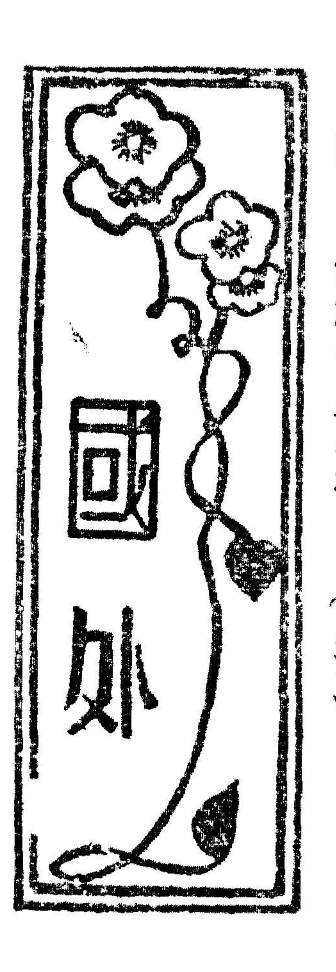
准該管省政府或市政府，予以警告，並由該省政府或市政府轉報內政部，（第二十九條）地方主管官署查有前條第一項之出版品，乃認為必要時，得暫行禁止該出品之出售散布，或暫行扣押，同時呈由省政府或直隸於行政院之市政府，轉報內政部核辦，（第三十條）前條所定處分，其出版品乃為新聞紙或雜誌，在縣政府或市政府所在地發行者，應由該縣政府或市政府呈請省政府核辦，在省政府或直隸於行政院之市政府所在地發行者，應由該省政府或市政府咨請內政部核辦，（第三十一條）國外發行之出版品有應受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或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處分之情形者，內政部得禁止其進口，依前項規定，禁止進口之出版品，省政府或市政府得於其進口時扣押之，（第三十二條）因新聞紙或雜誌所載事項，依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所定之處分，而其情節重大者，內政部得定期或永久停止其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違背前項禁止而發行之新聞紙或雜誌，地方主管官署應扣押之，（第三十三條）扣押書籍或其他出版品於必要時得並扣押其底版，依前項規定扣押之底版，準用第二十八條第二項之規定。（第三十四條）出版品之記載除有觸犯刑法規定，應依法辦理外，其有違反第二十二條之規定情形較為重大者，內政部或地方主管官署呈請內政部核准，得禁止其出售散佈並得於必要時扣押之，前項出版品如為新聞紙或雜誌，並得定期停止其發行。（第三十五條）發行人違反第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規定，不呈繳出版品者，處三十元以下罰鍰。（第三十六條）發行人不為第九條或第十條之聲請登記而發行新聞紙或雜誌有，處一百元以下罰鍰。（第三十七條）第十三條各款所列之人，或因第十四條各款情形之一而受禁止之人，發行或編輯新聞或雜誌者，處一百元以下罰鍰，（第三十八條）發行人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者，處二十元以下罰鍰。（第三十九條）出版品不為第十六條或第十八條所定之記載或記載不實者，處發行人一百元以下罰鍰。（第四十條）編輯人違反第十七條之規定者，處一百元以下罰鍰。（第四十一條）新聞因受本章所規定之行政處分向處分機關之上級官署訴願時，該官署應于接受訴願後十日內予以決定。

第六章　罰則

（第四十二條）發行人或印刷人違反第二十條之規定者，處一百元以下罰金，（第四十三條）違反第二十一條之規定者，處發行人編輯人，著作人，及印刷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但其他法律規定有較重之處罰者，依其規定，（第四十四條）違反第二十二條或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者，處編輯人或著作人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第四十五條）違反第二十四條所定之禁止或限制者，處發行人，編輯人，著作人，及印刷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第四十六條）出版品為新聞紙或雜誌時，著作人受第四十三條處罰者，以對於其事項之登載具名負責者為限，受第四十五條處罰之著作人亦同，（第四十七條）違背第二十六條所定之停止發行命令，發行新聞紙或雜誌者，處二百元以上罰金，（第四十八條）妨害第二十九條所定扣押處分之執行者，處二百元以下罰金，（第四十九條）發行人違背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所定之禁止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其知情而出售或散布該項出版品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違背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所定之禁止及知情而輸入，出售，或散布該項出版品者，準用前項規定，分別處罰，（第五十條）妨害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三十一條第二項，第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三十三條所定扣押處分之執行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第五十一條）發行人違背第三十二條第一項之禁止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其知情而出售或散布該項新聞紙或雜誌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第五十二條）本法所定各罪之追訴權逾一年而不行使者，因時效而消滅第四十三條第四十五條之情形，其追訴權之時效期間，自發行日起算。

第七章　附則

（第五十三條）本法施行細則由內政部定之，（第五十四條）本法自公布日施行。（完）



西監察計劃波折多

倫敦九日路透電：西監不干涉委員會海上監察計劃，因德義退出所餘之空隙，德義反對英法海軍之填補，致成今日之僵局。現委員會委託英國出任調解之責。今日不干涉委員

會全體會議通過荷蘭公使之提議，委託委員會主席樸萊茅斯，設法尋求打開目前僵局之辦法。會議中法大使曾宣稱，監察計劃長此不能維持其均衡，法國勢將停止比利紐斯山脈一帶之國際監察云。惟迄今仍尚未有適用之調解辦法提出。英法兩國旣堅持其原有之主張，而德義復堅持以交戰團體之權利給予西班牙之國民軍，並對於英政府發出極苛刻之評論；主席樸萊茅斯今日在會議中，曾宣稱英國對於外間非難之詞實難以承認，因倘不干涉協定之文字及精神，各國能如英國恪守不逾，則今日西班牙之局勢又不至如此；故今日四國之不能合作，其咎不在英國，而目前急要之圖，即在如何重立監察計劃中之第二道防線。再則志願兵之撤退，在歐洲及世界之目光中觀之，實至爲重要，倘此事不能解決，則西班牙問題之解決，亦將近不可能云。樸萊茅斯復謂各國代表之演說，幾無一具有建設性者，倘任何國能提出一辦法，較英法新計劃更合於實用者，英國誠願意考慮之；惟以目前而論，倘一般精神不能和衷共濟，則解決亦屬不可能，但倘英國出任調解之責，則迅速實爲至要。後德義法三國代表復各宣言，彼等旣表示之態度，此後將繼續維持之，蘇聯大使宣稱擁護英法主張，而葡大使則謂葡政府願尊重任何圓滿解決之辦法。繼大會全體一致通過，請英國出任調解之責。樸萊茅斯氏稱，英國政府深切了解目前局勢之嚴重，故倘欲此事獲良好之結果，必須各有關係國家能給與至最大限度之合作云。最後決定于下星期最早之日期再召集會議，俾英政府努力之結果，得向大會報告。再則倫敦方面認交涉並未破裂，而今日會議結果之良好，且遠出會議開始時之所預料云。

德義態度仍極强硬

柏林八日路透電：西亂不干涉委員會將于明日集召大會。據德國半官方面之表示，德政府擬堅持其對西戰雙方一律承認交戰團體權利之德義計劃，並稱驟然的拒絕該計劃，或藉對于西班牙共產黨之公開贊助以圖該計劃之破壞，俱足表示缺乏善意云。一般報紙之評論，對于明日會議之成功，俱表示悲觀。漢堡佛萊姆敦報稱，該委員會殘喘之時間，未能加以利用，而任其消逝，兩團體間之裂痕，廣闊如故，而調解亦無從說起，此外外交評論復稱交涉破裂之危險，足以重使西班牙成爲歐洲危險之中心點者，今已無可避免；惟德國對于維持及加緊不干涉計劃之可能性，已有討論之準備，故深盼他國亦能抱此同一之態度云。又羅馬八日哈瓦斯電：倫敦調整會明日開會時，義國代表究將採取何種態度，官方人士頗拒絕有所說明，僅聞義國代表已奉政府訓令，當在會議中採取堅強態度云。此間觀察者則以爲英法兩國之聯合陣線，現已削弱，蓋英國對于西班牙問題所採取之態度，完全以英國經濟利益爲其出發點，而法國態度則以在思想上向西班牙共和政府表示同情爲主，而此兩種態度固大有出入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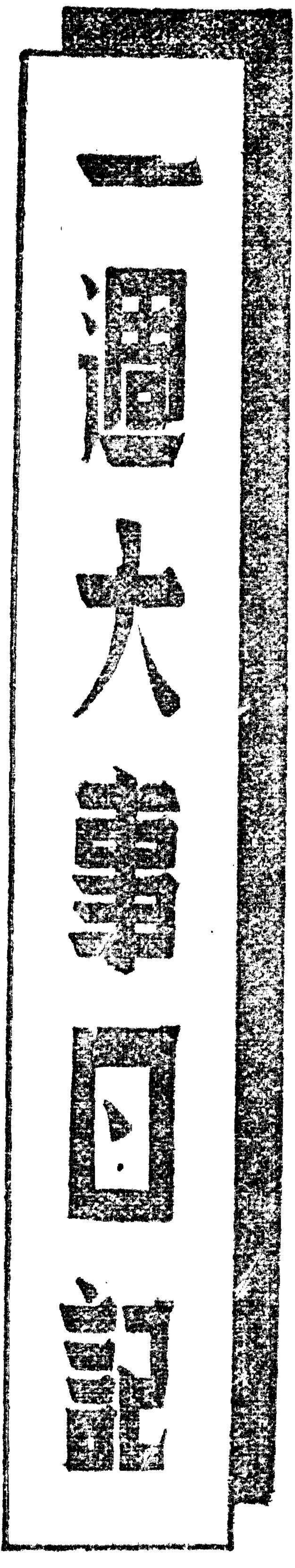
各國代表意見一斑

倫敦八日哈瓦斯電：西班牙國內亂不干涉辦法調整委員會定于明日上午十一時舉行全體會議，由英國外務次官樸萊茅斯爵士担任主席；大約下午仍將賡續舉行第二次會議，而由出席各國代表分別就英法兩國新監察計劃及德義兩國對案發表各本國政府之見解。預料明日會議中法國代表即駐英大使考賓所發表之宣言，最關重要，消息靈通人士頗宣稱，考賓所作宣言，大約係一面反對德義兩國計劃，一面聲明法國主張西班牙海面及陸上監察計劃仍當全部實施；但法西兩國交界處之比利時紐斯山邊境，則須俟葡萄牙方面海面及陸上監察完全恢復原狀之後，方可繼續實施監察。此外，巴爾幹半島各國代表曾舉行會議，聞已決定委託希臘駐英公使西摩布洛斯說明巴爾幹半島各國之見解，大致主張在原則上接受英法兩國計畫，但其他各國所提出之建議，亦應同時加以研究，俾可打破目前之僵局。此項主張，法國方面大約不至加以反對，各代表說明意見之後，調整委員會大約將決定組織特種小組委員會，負責進行磋商，如磋商並無結果，則或將如某某國代表所稱，爲「不干涉辦法舉行體面的殯禮」云。

巴拉斯坦報告書發表

倫敦八日路透電：巴力斯坦王家委員會之報告書，主張將巴力斯坦分爲猶太，阿拉伯與英國代管區三大區域；此項主張，已爲英政府所贊同。報告書全文今日已公佈。內載王家委員會主要結論兩條：（一）猶太與阿拉伯兩民族之文化，不能有混合與同化之問題。（二）兩民族間之隔閡，現已甚深，如現有代管制度續予維持，則此隔閡定將愈甚。委員會主張終止現有代管制度，分向阿拉伯人與外約丹政府及猶太人復國運動機關，開始談判，以期將巴力斯坦劃爲（一）阿拉伯區併入外約丹，（二）猶太區，（三）英國代管區。由耶路撒冷北面之某點展至阿拉伯南面之某點，而附以由耶路撒

冷至乍法之通海遊廊，代管國並應受管理那撒勒之委託，且有權保障河道與蒂伯力斯湖西岸之聖潔，並保護阿拉伯區與猶太區內兩民族所視為神聖之資產。阿拉伯區與猶太區之邊界如下：界線起于拉桑那奎拉，沿巴力斯坦現有東北邊界而至蒂伯力斯湖，越湖而至約丹河之流域，復緣河而達比桑北面之某點，橫貫比桑平原，沿傑士利爾流域南邊而達梅基杜附近之某點，然後南行沿瀕海平原之邊，折而西行，俾避讓突爾卡姆而至李達附近之耶路撒冷遊廊，復在此遊廊之南，沿平原之邊，而至里賀伏特南面十哩之某點，至是向西入海。至於海法，蒂伯力斯，薩法德，與克愛爾四處，在某時期內，應置於代理行政之下。阿拉伯區可在乍法獲通海之出路。猶太區應資助阿拉伯區，其數日後再規定之，英國會鑒於外約丹之富厚，應對阿拉伯區助以英金二百萬鎊，委員會之報告書，並載有巴力斯坦分劃後產業變賣與居民互換之規定，並主張在條約未成立時採行管理僑民入境與土地出售等事之臨時辦法。王家委員會雖承認未能接受阿拉伯人與猶太人之全部要求，然謂其所擬之條陳，既可使阿拉伯人獲有國家獨立，並享有以平等地位與鄰地阿拉伯人在阿拉伯整個團結與進步中共同合作之可能，且有銷釋阿拉伯人所抱其聖地為猶太人所佔有之惶慮。此外，阿拉伯人更可因此而獲取猶太人資助與英國二百萬鎊之巨款，以言猶太人方面，則猶太人可達其復國目的，而不復為少數民族之生活云。英政府在其備忘錄中聲稱，英國鑒于其在國聯盟約與其他國際條約下之義務，擬採行必要步驟，獲取實施瓜分計劃之自由。英政府希望有關係各民族對此計劃定能予以同意，惟英政府在此計劃未實現時，始終不擬放棄其維持和平秩序與良好行政之責任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起
至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止

七月七日　星期三

△孔祥熙再謁羅斯福
△巴力斯坦報告書發表

七月八日　星期四

△蘆溝橋中日軍衝突
△川越赴青
△整軍會舉行第二次會
△修正出版法公布
△陳石遺逝世
△巴力斯坦全境騷動

七月九日　星期五

△石友三部保安隊開入宛平
△川康整軍會閉幕
△廬山暑期訓練舉行開學禮
△孔祥熙訪摩根索
△法院二次庭訊吳啓鼎等案
△西戰不干涉會開全體會
△法總統批准整理財政令

七月十日　星期六

△日軍又大舉進攻蘆溝橋
△平津平漢交通被截斷
△何應欽由渝返京
△中美宣佈貨幣合作
△德法新商約簽字

七月十一日　星期日

△蘆溝橋賈士坡等處均有衝突
△宋哲元由樂陵抵津
△馮治安赴保指揮
△津南市發生小紛擾
△外部發表聲明
△香月繼田駐津司令
△劉湘返蓉
△美增造巨艦
△羅馬尼亞王抵巴黎

七月十二日　星期一

△日由國內調兩師團來華
△英下院質問蘆溝橋事件
△駐日代辦楊雲竹向日外部提書面抗議
△俄飛行家再作俄美飛行

七月十三日　星期二

△永定門外兩度發生激戰
△行政院移返首都辦公
△英提出西監察計劃折衷案

危機一髮的東亞大局

這兩天日軍在蘆溝橋的幾陣砲聲，很可以變成遠東和平的弔鐘：在國際間足可釀出嚴重的局勢，在歷史上足可種下百年的浩劫，我們對這次事件推演的局勢和結果，簡直是不忍想像，所以我們衷心祈禱主動方面能夠懸崖勒馬！

向來國際間發生軍事衝突，雙方一定要對責任問題互相指摘。此次之事，日方雖再三誣衊中國，想要自固立場，而事實具在，首先砲轟宛平縣城的是誰？我軍已經忍辱撤退，而故留二百餘人藉辭不去，重又尋釁者是誰？一面宣稱撤兵，一面厚集大隊，併力猛攻者又是誰？國家有強弱，軍隊有好壞，然而是非不能不講，曲直不能不分。我們願以中國國民資格，在此處首對強權厚誣我方的種種措辭表示嚴正的抗議！

我們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國，講謙讓，愛和平，却決不是沒有羞惡之心的無恥民族！我們五六年來經驗了無數的艱危困苦，深刻地感覺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的眞理，認爲國力亟需培養，攘外先要安內，所以近年政府的根本政策是自力更生，中心工作是積極建國，上下一致努力的目標是全國的和平統一，又知道這事需要較長時間的內外安定，因此對於外交，刻意強顏歡笑，持重求容，行動謹愼，萬般含忍，這不是怯懦而是有計劃的自制。我們現在所求的祇是生存，祇是與人無礙的生存。因爲要生存，所以不能容許領土再被人家攘奪。因爲要好好地生存，所以願意全國團結成功一個統一的國家，不願意國內再有分裂，更不能容許他人再來硬替我們分家。冀察平津是中華民國領土之一部，這些地方一律奉行中央政令，本來就不是軍閥割據的獨立區域和非法組織，說不上什麼「中央化」。要是藉口「中央化」而想活生生地把他和全國拆開，卽就等於攘奪我們的領土和取消我們的生存權一樣，政府在地位上是絕對不能答應的；而且因爲近年國民的統一意志非常堅強，政府也沒有力量敢於違反民意默認外力割裂。不幸日方始終不肯認識此點，前兩年有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的紛擾，去年南京中日交涉之卒至不調，都是所謂「華北特殊化」的一念之差。觀察此次蘆溝橋事件發動的背景，大致仍是「特殊化」的夢在作祟，我們不問日方計劃如何，眞意何在，却敢斷言拆散中國民族，割裂中國領土，已是時代過去的陳腐思想。我們更敢斷言：日本此次果把中國逼到無路可走，則我們全國國民決不能眼看着二十九軍的忠勇官兵單獨在北方捱打。所以說這事若成中日間擴大的衝突，儘有釀出嚴重的局勢和百年浩劫的可能。

我們認爲如果日本硬要逼迫中國走上不能走的一條路徑，則實逼處此，中央政府除掉領導全國共上悲壯之途外，也眞無有他路可走。所以事態推演的關鍵，畢竟操於日本之手，歷史功罪，決於俄頃。我們敢陳最後利害，以促日本關係方面之覺醒。昨晚消息說：日本內閣昨天開會，又已決定了不擴大的方針，並且有人在雙方間奔走交涉，甚自有第二次實行同時撤兵之說。但是看看日軍這兩天在前方劍拔弩張猙獰可怖的情勢，令人實在不敢輕信其不擴大。我們以爲除非日軍無條件的悉數撤去，將蘆溝橋一帶完全恢復原狀，尤其關外開來的日軍卽刻開回，兩國間大危機是無法消滅的。日方果肯懸崖勒馬，應卽切實表示誠意，勿再逞其感情，施其高壓，中國方面自可願意，如仍徒作欺飾之談，藉作故入人罪的口實，不特中國不能再上當，將來事件擴大，日本責任，終無可逃，這又是我們今天願意預爲聲明，同時更願意喚起我軍方面的鄭重注意。

（錄七月十二日津滬大公報）

希望日本政府持重

這兩天東京的對華空氣，顯然十分緊張。近衞內閣勢將利用中國問題，加強他所謂『舉國一致內閣』的地位，所以召集金融界，新聞界談話，要求援助，一方面在軍事上調兵遣將，極力作對華擴大化的佈置，我們認爲這是很危險的做法，以近衞公爵之明達睿智，我們衷心希望他別成政治上的『冒險家』，因爲這一冒險，說不定要成百年歷史的罪人！

蘆溝橋事件發生以來，四日之中，情態一再變化。日本迭次宣傳不擴大，我們寧不願作如是期待，然而一方盛氣凌人，一方滿腔悲憤，一驕一憤，時刻接觸著，何能不起衝突？我們認爲日本果眞誠心要不擴大化，早就祇有無條件的切實撤兵，先把爆炸性的因素撕挪開來，然後方可說得上和平。不幸日本總不肯澈底痛快地往息事寧人處去做，而要擺出戰勝國的面孔，橫施高壓態度，如何能夠於事有濟？現在國內空氣如此，無怪前方形勢閃爍。昨夜據傳又打起來了，可見日兵不澈底撤退，縱令一時可以相安，而和平希望，依然隨時可以打碎，這是我們所萬分顧慮的，釜底抽薪，仍舊還望日方有覺悟。

我們對於這次事件，就二十九軍說：是抵抗自衞，完全是被動的。就中央說：地方出了偌大變端，眼看著人家的援兵利械，源源而來，我們對北方何能如秦越之相視，漠不關心？所以中政府即使在後方有所佈置，也是爲政府者應有的措施，絕對不能成爲對方藉辭擴大的口實，因爲縱有準備，同樣是被動的性質，而且是警戒非常的意思，毋寧希望其不用。況且據本報粘嶺專電，蔣委員長的態度非常鎮定，根本並沒有爲北方事開過會議。乃東京發出宣傳，彷彿日本之決定大舉動員，是爲應付中國而起，這完全是故意的設辭。我們旣根本沒有對日挑戰的意思，更無把事件擴大化的理由。日本先造出許多羌無故實的情報，又根據這種不確情報，立定所謂對策，此種辦法，可謂危險之至，我們尤其希望日本有識者注意●

最後我們又希望政府注意：東京空氣旣然如此，我們個不能不切實準備；同時希望中央地方當局在此人心不安的時候，格外要注意維持治安，尤其應該盡力保護外僑，防止各地突發事件。好在現在政府的力量和信用，已經不成問題，全國國民應當信任當軸，沉著鎮靜，舉國一致，各各準備必要時走我們不能不走的道路，一切急燥和輕率，都是於事無濟，這一點並望國民充分警省。（錄七月十三日津滬大公報）

澈查投機之重要性

關於吳啓鼎盛昇頤之投機嫌疑案，前日本報曾就政治觀點，有所論列。今其事業已引起全國之注意，爰更就經濟與一般人心之關係上，再申論其重要性。

先就經濟言之：中國今日最亟之務爲趕速造成現代化國家，而其主要之基礎在於經濟建設，更因受內外環境之煎迫，在勢與理，均不能循各國個人自由式的資本主義發展之途徑，從容進步，而當發揮國家力量，儘短期內，從事於生產之創造，統制，與經營，以期迅赴事機，強固國力。觀於近來國家常以政府之力，直接間接，主辦各種企業，或投資於許多殖產興業之計劃，可知國家造產，已成中國經濟建設之必然的運命。此事利便固多，而其間有一極大之危機，即不肖官吏易於憑藉政權，營私自肥，將使私人企業畢生孜孜不克有成者，官權在握之人一呼吸間便可獲利無數，甚且勾結舞弊，巧於僞飾，運天衣無縫之精靈，成殺人無血之罪惡，果至於此，則法紀蕩然，正義消沈，尙有何建國救國之可望？且舊時政治經濟釐然劃分之時，政治腐化，爲害僅及於局部，今則不特公私經濟生活，整個的與政治息息相通，即同屬經濟範圍，亦在在具有連環性，一髮之牽，全身爲動，一種經濟事業之腐敗墮落，往往足以影響全體各部的健全，甚且引致一般生產的崩潰。惟其然也，故凡實施國家造產之國度，對於政治之清明，貪汚之糾察，莫不異常重視。如蘇俄報紙，概屬公營，本無所謂言論自由，獨於糾彈官吏贓私，指摘公人怠惰，言之惟恐不盡，舉發惟恐不周。彼邦經濟建

設之能着着成功，未始不由於此。中國造產之亟，不亞蘇聯，而政界積弊之深，奸吏玩法之巧，求之並世，殆無其儔，更非勵行剛勁嚴肅之政治，執法懲貪，除惡務盡，無以滌舊染而造新邦。本此觀點，則此次上海紗布交易所操縱風潮案，實應嚴正糾察，盡法懲辦，萬一稍示寬容，直不啻將國家造產之大權，許私人作朋比發財之利用，法律無效，姑不置論，其如國家經濟建設前途何？

復次就一般人心關係上言之：此次紗交操縱案，早干公衆之憤怒，素爲政界之隱毒，自蔣院長廉得其情，赫然震怒，謂將依法重懲，消息傳來，羣情振奮，蓋無論從法律公道，社會正義，任何觀點衡量，均爲大快人心之舉，良以陋巷無告之民，迫於父母妻子之養，暮夜穿窬，鼠竊狗偷者不幸而揑將官裏去，無情之法律曾不爲之多予寬假。獨一輩巨猾神奸，利其公人地位，一分鐘之電話，可以覆雨翻雲，一兩語之秘密，可以撼天動地，乃法律不能加罰，清議無力制裁。況更長袖善舞，實力雄厚，雄視市場，道路側目。資本後盾如此其大，試問尋常商人何可與爭？自無怪乎失敗者之飲泣吞聲，關係者之談虎色變。似此行徑，責任浮於越貨殺人，乃貧賤小民偶犯竊盜者不免於刑網，而於此曹高等犯罪則有人公然圖爲開脫。甚至在法院偵查中以行政機關出於顯袒嫌疑人之行動，殆眞所謂『竊鈎者誅，竊國者侯』歟？法律之威信，果何在乎？抑十年以來，國家多難，民生困窮，胼手胝足之良民，終歲勞苦不得一飽者蓋不知其若干萬人。奉公守法之小吏，畢生辛勤，終不能得仰事俯蓄之資者，又不知其若干萬人。方之彼輩操縱投機之少數官吏，一轉手間，發財千萬，生活苦樂，何啻天淵，以言公道，復將何說？不特此也，近年最高領袖之宵旰憂勤，內外文武淬勵盡職，忠實黨員之努力工作，智識分子之愛護大局，所求者救亡圖存而已。然如長久姑息養奸，放任貪污，則一切建設，悉等徒勞，救亡圖存，如何可望？此猶築堤防水，圖市動員，而蟻穴之徽，足令全堤潰壞，蓋萬千人辛勞之工作，不能當決堤者一舉手之破壞也。今之貪污禍國，正復類此。再事寬容，則正義絕，公道亡，直將坐待亡國耳。本此觀點，則此次上海紗布交易所操縱風潮案，直關法律，公道，正義之存亡與消長。政府既已決心究治矣，如不貫澈到底則結果將至寢失全國人心，自墮民衆信仰，十載努力，或成幻滅，可不懼乎？

依上述兩點論斷，吾人願嚴正喚起各方面注意：（一）望政府澈底究辦，不容有頭無尾。（二）望法院自重威信，自尊責任，多方搜集人証，發揮自由心證之權能，顯示法律威力。（三）望社會公衆勿僅稱快一時，而應一面督責政府不許放縱，一面動員社會正義，協助法庭，多搜証據，關係人士，概宜挺身作証，暴露罪惡，不必顧忌，蓋最高當局志切澄清，一般民衆嫉惡如仇，此案結果愈澈底，則國家前途愈有望，事關全局利害，度全國重視，必當人同此心也。

（錄七月五日津滬大公報）

訴諸全國各級公務員

今年廬山暑期訓練班，規模宏大，包括全國黨政軍教等各界。聞受訓人員，將共達一萬人以上。吾人乘此時機，願貢獻數言於全國各級公務員，最後向政府致其希望。

中國產業如此落後，外患如此緊張，故國家建設之成功，必賴極端刻苦以求之。是以全國各部門公務員之責任，特別加重。夫在過去時代，公務員只限於行政方面，今則部門繁多，而關係國家財政經濟者，其職責尤鉅，中國必趨向統制經濟及獎勵國營產業進行，故國民經濟命脈，及廣義的國防建設，皆操於公務員之手，職是之故，在往昔之世，官民關係，實際疏薄，今則國家存亡，社會樂枯，民生豐瘠，皆與公務員賢否，密切關聯，人民有雖欲漠視而不得者矣。年來軍事政治，皆有進境，技術界之風氣，尤有可稱，故國營事業，漸可樂觀。雖然，通全體公務員而言，甚恐尚有少數人未明責任，有負職務。吾人故願全國各級公務員諸君，當

此統一底定邁進建設之際，俱嚴重服膺職務神聖之觀念，更自動的提高一般道德之標準，此在眼前之中國爲極需要，亦極易爲之者也。夫職務神聖之義，本不限於公務員，而在公務員爲尤不可少。何則？每一公務員，在其法定職責以內，皆爲執行國家政令之神聖事業，雖職位甚卑者亦然。夫行政方面最卑者爲警察，然一警察在其依法勤務之時，卽爲直接執行國家政令而有保障治安之重大職責。故警察因捕盜殞命者有之矣，其精神之可敬可感，與殉國之總司令無殊也。又如文化職務中，鄉間小學敎員之地位，殆爲最小，然實肩負訓育次代國民之重大責任。其職務之應神聖視之者，正不亞於國家之大總統或主席也。抑職務神聖之感，在交通事業中，最易認識。舉例言之，如鐵路之司機者，守岔道者，當其勤務時間，蓋如臨祭典，如赴戰場，精神緊張，一毫不亂，全車生命一路安危皆繫之，誠可謂神聖也已。吾人平日對於各部門之下級吏員或職工，衷心常表敬意。蓋在全國之廣大社會中，不知有多少無名英雄，甘薄薪，敬職務，終生勤勞，以報國家以答社會。其名雖不彰，而其道德的潛光，實爲構成國家之基本的勢力。同時吾人痛感上級遠不如下級。至讓步言之，上級人員一般的道德標準，斷不如下級之高。蓋下級敬事，上級有敬有不敬。易言之，下級人員，雖未必皆有職務神聖之自覺，而行爲符之。上級者，則雖有了解職務神聖之智識，而或能實踐，或則不能，此其所以可悲也。吾人願全國公務員尤其上中級者，當知担任公職之意義，卽爲負責，非爲索酬。蓋以俸給爲生者，原則上不容致富，俸錢高低，程度之差而已。然而樂爲之者，應專爲担負建國之部分的責任。此乃人生之神聖事業，命且不惜，何況其他物質問題。然盡責任則享榮名，此亦公務員之附帶的安慰，此外則原則上不容有所希冀也。公務員誠能人人服膺職務神聖之義，不論職位大小，各認識在責任之意義上，同樣可尊，同時凜然於玩忽職務結果之可畏，則當然能勞苦不辭，恪盡職務，將見瀆職營私之念，根本不生，何待廉潔政治之倡導哉？吾人絕不抹殺現時全國多數上中級公務員之清慎勤勞，然同時對於少數或無覺悟者，不得不致其期望之詞。夫中國人民之於官吏，實最寬最恕者。人民且不要求官吏與人民爲同程度之刻苦生活，其所要求者，只係神聖其職務。誠以國命民命，俱在官吏之手，故不得不要求其善加護持，人民對上中級官吏甚尊重，故官吏必須自尊，且應悟人民公意之最後可畏也。綜合上述，其一：吾人感謝一般敬事盡職之全國各級公務員，念諸君生活之清苦，望諸君自覺職務神聖之義，由盡職中自取精神的安慰，且願諸君認識國家境遇之急切，今後更不斷努力，更緊張工作，其精神當俱如前述之火車司機，而建國之成功，卽諸君之榮譽。其二：吾人主張依物價之增漲，應提高中下級公務員之俸給，但同時勸諸君安清貧而勿怨。蓋尙未聞官吏有吃觀音土者，則官吏縱苦，總優於貧民，一般窮公務員，應勤勉以救民，應無牢騷之餘地。其三：吾人最後則望政府注意，何以下級官吏或職工之道德標準反高？此無他，在一般公職界，對下級人員，概有紀律，有賞罰，故尋常之人皆可守法盡職故也。是以澄清政治，必須彰紀律，明賞罰，而紀律賞罰之行使，必須無例外，無拘牽，如此始能謂政府有威有信。國民引領以望澄清者十年矣！政府當能知所努力也。

（錄七月六日津滬大公報）



國風社選

三月三日燕子磯脩禊分韻得坐字

惕山

風光過寒食。時節初改火。脩禊又重三。朋簪集江左。
聯車出城郭。青山周旋我。春暖鳥歡呼。桃媚柳斜嚲。
仰見燕子磯。矗立煙霞裏。昔此天塹誇。今難門戶鎖。
俯視大江流。浩蕩吞小舸。髩影搖波光。一洗俗塵夥。
人生隨大化。何適而不可。時過似輪奔。事往如甑墮。
祗餘結習在。用短吾尚頗。聯吟助酒觴。妙論同炙輠。
留園賢主人。盤餐備貼妥。蔬菜風味別。大嚼快頤朵。
興酣微雨作。煙雲成堆垜。洗眼看江山。磯頭耐久坐。

超凡招同拔可衆異丈及劍知鉅源子佩諸君飲爛柯山寺

伯治

下床赴嘉招。出郭及昧旦。過谿先浮鼻。新漲綠拍岸。
欣然叩禪扉。聲答春禽喚。石梁雨作瀑。隱隱挂天半。
松喧亭欲搖。苔蝕碑已斷。琴棋世爭訟。事往語或讕。
平生惜治獄。難了此疑案。不如且置之。手把一杯翫。
主人意何厚。燒筍具白粲。吾徒尚風義。與俗例冰炭。
樵柯付軒渠。寸心石靡爛。

堯生先生和纕蘅詩中見及感賦憑石遺師郤寄

秋岳

臺中閱道舊堂堂。蕭寺前游廿九霜。（庚戌九日予陪石遺師天甯寺登高始觀先生）
榆柳幾回更國火。岷峨一老亦靈光。
飲冰律句餘悲誦。昫谷禪機竝久亡。
安得冷然期出峽。再陪松麈本師旁。

陳寥士偕孫孟晉過訪翌日以詩見投次畣

曙岑

檢束河山刦後心。江城霜氣獵高林。
聚萍略識風前意。炊米徒危劍外音。
雙士偶來能汲古。一塵長翳欲疑今。

漸微。生。事。將。何。說。已渺。歡。蹤。不。可。尋。

纕蘅丈寄示和秋岳羅園觀梅詩且言黔中苦旱已久賢者飢溺之心躍然紙上輒賦呈正兼以奉慰　呂慶

一衣。苔。枝。綴。玉。衣。詩人。好。句。寫。巖。扉。正開。吳。郡。春。風。早。
相望。蠻。州。驛。使。稀。縱有。愆。陽。能。作。旱。甯無。澍。雨。可。成。饑。
希文。憂。樂。關。天。下。莫以。投。荒。歎。願。違。

次韻曹使君元日之作　荀龍

家法。才。高。七。步。成。詩中。亦。有。李。西。平。共瞻。元。日。殷。憂。切。
深盼。勞。民。負。擔。輕。政化。如。春。當。雨。澤。文章。擲。地。作。金。聲。
和章。俊。極。吳。門。老。（石遺老人）真授。長。生。白。玉。京。

筠連曾義夫少梅事略小魯屬題　小樹

峨峨。蜀。山。顛。矯矯。孤。桐。姿。一桂。安。一。絃。絃絕。還。自。持。移
此。婉。孌。心。蔭彼。蘭。桂。枝。綿延。世。祚。長。令德。人。倫。師。

游海濱金山嘴南天門口占（丙子夏）　什公

林陰。鳥。語。伴。巾。車。人比。雲。閒。忘。路。賒。纔了。野。餐。忙。煑。茗。
浪花。看。罷。看。山。花。
挈婦。攜。兒。載。酒。來。披襟。濯。足。亦。佳。哉。石閒。偶。動。題。詩。興。
便欹。呼。僮。掃。綠。苔。

我貪。看。海。但。偷。閒。兒喜。攀。山。不。憚。艱。採得。花。枝。乍。盈。把。
笑遺。阿。母。索。歡。顏。
香餌。何。心。下。釣。鈎。忘機。雲。水。對。沙。鷗。老夫。乍。識。浮。家。樂。
只欠。滄。波。一。葉。舟。

百字令　詠缸石　堯生

石函。雙。斛。就偷。宅。碧。天。無。際巧匠。琢。成。山。骨。瘦。恰好。紫。
藤。安。置。小泡。浮。花。四圍。生。蘚。漸染。沙。蟲。膩。么鬟。親。舀。井。
華。親汲。親。洗。一寸。二。寸。之。魚。於中。唼。唼。便滄。溟。萬。里。
淨極。夜。涼。秋。更。遠。收得。恒。星。在。底。半載。渝。州。一漚。書。屋。
笑我。江。湖。氣。將歸。何。事。斷瓢。思。注。春。水。

解連環　用清眞韻傷逝　圭璋

悶來。無。託。傷鴛。帷。影。隻。鳳釵。雲。邈。縱翠。柳。裝。點。明。湖。只
愁。重。舫。輕。帶寬。衣。薄。向晚。庭。空。亂紅。委。一。番。蕭。索。想三。
年。病。榻。幾負。鶯。盟。幾費。靈。藥。天涯。好。春。自。若。奈顏。非。
舊。日。心念。天。角。漫賸。得。千。結。回腸。把零。脂。零。粉。忍畫。拋。
卻。冷月。魂。歸。問是。否。芸。窗。梅。萼。悵如。今。聽。風。聽。雨。淚珠。
暗。落。



凌霄一士隨筆

陳三立與廖樹蘅書，屢及隆山人。（見第二十五期。）山人名觀易，字無譽，別號臥侯，寧鄉畸士，詩才清妙，交樹蘅，因並與三立及其父寶箴相識，均愛重之。寶箴爲刊其罘罳草堂詩集，并以序云：

甯鄉隆君無譽，詩人也。其里中友笙陔廖君，旣館於予，洒數爲予言無譽之人之詩。無譽伏處窮山中，無名聲於時，一卷嘯吟，冥思孤往，憔悴而專一。其爲詩垂三十年，屢變其體，所得詩逾六七千首，今存者亦千首有奇。然無譽嘗一游秦中而歸，故今詩言邊事者爲多焉。今年九月，無譽復有秦隴出塞之行，假道長沙，過宿笙陔齋中，予得與相見，接其論議．讀所撰箸文字，根柢鬱茂，其經世之志，略見於斯矣。旣而取閱其罘罳草堂詩卷，則逢源杜與韓，語言之妙類大蘇，而似歸宿於吾鄉山谷老人，世之號爲能詩者未易而有也。無譽自言，嚮讀朱文公中庸注至靜深而有本之語，恍然悟詩敎之宗，故其詩淡簡以溫，志深而味隱，充充乎若不可窮。往嘗論今之爲詩者，大抵氣矜而辭費，否則病爲貌襲焉，而竊喜子瞻稱山谷御風騎氣以與造物者游之言，謂爲得其詩之眞，而頗怪世少知之而爲之者，蓋鄉先輩聲響歇絕，殆千數百年於玆矣。讀無譽詩，其庶幾遇之也。無譽將行，予與笙陔以其詩無副本，慮亡闕於道里之險艱，相與尼留其槀，而略爲擇錄若干首，付之剞劂，兼以質無譽塞外云。光緒三年嘉平月，義甯陳寶箴。

是編營始丁丑之冬，尋以人事牽迫，輒舍去，今年春夏，以手民劣惡，別錄爲編，選良董成，歷月凡五，用旣厥工，未幾而無譽之赴至，葢無譽已於戊寅冬十月病歿甘肅之寧夏官幕矣。烏虖，以無譽之才之學之年，而不獲竟其志業，以大白諸世，而遂以客死，豈非其命邪！抑無譽敝精力於吟詠聲病之間，而因以戕其生邪！獨恨嫻漫侵尋，未克寄無譽是編，商略取置，使一及見之，然亦不謂無譽之遽止於此也！撫校遺編，爲之雪涕。己卯夏五月，寶箴附識。

三立與王闓運各爲作傳，其文如下：

三立「隆觀易傳」　隆觀易，字无譽，長沙甯鄉人也。幼奇慧，年十三以詩謁湘鄉曾文正公，由是數從曾公遊，遂通經史百家之書。父菽虎爲里豪所中，陷於獄。菽虎故才士，亦曾公所引重也。觀易乃陰干曾公，豪聞而懼，私念菽虎交厚曾公，皋當出，即出當殺我，遂賄獄卒斃菽虎。觀易哀憤，窮日夜謀殺豪，以死無恨。未幾豪病死，於是觀易謝絕人世，敝精力嘔血爲詩歌。斗室空山，憔悴枯槁，其志深故其道隱，其怨長故其詞約而多端。同治中，縣人喻光容者官甘肅狄道州，招觀易。光容起自兵間，爲牧守，顧雅好儒學，與觀易相得甚歡，爲留二年而歸。當是時，相國左公次第定回疆，規善後，觀易客遊其間，就所知陳書相國言邊事。相國高才素嫚，又觀易鄉里後進，而相國更事久，益兒子畜之，得觀易書，笑曰：『隆氏子亦上書言事耶！』然觀易所言實良策，後相國所施設，竟多與觀易合云。觀易既歸，益放其意爲詩，自比蘇軾陳師道。光緒三年，復就光容于甯靈，至數月卒，年四十一。觀易少負氣跅弛，喜言大略，議論踔厲縱橫，機牙四應，無不人人詘伏。後更摧挫抑斂，恂恂如處子。人有稱譽，則惶恐引避；有毀之者，必謝過，曰：『死罪！誠如公言。』終不復辨。卒後，湖湘間頗重視觀易詩，後生學徒，多效其體，觀易之名寖昌矣。所著書曰禹貢水經考，經義知新錄，六百日通，西征續觚，西征續集，甯靈消食錄，眾思草堂詩文，凡若干卷。贊曰：

業業隆生，狂狷之間。固窮無惡，獵藝斯專。觀俗秦坂，咏志湘川。風猶孔碩，留規後賢。

闓運「隆觀易小傳」　隆觀易，字無譽，甯鄉人也。父任俠，爲里豪所讐。觀易年十餘，避走衡陽，易姓名，居蓮湖書院，　從生童誦讀，穎異勁學，詩文幽苦。衡陽歐陽生時爲館師，察異之，詰其自來，具愬其冤。生女夫曾國藩屬以侍郎治兵衡州，移文甯鄉，悉反其事，捕繫其父所怨家數十人，欲窮治其獄。時駱秉章爲巡撫，以國藩侵官權，固不樂，里豪乃徧愬其縣吏士，因左宗棠告巡撫，徑下檄用便宜斬其父，事又大反。觀易甫歸，遇奇變，即又竄走山谷間。有廖翁者，知其冤，客舍之，貲其衣食。觀易學亦日進。既逃死不敢出，唯與二三相知不涉世事者以詩寫其憂，不襲於古，自發抒其憤，所遭際然也。歲久，事益解，而怨家猶盛，不敢入城市者二三十年。縣人文武達者皆無因與相識，後乃識廖樹蘅。樹蘅奇其才，哀其遇，稍稍言於官士間。義甯陳寶箴，好奇士也，得見觀易，特以爲詩人之窮者，又隱阨不自拔耳，然尤喜其詩，爲之刊行，間以示人，人亦未之問也，觀易既久抑不得舒，思遊關隴從軍絕塞以自

振•光緒初過寶篋寓邸辭而行，行未至嘉峪，道卒，年四十一。妻某氏，困約時所娶也，有子某，貧不能自存。樹蘅合其友數人經紀之，出其詩以示王闓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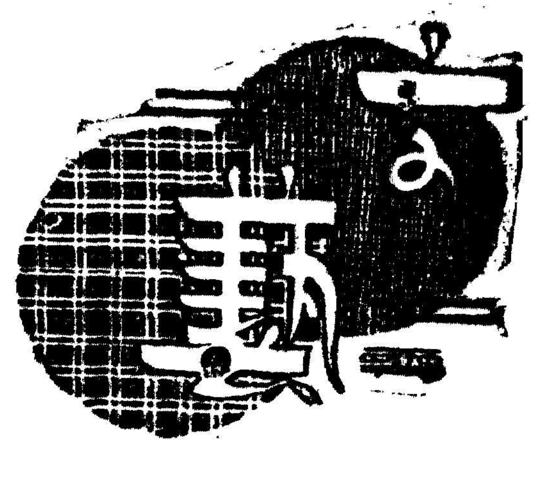
王闓運曰：自軍興以來，搜求振拔文武之材多矣，曾侯尤好文，一介之士，一語之善，未嘗不知賞也。余居家亦汲汲于遺才，自謂無遺焉矣，乃初不知有隆生；知之矣，不知其阨窮之由。夫文章易見耳，當吾之身，百里之內，而使斯人顛倒侘傺以終，可不悲乎！

廖樹蘅曰：湘綺此文，較駢枝室尤佳，波瀾格局略同，高老過之，學以年進也。論詞得史公之遺，令人往復不盡，臥侯不死矣！

其人其詩，於一序二傳，可知其概，均非苟作也。闓運所叙，與三立間有異同。觀易父之死，陳傳謂里豪賄獄卒斃之，王傳則云駱秉章下檄斬之，其事不侔矣。（樹蘅子基棫，於寧鄉縣志傳觀易，此節謂：『觀易……乞援曾公，諾之。仇聞而懼，觀易未及反，而莪虎已先斃矣。』傳末附叙其子云：『子志毅，諸生，未幾亦卒。』王傳（坊本湘綺樓文集未載）樹蘅特加稱歎；文固佳，然論詞與壽樹蘅七十序（見第二十期）之「當東南鼎沸之時，天下波靡，而獨有湘鄉曾侯倡爲求人才分國憂之言，於是左胡和之，雖走卒下吏，一藝之長，得以自達。闓運弱冠亦與其議論，湖外人才搜訪徧矣，寗鄉近邑，廖氏名族，有蒸畡先生者，與劉克菴兄弟游，稱名諸生，竟寂然不相聞」，略嫌詞意近複，似均不無矜氣。（壽廖之作，時期似在傳隆之後。）

勘誤

第二十七期本文第一頁上欄第十行下欄第八第九行之「草」均應作「卄」下欄第二行「纖卄」應作「卄纖」第二頁下欄十一行「非」應作「卄」十七行「照」應作「纖」



黃犬的悲哀

王任叔

天氣漸漸秋涼起來。

半空里飛滿了一大羣餓鴉，黑壓壓地像一大塊烏雲，覆蓋了大半個咸陽城。

咸陽城蕭條而且陰暗。

丞相李斯論斬的消息傳出以後，咸陽市底居民全都相顧失色地吐了口氣。腰脊上彷彿去了一條束縛；但肩坎上却又彷彿冷颼颼地着上了一刀。

咸陽城各個暗角里，就起來了一些嘁嘁喳喳的議論。咸陽市里却有人公然批評着丞相李斯底一生。

「那眞是個唯物論者頂好的下場哪！」一個四首垢面的屠狗夫說。「他以爲老鼠在毛厠里吃糞，有人犬之驚；在穀倉里偷吃穀子，就安然無事了。可是從這回看來，却也未必盡然了吧！」

這屠狗夫的話，講得極其響亮。人們全都向他哄集攏來。自從統一六國的秦始皇，用大坑活埋了六百四十多個儒生以來，這人就散髮塗面，在咸陽市擊筑行歌，不受施佈，屠着野狗過日。

「那你又何以見得他是個唯物論者呢！」一個打草鞋的老頭子，放下他手里搓着的草繩，不以爲然地反問着。

屠狗夫看一看這打草鞋的老頭子，一臉憂苦的神色；彷彿這世界所有的擾攘和不安，苦惱與罪孽，全是他一手造成，還得他一手消弭似的。

「何以見得嗎？呵呵呵！」那屠狗夫擊筑似地笑了起來。「當他將要出山的時候，他就跟他老師荀老頭子說過這樣的話：「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遊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托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這一席話，不就是活描出他是個唯物論者嗎？……」

「那麼還是像你那樣非世惡利自託於無爲才稱清高嗎？」那打草鞋的老頭子不等他說完，就反駁了一句。

接着，他抹了一把鬍子，又嚴正地說下去：

「在你以爲住在藐姑射的山上，把皮膚養得像冰雪似的，臉子弄得像童男童女那樣鮮嫩，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

文藝新聞

國外文藝新聞

錫壽

英已故皇家詩人人吉卜齡（R. Kipling）在晚年著的關於我自己的一些事（Something of Myself），近據英國「晨郵報」說，該書是英國作家中所寫的最短的傳說，但其中包含着吉氏一生的生活，習慣，以及光榮的著作事業等等毫無遺漏。

波蘭著名作家巴朗價夫斯基(Jan Parandowski）近在法國遊歷。按巴氏爲波蘭P. E. N. Club會長，尙不滿四十歲，精通希臘古蹟，著作甚富，其重要者爲在亞林比山上的愛絡絲，二個春季，生命之王及火赤赤的天等。巴氏善寫神仙底戀愛傳說，並給古詩以新的情調，使其蘇甦適合現代人的口味。

蘇聯幽默作家依里阿依耳夫（Ilia Ilf 眞名 Fainsilbor 因患肺病於四月十三日逝世，享年四十歲。依耳夫係生於一個貧困的猶太人家庭中，成年後做過各種手工藝工人，後在莫斯科報紙上發表他的短劇及散文，不甚受人注意。直到，與小說家喀泰依哀夫（Kataiev）之弟貝脫路夫（Eugene Petrov）合作後，始轟動文壇。兩人合著的小說十二把椅子，金犢及旅行記美國等。

海之外，才算是理想人類了嗎？但可惜之至，自從我們皇上「統一政策」實行之後，你還得披散頭髮，塗黑臉子，敲着筑，唱着歌，吃着狗肉過日呢？』

『我又不是跟你討論人生哲學。我是批評那將要論斬的那個傢伙呀！』這屠狗夫並不把這老頭子的進攻放在心上，沒心火的慢吞吞地說。『無論如何，他總是個唯物論者呀！我們的老師說過：「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是個唯物論者，也難怪有這個「唯物論式」的下場了。』

『不，不！他決不算是個唯物論者。』這老頭子爲了眞理，是寧可一天不打草鞋的。他錙銖必較地爭論着。『眞正的唯物論者，決不是這樣的。眞正的唯物者，在自己打算上，在一切的行動上，卻又是極其「唯心底的」。比如……』於是他舉出他那隔代老師墨老頭子勸阻楚王攻宋的事爲例，說明這個貨眞價實的唯物論者，卻是於自己一無所謂的。反而走破了不少雙草鞋，自己白塡了一筆錢。『而他呢——我們這卸任丞相李斯，卻處處爲自己打算，連貼幾雙草鞋本錢都不肯的。他，他，他祇能算是個唯我主義者！——是個正眞的道地的孔孟底流亞。』

『笑話！笑話！你怎麼毀謗起聖賢來了？』一個聲音從羣集中擠了出來。接着一個方巾布袍的清癯的男子，拄着一條拐杖喘着氣出現在羣衆面前。

『你誣蔑我們——你誣蔑我們先聖先賢！像他那樣的人，可算是個儒家嗎？哼！他可算是個儒家，那麼他又爲什麼還要勸皇上殺我們讀書人呢？』

『也惟讀書人會殺讀書人。這叫做同行嫉妒。』這回卻是屠狗夫代替打草鞋的老頭子辯護了一句。

『他不是荀老頭子的學生嗎？荀老頭子呢，可不是……』那打草鞋的老頭子又伸說一句。

『不，不！他已經變了宗啦！就是荀老頭子，也已經變了宗啦！』那清癯的男子，用拐杖頓着地以宗派主義者的臉色看一看別人，着急地說：『他專講利而不講義，他專講霸道，而不講王道。他是個楚國人，卻出賣楚國的利益。我們皇上要驅逐客卿的時候，他還厚着臉皮上諫書。他是個漢奸，他確確實實是個漢奸。一個主張性惡的漢奸！難道漢奸學者，和我們正統的儒家，也有相同的地方嗎？……』

『他確確實實是個唯我主義者！』但那打草鞋的老頭子還堅持着自己的主張。他原原本本的舉出例子來。他用委婉的言詞，先把趙高和二世胡亥稱揚了一番，接着他說：

『自然，立咱們現在皇上做太子，那也沒有什麼；也許是應該的。但他是爲了「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呀！我們皇上好意問他治天下的大道理，他惟恐做三川守的兒子由，不能禁羣盜吳廣等略地而過，自己得了罪責，也就阿附地說了一大套申韓之術……他以爲，這麼一來，自己可以保護全了！然而……』

『是呀！』那清癯的男子喘了口氣，帶笑地說：『他祇能算是個刻薄的法家。這回你說的對了。』他說着，把拐杖向羣衆而前一幌，彷彿在叫衆羣從這拐杖上看出他正統的神色與權勢來。接着他又伸過一隻白皙的手，拍了拍打草鞋的老

巴比塞的致妻書（*Lettres de Henri Barbusse a' La femme*）於四月中在*Flammarion*書店出版，那些信是巴氏自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每天在壕溝裏寫給他妻的，描寫着戰爭的恐怖和嚴重。

法國郵局爲紀念已故文學家法朗士起見，將印行法朗士郵票。

法國*Garnier*書店最近翻印了巴爾札克的表妹白蝶（*La Cousine Bette*），附有耶倫（*Maurice Allem*）的序言及註釋，全書五百面，可說是目下最完美的一本翻印書

四月中法國*H. Piazza*書店出版了二本精裝書。一本是拉風登寓言集（*Fables de la Fontaine*），附有彩色插圖七十張，由范萊脫（*Henri Valette*）所繪。另一本是魯易（*Pierre Louys*）所著的蜘弗洛狄德（*Aphrodite*），附有倍加（*Paul-Emile Becat*）所繪之彩色插圖二十一幅。

法國*Grasset*書店於四月二十一日出版馬利耶克（*Froncois Mausiar*）的日記（*Journal*）第二卷。這位偉大的天主敎作家在這書中討論着人類靈魂的永恒問題。這書是現代思想的一個重要參加。

法國波拉依（*Henry Paulaille*）於四月底在*Grasset*出版一部長篇小說，題作兵士的麪包（*Pain de Soldat*），作者自己說這本書是給一切作戰的人們（不是單給其中的一個）以及其他的人閱讀的。

頭，表示了講和的意思。

這時候，羣衆中竄出一個一臉狡猾以鄙夷一切的眼光驕傲世俗而使自已存在下去的漂亮少年。他用手肘撞了撞那嗒焉若喪的屠狗夫，說道：

「至人無言，你爲什麽今天也要那樣多嘴呢。並且你不是他，哪知道他是個唯物論者呢？」

「那麽，你不是我，又怎麽會知道我不知道他是個唯物論者呢！」

「不，不！」這漂亮少年臉上的狡猾變做了輕狂，在羣集中大叫起來：「他呀——我們這位卸任的丞相呀！是個唯物論者，但也是個反唯物論者。是個唯我主義者，但也是個反唯我主義者。是個儒家，但也是個非儒家。是個法家，但也是個非法家。……他是個正，又是個反。他是個否定的否定。這因爲在他，是個非古是今的現代主義者，卻又每每是個引古證今的合理主義者。……這，在我們說來，他是最好的一條『矛盾律』。……」

這一席話，叫所有聽着的人，全都朦朧起來了。

在朦朧中，羣衆的意向，卻又集中起來：

『怎麽，已經快正午了，卻還不見動靜呢？』

牢獄的門一開，丞相李斯就悚悚得像一匹衰老的鼠子似的發起抖來。

可是在官時節他總以一付嚴正的氣色對待屬下的，就是這回做了囚犯，他也凛冽像冰霜似的叱咤着獄卒，不讓獄卒對他表示一絲一毫輕忽。那末在臨刑的時候，他可不應該裝得更激昂慷慨一點嗎？

他馬上鎮定着自已。穩穩地閤着眼坐在地上，彷彿入定似的。

『李～～斯！』

門外監斬官在叫。在丞相的積威之下，連監斬官的叫聲也有點顫抖。

他兀然不動。牢里的空氣，以「靜寂」作了回答，而增加緊張。

『李斯～～～！』

叫聲遞得更高，顫抖的律度也擴得更大。

他還是兀然不應。

『丞相李斯！』

於是獄卒輕輕地走到他身邊，低低地叫：

『唔！』他張開青色的向里窪的眼睛，向屋子里四面一掃，一掃到獄卒，卻避開了眼光。

劊子手黑着走流死光的臉，背着大刀，威武地站在獄門外等着。

『起程了！』獄卒小心翼翼地再叫了一聲，帶着抱歉似的口吻。

他點了點頭。『唔』的低得連自已也聽不清的應了一聲。站了起來。大步踱出了牢門。牢門外走上來兩個武士，用繩子把他兩手反縛在後面。

牢房非常幽暗。冷氣像鞭子似的抽着他背脊。他全身豎起了汗毛。對面那個牢子門外，也有人影在閃動。這時丞相李斯心頭反而清楚起來。雖然年老了，眼睛有點花，但還看得清，那是兩個武士在綁縛他的第二個兒子。

他突然感動起來。鼻子像奔竄着什麽東西似地在發酸。在他走出牢房的一段路上，他得跟他兒子並排地走着。他時時回頭看着他那兒子。一個英俊有爲長着兩條劍眉的青年，卻無辜爲了自已，斷送了他的一生。從他那平常活潑而天真的行動的表露上，看出這青年這回實在死得怨枉。

彷彿嚼了一大口蒜根，一種尖銳而酸楚的感念，哄的竄上心頭。在寒慄與昏暈中，咬着牙說道：

『孩子！現在——要再想——跟你，牽着黃犬，再——一道——出上蔡——東門，趕——那狡兎，還可以——再——得嗎？……』

『啊！……爸爸！……』

兒子突然反應似地跪到地上，哭泣起來。

他硬着心腸，再咬一咬牙齒。搖動的齒牙，咬得連根都在搖動。他强自忍住。但也已經把衣襟全給淚滴打濕了。

等武士用腳踢他兒子站起來的時候，他底胸頭就像天崩地坼似的轟隆一聲破裂了。他迷迷糊糊的像要倒了下去。但他給兩個武士挾住，拉上了囚車。

他悠悠忽忽的彷彿坐上馬車，到了自已的府邸。那正是他的大兒子李由從三川任上回來的時候。

府邸里擧着盛大的宴會。朝服朝冠的百官長，統統前來道壽。門外全是些如龍如水的車馬。車夫馬夫也各各顯着付發光的臉，穿着統漂亮的

衣服，在門外蹓躂，或在修飾馬蹄。

宴會到了一半的時候，他突然俯下頭去，暗自低低歎息起來：

『唉！我聽到荀老師說過，「物禁太盛」，我李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皇上不知道我沒有用處，竟提拔我到這般地步。現在朝廷里做官的，可沒有位子比我高的了。眞可謂富貴至極。但物極則衰，我眞不知道，我將來要怎麼死法呢？』……

『要怎麼死法？』他驚問着自己。他惶悚地向那押解囚車的人看了一看。終於沈吟道：『這回可不是解到市上去腰斬嗎？』

腰背那里就冷冷地流過一陣水。眼前也就彷彿看一條纖利的大刀，吐出秋水似的寒光。腰背馬上感到有點發痠。但這也是他老毛病，醫生總說這是丞相為國事太操心，決不是色慾過度，靜養些時就會好的。在牢里靜養到現在，果然腰不再痠麻了，可是今天正要在這不再痠麻的腰肢上——

『要在那上，讓鋒利的刀鋒斬下來了！——像那斬狗似的！』

眼前火星迸發着。這火星漸漸擴大漸漸從透明凝成焦黑，漸漸變成一隻黃狗，向他跳蹦着走來。他的神魂，又悠悠忽忽的回到了父母的血地——那楚國的上蔡。

『爸爸！爸爸！』一個不滿十歲的孩子，在他背後叫着。聲音輕盈而嬌嫩。

他回頭看去。櫻桃似的紅旭旭的臉上，顯着兩個圓圓的酒渦。像水凝成的黑溜溜的眼睛角上，露着勝利的微笑，頭髮還不會上束，披散在兩邊。他摸着那孩子底頭皮。笑着。陶醉於平淡的人生的快樂。

『爸爸！咱們上東門外去哪，那松樹林子里，那兎子可多啦！』那孩子說着，把小嘴子張得急鼓似的。『有那麼大，有那麼白——白得像白雪球似地，多可愛啊！多可愛啊！這麼跳跳蹦蹦的。』

那孩子就學着兎子跳蹦起來。

『那麼，咱們呼着黃犬去追逐着呀。』平淡的人生，有他平淡的詩趣。他從孩子夢幻似的聲音中感到了這，他快樂地這麼說。

『追逐兎子去？』孩子兩隻黑溜溜的眼睛，咕的像明珠似的突了出來，粗粗的睫毛，一根根映在眼珠子里，像一個個的驚歎號。

『嚯！嚯！』他眞地這麼呼起黃犬來。神態優閒而且從容。

他們向東門外緩緩走去。孩子手里拿了條桿子，舞着，刺着，顯出一個小英雄的本色。

東門外一片茂密而蓊藴的山地。古松和古柏之類，插簪似地直立着。它們底枝葉相互糾結地覆蓋着。它們的根株相互糾結地起伏着。山地上顯得陰暗而且高低不平。雪白的兎子就在這山地上蹤跳出沒着。彷彿以它們的白靜，顯出這山地的陰鬱。

黃犬一出了東門，就發起瘋來。烟似的向古地奔竄着去，追着那兎子的白影子。白影子繞過這邊，那黃影子就跟過這邊；白影子竄過那邊，那黃影子就跟過那邊……眞像兩條黃綫白綫穿梭似的穿織着。這之間，那樹枝上的松鼠們，却刷着大尾巴，活潑地剝着栗殼，時時投到這黃影子上來。黃影子時時因此而失却了將要追逐到手的兎子。

他站在一邊看着。覺悟到人生的大道。狗子們疲勞了一世，到頭來還是為了別人。——正像這時，那黃犬正是為要獻給他一份古樸的原始的田獵的樂趣，奔得滿身冒烟流汗。

『哈羅！哈羅！』孩子歡喜得跳起脚來。每個黃狗捉牢了一隻兎子，他走過去搶下來的時候，孩子就抱着受傷的兎子噢咻而且痛惜起來。有時，因之把孩子全身衣服弄得血漬斑斑。……

『哦！』他不禁叫出聲來。『血呀！血呀！』他彷彿在腰背上也給黃狗咬了一口，已經向像受傷的兎子一般地在一滴滴淌血了。

囚車咯咯地輾着地而發響。兩旁的武士，嚴冷得像冰霜似的，呼呼發出寒光來。藏在劊子手

背後的大刀，在冒着白烟。他看了那劊子手一眼，覺得這面貌極其熟習。但他記不起倒底是誰？是以前的皇上？是趙高？還是胡亥？都有點像，但都不是。最後他突然想到，這是自己一付嘴臉。

『呵呵！』他又笑了出來。『殺我的劊子手却原來是我自己！』

後面那輛車上，傳來一長一短的哭聲。他知道是他的兒子在哭。——但爲了什麼哭呢？配了秦公主，還不心滿意足嗎？

——哦哦！這是在哭他少時候相依爲命的那隻老黃狗哪——他模糊隱約的這麼想。

老黃狗一帶到咸陽市以來，就生了重病。一天到晚，抱着臉子哭着。爲了牠有功，也就讓牠活下來。

有一天，一個擊筑的黑臉的屠狗夫，唱着歌，走過他府邸門前。

『狗兮！狗兮！

何德之衰兮，

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兮……』

他一聽到那屠狗夫的歌聲，就覺得他瘋狂得好笑，爲了咒詛他叫僕役把那隻病弱得要死的老黃狗交給他去屠了。讓他吃了，也可以傳染了病菌死掉。因爲自勸始皇坑儒生以來，他的名譽一落千丈。他對於這無禮的反抗者，不得不用毒菌政策了。——兒子的哭聲，就像那會失掉老黃狗時似的。『而現在呢，難道又有一隻老黃狗要被屠了嗎？』這又叫他感到自己也有點像那隻老黃狗了。

他沈吟起來。蒼白的臉漸漸轉了紅潤。他忽然又忘却自己是綁去見斬的。兩邊街道上洶湧着的羣衆，那哄哄然指罵着的聲音，彷彿不是爲自己而發的。倒是自己爲了他們這麼洶湧着，這麼指罵着，出來巡視似的。

突然一隻夾着尾巴的癩毛狗，嘴里啣着向孩子手里搶來的饝饝，從街道上竄過。婦女們驚魂失魄似地叫了起來。一個囚首垢面的黑男子，馬上從人叢中竄出，手拿着做草鞋用的工具，向這野狗追去。人們就這麼四面退開。那狗一看到這屠狗夫，就立地跪拜起來，而且嗚呀嗚的在哭訴着。

他恍惚聽到這狗子不是在哭訴而是在凄切地朗誦着他那獄中上胡亥的一封信：

『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

『但是現在呢！腰肢呀！肢肢呀！你是再不能把我機智靈巧的心胸，連接在那奔走於宮殿之中的兩脚上了！………』他覺得腰背又痠痛起來。

『吠！』

突然，像半空里飛來一聲咤叱。那劊子手排開衆人。站到一塊空場上去。

『停下！』

武士們吆喝着。車子也就停了下來。

屠狗夫和那隻癩狗，全都在李斯的眼前消失了。人們也立刻停止了沸沸揚揚的議論與叱罵。嚴肅與緊張，顫動了每條咸陽市的街道。

李斯蒼白得像一張紙，被推下囚車。他一回看自己的兒子，已經軟得像一條鬆了結的繩，被武士們，拖拉到空場上去。

街頭邊漾着擊筑聲合着歌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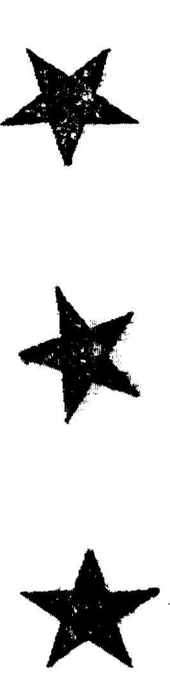
『狗兮！狗兮！

何德之衰兮

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兮！………』

有一二隻餓鴉，正站在那空場的屋角上，稜着眼，側着頭，在啓動着嘴子。



小砦（二）

沈從文

第一章

稅關上辦事人同山貨莊管事，在當地原代表一個階級；所謂上等階級。與一般人不特地位不同，就是生活方式也大不相同。表現這不同處是弄錢方便，用錢洒脫，錢在手中流轉的數目既較多，知識或經驗也因之就在當地儼然豐富得多而又高人一等。

這些人相互之間日常必有「應酬」，換言之，就是每天不是這些大老闆到局上吃喝，就是大老闆接局長和駐防當地的省軍副營長，連長，到莊號上去吃喝。吃喝幷不算是主要的事情，吃喝以前坐在桌邊的玩牌，吃喝以後躺在床上去燒烟，好像都少不了。直到半夜，纔點燈籠送客。軍官照例有一個勤務兵，手持長約兩尺的大手電筒，亂搖着那個代表近代文明的東西走去。局長却點了一盞美孚牌桅燈，一個人提着搖搖晃晃回他的稅局。「應酬」既已成爲當地幾個有身分的人成天發生的事情，所以輸贏二十三十，作局長的就從不放在心上。倒是一種湊巧的好牌，冒險的怪牌，不管是他人手上的還是自己的。却很容易把它記着，加以種種研究，說眞話，這局長不特對於牌道大有研究，便是對於其他好些事情，也似乎都富於研究性，懂的很多。尤其是本行上的作僞舞弊，挪此塡彼，大有本領。這小局卡本來只是覆查所性質，辦事員正當月薪不過二十五元，連津貼辦公費也不過五十元上下，若不是奪弄多方，單憑這筆收入，那能長久「應酬」下去？

這局長在這個小地方，既是個無形領袖，爲人又長袖善舞，職位且增加他經營生活的便利，若非事出意外，看情形將來就還會起發的。今年才三十一歲，眞是前程遠大！

其時約上午九點鐘樣子，照當地規矩普通人都已吃過了早飯，上工作事了。這當地大人物却剛剛起床不久，赤着脚，趿着一雙扣花拖鞋，穿着一套細白布短褲褂，用老虎牌白搪瓷漱口罐漱口，用明星牌牙刷擦牙，牙粉却是美女老牌。一面站在局所裏屋廊下漱口刷牙，一面却對簷口的細雨想起許多心事。這雨落下去，小雖小，到辰州就會成爲「半江水」，泊在辰州以上百十里河面的木簰，自然都得趁水大放流，前前後後百十個木簰集中在烏宿木關前時，會忙壞了辦事人，也樂壞了辦事人。但這些事對彼不相干。那個關上員司因漲水而來的一個好處，他無福分享受。他担心却是和當地一個字號上人，共同作的一

筆生意。萬千浮在大河中的木頭，其中有三根半沉在水中的木頭，中心鏤空裝了兩挑川貨，冒險偷關，若過了關，他便穩穩當當賺了六百個袁頭，若過不了關，那他就賭輸將近一千塊錢了。他想起李吉瑞唱的獨木關。漱過口後他用力咽達咽達把那支牙刷在瓷罐中攪着，且把水用力倒到天井中去。問小公丁，

「黑子，我白木耳蒸好了嗎？」

黑子其時正在房門邊一張條櫈上拭擦局長的烟具。盤子，燈，小罐兒，鐵籤兒，一塊豆付干式的打火石，一塊圓打火石，此外還有那把小茶壺，還有兩枝有價值的烟槍（槍上有包銀的裝璜老象牙咀）。一一的拭擦着。

那小子剛害過水鼓病，愈後不久，眼皮腫腫的，頭像一個三角形，頸膊細細的。老是張着個嘴，好像下唇長了一點，吊不上去；又好像從小就沒有得到一次充足的睡眠，隨時隨地都想打盹，即或在作事情，也一面打盹。但事實上他却一面擦烟具一面因雨想起那個業已改嫁給船夫的母親，坐了那條三艙桐油船，裝滿了桐油向下游飄去的情形。也正許船正下灘，一條船在白浪裏鑽出鑽進，艙板上全是水，三五個水手彎着腰用力蕩槳，那船夫口含旱烟管，兩隻多毛露筋的大手，把着白檀木舵把，大聲吼着，和水流爭鬥。母親呢，蹲在艙裏缸罐邊淘米燒水。……因此局長叫他時他不作聲。

於是局長生了氣，用着特有的詞令罵那小子，

「黑子，黑子，你耳朵被×弄聾了嗎？我說話你怎麼老不留心。你想看水鴨子打架去了，是不是？你做事摩摩挲挲真像個婦人。小米大事情半天也做不好，比繡花還慢，末了還得把我的寶貝打碎」。

黑子被罵後著忙去整理烟具，忙中有錯，差點兒把那小盒裏烟膏潑翻。局長一眼瞥見了。

「祖宗，雜種，你怎不小心一點？你潑了我那個，你賠得起？把你熬成膏子也無用處。熬成膏子不到四兩油，最多值一毛錢。你眞是個吃冤枉飯的東西……」

黑子知道局長的脾氣，罵雖罵，什麼希奇古怪的話都說得出口，爲人心倒很好，待下屬并不刻薄。罵人似乎只是一種口技的訓練，一種知識的排洩，有利於己而無害于人。有時且因爲聽到他那種巧妙的罵人語言，引起笑樂，覺得局長爲人大有意思。唯其如此，局長的話給黑子聽來倒常常是另外一種意義了。

被罵的黑子把下唇吊着，聆受局長的訓誨，話越罵越遠，倒虧聽到廚房有貓兒叫了一聲，才想起燉在鍋中的白木耳。赶忙把那全付烟具端進房中去，取白木耳給局長補神。事實上到得白木耳入口時，局長已將近把那碗白木耳的力量，全支付在罵那小子話語上了。

河街某處有鴨子大聲呷呷的叫着，局長想起自己的鴨子，知道黑子又忘了喂那個白蛀木蟲粉給鬪鴨時，又是一番

排洩，把小子比作種種吃飯不工作的鳥獸蟲魚，結果却要他過上街一個專門販賣鴨子的人家去，看那老闆是不是來了好貨。自己動手喂鴨子。

黑子戴了一個斗笠，張着嘴，縮着個肩膊，向外面跑。局長還把話向黑子拋去。

「早回來點，不要又在三合義看下棋。人家下棋你看，狗在街上聯親你也看，你什麼戲都看，什麼都有分，只差不看你媽和划船的唱戲，因爲那個你無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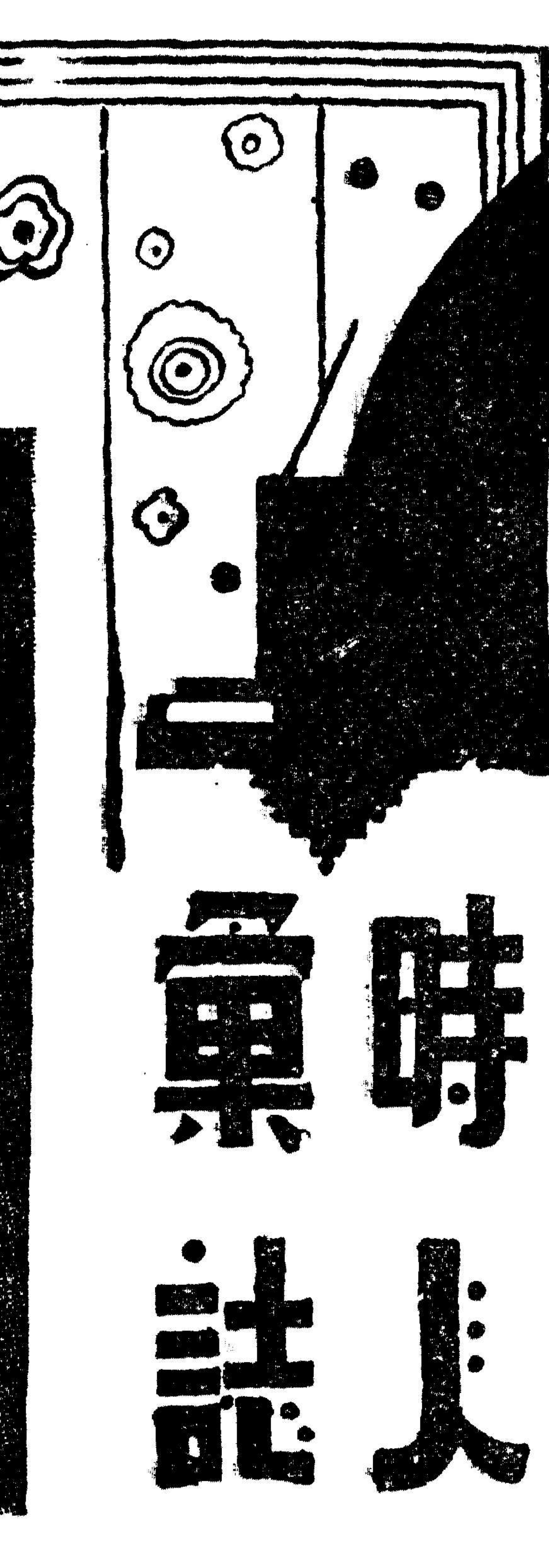
黑子默默的出了局門，却自言自語說，

「什麼都看，你全知道，你伏在樓板上，看三合義閨女洗澡，你自己好像不知道，別人倒知道！」

黑子年紀只十二歲，樣子像個半白癡，心裏却什麼事都明白，什麼事都懂。

××地方人家，也正如其餘小地方差不多，每家必蓄養幾隻雞鴨，當作生產之一部門，又當作娛樂之一種。養雞的母雞用處多是生蛋孵小雞，或燉湯吃。（白毛烏骨的且爲當地闊老當補品。）公雞用作司晨，辟邪，啄蜈蚣蟲蟻。臨到年底，主人就把它捉來，不客氣的用刀割斷了它的喉管，拔下那個金色眩目的頸毛或背部羽毛，一撮撮蘸上熱雞血貼到門楣上，灶坎上，床梁上和船頭上和一切大件農具上，用意也是辟邪。且把它整個身子白煮了，獻給家神祖先。有時當地人上山採藥打獵，入洞熬硝，也帶那麼一隻活雄雞，據說迷了路大有用處。至於用它來戰鬭，因習慣不同，倒只是當地小孩子玩的事情了。近大河邊人家因地利宜于蓄鴨，當地人因之也把鴨子的鬬性，加以訓練，變成一個有韌性的戰士，用來賭博。一隻上好的綠頭花頸膊的雄鴨，價值也就很高。平時被人關在籠子裏，喂養各種古怪食品，在水邊打架時，船上人和住家人便各自認定其中一隻，放下賭注，猜測勝負，賭賽輸贏。只有母鴨纔十分自由，大清早各放出來，到大河裏聚齊，在平潭中去找蝦米和浮食吃，到天晚纔各自還家。落了雨，不再下大河，就三三五五在橫街頭泥水裏搖着短短的尾巴，盤散來去，有所尋覓，嘮嘈異常快樂。街中兩家豆腐作坊前，照例都積下一片髒水，泛着白沫，水中還有不少紅絲蟲蠕動着，被這羣母鴨發現時，便如發現了一個寶庫，爭着把一個淡紅色的扁嘴壳插進髒水中去唼喋。至於這時節那些公雞母雞呢，却多躲藏在家中桌椅下和當地小攤子下橫木上，縮歛着身子，看街頭鴨子羣游戲。間或把頭偏着望望天，輕輕的咕嘍一聲，好像說，「這是天氣，到明天會放晴的」。因爲天一放晴，鴨子就得下河，一條街便依然爲雞所專有了。

（未完）





童冠賢

童冠賢，字啓顏，察哈爾宣化縣人，年四十四歲。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碩士，德國柏林大學研究員。歷任國立中山大學教授，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委員會委員，北京政治分會委員，國立暨南大學教授，國立中央大學法學院院長，審計部次長。現任國民政府監察院監察委員。著有英文「英國勞工運動史」。

編輯後記

本週盧溝橋事件突發，我國嚴守既定的立場，將以不屈不撓的態度，應付艱巨。同胞們，舉國一致共赴國難的時機到了，我們準備犧牲和掙扎！本期由王芸生先生寫「北方的烽火」一文，并特闢一關於盧溝橋事件的專篇，以饗讀者。

× × × × ×

每年暑期後，總有大批學生，赴國外留學。但是我們國家所得到的留學制度的利益，實在不能令人滿意。羅寶冊先生此文，深論留學之弊，并提供出很重要的結論，頗足資吾人研討。

× × × × ×

英國戲劇作家巴蕾，以潘比得等劇傑作，蜚聲文壇，新近在英逝世。本報特約鞏思文先生寫成一文，以示紀念與哀悼。

× × × × ×

本報第二十四期發表鄧叔存先生的「書法之欣賞」一文，嗣接讀者來函，以未能覓得鄧先生在美展專刊發表的上篇爲憾。茲特商得作者的同意，將美展專刊的原文，轉載本期，俾讀者能窺全豹。

× × × × ×

以中先生的「漢隋間之地理總志」一文，因稿擠本期方能與讀者相見，這是我們對作者不能不表歉意的。

編　者

國聞週報（第十四卷第二十八期）民國廿六年七月十九日出版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發行者 國聞週報社 電話 八二六二四

印刷者 上海大公報館 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THE "KUO WEN WEEKLY"
181 Avenue Edward VII
Shanghai
China

分發行所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大公報館
南京	建康路大公報分館
南京	馬路街四號大公報辦事處
北平	西交民巷大公報公館
漢口	湖北街漢潤里五號
開封	南書店街大公報分館
武昌	大公報分館
太原	大公報分館
鄭州	大公報分館
南昌	大公報分館
成都	華陽書報社
長沙	金城圖書公司
無錫	茂記大房書報社
重慶	機房街二號建華公司圖書部

定價表

預定辦法	冊數	價目	郵費 國內日本	郵費 香港澳門	郵費 國外
零售	一冊	一角五	一分五厘	六分	一角五分
一季	十三	一元五	一角九分五厘	八角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	廿五	二元六	三角七分五厘	一元五角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	五十	五元	七角五分	三元	七元五角

寄欵以通用鈔幣為限
郵票代價照九五折算

如須掛號每份另加八分
快郵每份另加一角二分
航空每份另加四角五分

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七十元		
優等	底封面之內面	五十元	三十元	
上等	封面底面內面及畫報前後正文前頁	四十元	二十二元	十二元
普通	正文中及正文後	三十元	十六元	八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欲改用色紙或彩印者價目另議繪圖設計代製銅鋅版費用另加長期刊登酌量優待其辦法請向敝社廣告部接洽詳章函索即奉

本報投稿簡章

一、本報論文與文藝等各欄、均歡迎投稿。篇幅自四千字起、至一萬字為限、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稿件如附有插圖時、請用黑墨繪成為盼。

二、譯稿請附原本、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注明。

三、稿件本社有酌量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先附帶聲明。

四、稿末務請注明姓名地址、以便通信、揭載時之署名、由作者自便。文後如能附有作者簡明略歷、以便介紹尤佳。

五、稿件在四千字以下者、概不退還。長文如欲退還者、請附足郵資。稿件登載與否、不能預先奉復。

六、稿件經揭載後、由本社酌奉薄酬。如登載一月後、尚未收到酬金、即希來函查詢。登載之稿件、如已在他處發表、概不致酬。特別稿件、酬資從豐。

七、本報徵求各地有新聞價值照片及風景寫眞、並徵求時人照片。（須附有履歷）名貴攝影假印後、亦可奉還。

八、投稿請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編輯部收、祈勿寄編者個人。

本報編輯部謹啓

讀者注意

如有詢問事件或改寄地址者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訂（四）原寄何處詳細寫明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發行部報費郵費請照定價表寄款新訂續訂均須註明起期如遇重複定單開出概不負責

